

大般若经第五会序

明寺沙门玄则制

盖闻：申申夭夭，宴居而欲流诲；愤愤悻悻，离座而思请益。况深慈之远鞠，遍知之委照，妙感之潜通，玄机之盛扣，其于说也，何能已乎！神运之来，亟谐景集，灵山之上，复动希声；良由心涂易芜，情霭难拂，滞识象之为识，昧空色之即空。岂知夫法体法如，不一不二；性相唯寂，言虑莫寻。既无一在而可舒，又无不在而可卷，谅非兆朕之可导，又非尘躅之可随。斯则行不行矣、住不住矣！

观无二之性，与二不二，则非一之名，在一恒一。故纷之则万舛，澄之则一如；一如未限而义区之，一义未易而名异之，一名未改而想贸之，一想未派而取乱之，过此已往其不涯矣！故正乘之与大心，回向之与随喜，忘之则戒定慧蕴，存之则想心见倒。夫见生死者三有，著涅槃者二乘；是故知生死空，斯出三界矣！知涅槃空，斯过二地矣！释五花之授记，乃证菩提；攄七宝之较量，方深福德。天供天护，加顶赞而徒殷；神咒神珠，语灵祥而不极。铺惟此会未传兹壤，凡二十四品，今译充十卷，其亶亶通韵，新新渴奉者，固当不以抵羽而轻积珍矣！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五十六

第五分善现品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住王舍城鹞峰山顶，与大苾芻众万二千人俱，皆阿罗汉，具寿善现、舍利子等而为上首，除阿难陀独居学地。复有无量无数菩萨摩訶萨得无碍辩，慈氏菩萨、妙吉祥菩萨等而为上首。

尔时，世尊告善现曰：“汝以辩才应为菩萨摩訶萨众宣示般若波罗蜜多，令诸菩萨摩訶萨众修行般若波罗蜜多速得成办。”

时，舍利子作是念言：“具寿善现为以自力为诸菩萨摩訶萨众宣示般若波罗蜜多？为是如来威神之力？”

尔时，善现知舍利子心之所念，便告之言：“诸佛弟子有所宣示，皆是如来威神之力。何以故？舍利子，佛为弟子宣示法要，彼依佛教精勤修学，乃至证得诸法实性，证已为他有所宣示，若与法性能不相违，皆是如来威神所致，亦是所证法性等流，是故我为诸菩萨宣示般若波罗蜜多，皆是如来威神之力。”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世尊使我为诸菩萨摩訶萨众宣示般若波罗蜜多，令诸菩萨摩訶萨众修行般若波罗蜜多速得成办。世尊，所言诸菩萨者，何法增语谓为菩萨？世尊，我不见有法可名菩萨摩訶萨，亦不见有法可名般若波罗蜜多。世尊，我于菩萨及菩萨法不见不得，亦复不见不得般若波罗蜜多，云何使我为诸菩萨摩訶萨众宣示般若波罗蜜多？世尊，我教何等菩萨摩訶萨修行何等般若波罗蜜多令速成办？”

“世尊，若菩萨摩訶萨闻说是语，心不沉没亦不退屈、不惊、不怖，如说而住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訶萨应教般若波罗蜜多令速成办，若无所执即是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世尊，若菩萨摩訶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是学，谓不执著是菩萨心。何以故？是心非心本性净故。”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为有是心非心性不？”

善现反问舍利子言：“心非心性若有若无为可得不可得？”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善现便语舍利子言：“心非心性若有若无既不可得，如何可问为有是心非心性不？”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何等名为心非心性？”

善现答言：“若无变坏亦无分别，是则名为心非心性。”

时，舍利子赞善现言：“善哉！善哉！诚如所说。佛说仁者住无净定最为第一，实如圣言。若菩萨摩訶萨闻说是语，心不沉没亦无退屈、不惊、不怖，如说而住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訶萨已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若菩萨摩訶萨如是观察心非心性，是菩萨摩訶萨不离般若波罗蜜多。若诸有情欲勤修学或声闻地、或独觉地、或菩萨地，皆于般若波罗蜜多，应常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说修行。所以者何？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教中，广说一切所应学法。诸菩萨摩訶萨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于一切处皆得善巧。”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我于菩萨心不知亦不得，我于菩萨摩訶萨众及于般若波罗蜜多俱不见有实事可得，云何令我为诸菩萨摩訶萨众宣示般若波罗蜜多？世尊，我观一切若生若灭、若染若净都不可得，而于其中说有菩萨、般若名等便有疑悔。世尊，菩萨等名俱无决定亦无住处。所以者何？菩萨名等都无所有，无所有法无定无住。若菩萨摩訶萨闻说是事，心不沉没亦无退屈、不惊、不怖，当知是菩萨摩訶萨决定安住不退转地，以无所住而为方便住无所住。

“复次，世尊，诸菩萨摩訶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住色，亦不应住受、想、行、识。所以者何？若住于色，便作色行，非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若住受、想、行、识，便作受、想、行、识行，

非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非作、行者能摄受般若波罗蜜多，若不能摄受般若波罗蜜多则不能修习般若波罗蜜多，若不能修习般若波罗蜜多则不能圆满般若波罗蜜多，若不能圆满般若波罗蜜多则不能成办一切智智，若不能成办一切智智便不能益所益有情。所以者何？色不应摄受，受、想、行、识亦不应摄受，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应摄受；色不可摄受故即非色，受、想、行、识亦不可摄受故即非受、想、行、识，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摄受故便非般若波罗蜜多。

“诸菩萨摩訶萨应如是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如是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名菩萨无所摄受三摩地轮，广大资具无量无出，不为一切声闻、独觉之所引夺，亦不摄受一切智智。所以者何？是一切智智非取相修得，诸取相者皆是烦恼。若取修得一切智智者，则胜军梵志于一切智智不应信解，是胜军梵志虽由信解力归趣佛法，名随信行，而能以少分智观一切法性空，悟入一切智智。既悟入已不取色相，亦不取受、想、行、识相，不以喜乐观见此智，不以得闻观见此智，不以内色观见此智，不以外色观见此智，不以内外色观见此智，亦不离色观见此智；不以内受、想、行、识观见此智，不以外受、想、行、识观见此智，不以内外受、想、行、识观见此智，亦不离受、想、行、识观见此智。胜军梵志以如是等诸离相门，于一切智智深生信解，名随信行，于一切法皆无取著。如是梵志以离相门，于一切智智得信解已，于一切法皆不取相，亦不思惟无相诸法。如是梵志由胜解力，于一切法不取、不舍、无得、无证。时，彼梵志于自信解乃至涅槃亦不取著，以真法性为定量故。

“世尊，是菩萨摩訶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摄受色，亦不摄

受受、想、行、识，虽于诸法无所摄受，若未圆满如来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及十八不共法等，终不中道入般涅槃。当知如是诸菩萨摩訶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虽无取著而能成办一切智智，利益安乐一切有情。

“复次，世尊，诸菩萨摩訶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是观：何谓般若波罗蜜多？是谁般若波罗蜜多？若法无所有、不可得，是般若波罗蜜多耶？无所有中无彼无此何所系属？世尊，若菩萨摩訶萨于如是事审观察时，心不沉没亦无退屈、不惊、不怖，当知是菩萨摩訶萨不离般若波罗蜜多。”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何因缘故色离色性，受、想、行、识离受、想、行、识性，般若波罗蜜多离般若波罗蜜多性，而说菩萨摩訶萨不离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答言：“如是，如是，色离色性，受、想、行、识离受、想、行、识性，般若波罗蜜多离般若波罗蜜多性。如是诸法，相亦离性，性亦离相，相亦离相，性亦离性，能相、所相俱不可得。若菩萨摩訶萨能如实知如是义者，不离般若波罗蜜多。”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若菩萨摩訶萨于此中学，速能成办一切智智耶？”

善现答言：“如是，如是，若菩萨摩訶萨于此中学，速能成办一切智智。何以故？舍利子，是菩萨摩訶萨知一切法无生灭故。舍利子，若菩萨摩訶萨能如是行，则为邻近一切智智。

“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訶萨若行色为行相，若行色生为行相，若行色坏为行相，若行色灭为行相，若行色空为行相，若谓‘我能行’是行有所得；若行受、想、行、识为行相，若行受、

想、行、识生为行相，若行受、想、行、识坏为行相，若行受、想、行、识灭为行相，若行受、想、行、识空为行相，若谓‘我能行’是行有所得。若菩萨摩訶萨作如是念：‘我是菩萨，能行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行相。若菩萨摩訶萨作如是念：‘能如是行者，是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亦为行相，当知是菩萨无方便善巧。”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诸菩萨摩訶萨当云何行，名行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答言：“诸菩萨摩訶萨若不行色，不行色相，不行色生，不行色坏，不行色灭，不行色空，是行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訶萨若不行受、想、行、识，不行受、想、行、识相，不行受、想、行、识生，不行受、想、行、识坏，不行受、想、行、识灭，不行受、想、行、识空，是行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訶萨不取行，不取不行，不取亦行亦不行，不取非行非不行，于不取亦不取，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舍利子，以一切法皆不可取，不可随行，不可执受，离性相故。如是名为诸菩萨摩訶萨于一切法无生定轮，广大资具无量无出，不共一切声闻、独觉。若菩萨摩訶萨安住此定，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善现承佛神力，复告大德舍利子言：“若菩萨摩訶萨虽安住此定，而不见此定亦不著此定，亦不念言：‘我于此定已、正、当入。’彼如是等思惟分别，由此定力一切不起，当知己为过去如来、应、正等觉授与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若菩萨摩訶萨由住此定，己为过去诸佛世尊现前授记，是菩萨摩訶萨为能显示如是定不？”

善现答言：“不也，舍利子。何以故？是善男子于如是定无知

无想。”

舍利子言：“具寿说彼诸善男子于如是定无知无想耶？”

善现报言：“我定说彼诸善男子于如是定无知无想。所以者何？如是诸定无所有故。彼善男子于如是定无知无想，如是诸定于一切法亦无知无想。所以者何？以一切法无所有故。”

时，薄伽梵赞善现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故我说汝住无诤定最为第一。诸菩萨摩訶萨欲学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是学，若如是学名学般若波罗蜜多。”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若菩萨摩訶萨能如是学，名真学般若波罗蜜多耶？”

佛告舍利子：“若菩萨摩訶萨能如是学，名真学般若波罗蜜多。”

时，舍利子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訶萨如是学时，于何法学？”

佛告舍利子：“诸菩萨摩訶萨如是学时，非于法学。何以故？舍利子，如诸愚夫异生所执，非一切法如是有故。”

时，舍利子复白佛言：“若尔，诸法如何而有？”

佛告舍利子：“如无所有如是而有。若于如是无所有法不能了达，说为无明。愚夫异生于一切法无所有性，无明贪爱增上势力分别执著断常二边，由此不知不见诸法无所有性分别诸法；由分别故便生执著，由执著故分别诸法无所有性，由此于法不见不知；以于诸法不见不知，分别过去、未来、现在；由分别故贪著名色，著名色故分别执著无所有法；于无所有法分别执著故，于如实道不知不

见，不能出离三界生死，不信谛法，不觉实际，是故堕在愚夫数中。由斯，菩萨摩訶萨众于法性相都无执著。”

时，舍利子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訶萨如是学时，岂不求学一切智智？”

佛告舍利子：“诸菩萨摩訶萨如是学时，亦不求学一切智智。然诸菩萨如是学时，虽无所学，而名真学一切智智，速能成办一切智智。”

尔时，具寿善现便白佛言：“世尊，设有人来作如是问：‘幻士若学一切智智，彼亦能成办一切智智不？’我得此问当云何答？”

佛告善现：“我还问汝，随汝意答。于意云何？幻异色、受、想、行、识不？”

善现答言：“幻不异色，色不异幻，幻即是色，色即是幻，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五取蕴中起想等想，施設言说假名菩萨摩訶萨不？”

善现对曰：“如是，世尊。”

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訶萨求趣无上正等菩提，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一切皆如幻士修学。何以故？幻士即是五取蕴故。所以者何？我说五蕴、眼等六根，皆如幻化都非实有。”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訶萨新学大乘闻如是说，其心将无惊怖退屈？”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訶萨新学大乘亲近恶友，闻如是说心便惊怖则生退屈。若近善友，虽闻此说而不惊怖亦无退屈。”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何等名为菩萨恶友？”

佛告善现：“诸菩萨恶友者，谓教菩萨厌离般若波罗蜜多，舍菩提心取诸法相，令学取相世俗书典，令学声闻相应经法，又令习近众魔事业，此等名为菩萨恶友。”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何等名为菩萨善友？”

佛告善现：“诸菩萨善友者，谓教菩萨勤修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为说魔事、魔过，令其觉知方便弃舍，此菩萨名为新学菩萨大誓庄严真净善友。”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菩萨者是何句义？”

佛告善现：“学一切法无著无碍，觉一切法无著无碍，求证菩提故名菩萨。”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此复何缘名摩诃萨？”

佛告善现：“以诸菩萨于大有情众中当为上首故，复名摩诃萨。”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我今乐说摩诃萨义，惟愿听许！”

佛告舍利子：“随汝意说。”

舍利子言：“以诸菩萨方便善巧，为诸有情宣说法要，令断我见、有情见、命者见、补特伽罗见、有见、无见、断常见等，依如是义名摩诃萨。”

尔时，善现亦白佛言：“我今乐说摩诃萨义，惟愿听许！”

佛告善现：“随汝意说。”

善现白言：“以诸菩萨发菩提心、无等等心、声闻独觉不能引心，于如是心亦不执著。所以者何？一切智心是真无漏不堕三界，不应于中而生执著，依如是义名摩诃萨。”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何因缘故，于如是心亦不执著？”

善现答言：“如是诸心无心性故不应执著。”

时，满慈子亦白佛言：“我今乐说摩诃萨义，惟愿听许！”

佛告满慈子：“随汝意说。”

满慈子言：“以诸菩萨普为利乐一切有情被大愿铠故，发趣大乘故，乘大乘故，名摩诃萨。”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如世尊说诸菩萨摩诃萨被大愿铠，齐何言诸菩萨摩诃萨被大愿铠？”

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我应度脱无量无数无边有情入无余依般涅槃界，虽作是事，而无有法及诸有情得涅槃者。何以故？诸法实性法应尔故。譬如幻师或彼弟子，于四衢道化作大众互相加害。于意云何？此中有实相害事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虽现度脱无量无数无边有情入无余依般涅槃界，而无有法及诸有情得涅槃者。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事，不惊、不怖亦无退屈，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被大愿铠。”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诸菩萨摩诃萨不被大愿铠，当知是为被大愿铠。”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所以者何？一切智智无造无作，一切有情亦无造无作，诸菩萨摩诃萨为欲饶益彼有情故被大愿铠。所以者何？色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受、想、行、识亦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何以故？色乃至识不可得故。”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色乃至识无染无净。所以者何？色无缚无脱，受、想、行、识亦无缚无脱。”

时，满慈子问善现言：“尊者说色无缚无脱，说受、想、行、识亦无缚无脱耶？”

善现答言：“如是，如是。”

满慈子言：“说何等色无缚无脱？说何等受、想、行、识亦无缚无脱耶？”

善现答言：“说如幻土色无缚无脱，说如幻土受、想、行、识亦无缚无脱。所以者何？色乃至识无所有故无缚无脱，远离故无缚无脱，寂静故无缚无脱，无生灭故无缚无脱，是名菩萨发趣大乘被大愿铠。”

时，满慈子闻如是说，欢喜信受默然而住。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诸菩萨摩訶萨发趣大乘，云何大乘？云何菩萨发趣大乘？如是大乘从何处出至何处住？谁复乘是大乘而出？”

佛告善现：“言大乘者，即是无量无数增语，无边功德共所成故。云何菩萨发趣大乘者？谓诸菩萨勤修六种波罗蜜多，能从一地进趣一地，是名菩萨发趣大乘。如是大乘从何处出至何处住者？谓此大乘从三界中出、至一切智智中住，然以无二为方便故无出无住。谁复乘是大乘出者？都无乘是大乘出者。所以者何？能乘、所乘如是二法俱无所有，无所有中谁乘何法可名乘者？”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如是大乘普胜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如是大乘与虚空等。譬如虚空，普能容受无量无数无边有情，大乘亦尔，普能容受无量无数无边有情。又如虚空，无来无去、无

住可见，大乘亦尔，无来无去、无住可见。又如虚空，前、后、中际皆不可得，大乘亦尔，前、后、中际皆不可得，三世平等故名大乘。”

佛告善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时，满慈子便白佛言：“世尊先教大德善现为诸菩萨摩訶萨众宣示般若波罗蜜多，而今何故乃说大乘？”

尔时，善现即白佛言：“我说大乘，将无违越所说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汝说大乘，皆顺般若波罗蜜多无所违越。”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我都不得前际、后际、中际菩萨。色无边故菩萨亦无边，受、想、行、识无边故菩萨亦无边；即色，离色，菩萨无所有不可得；即受、想、行、识，离受、想、行、识，菩萨亦无所有不可得。如是，世尊，我于此等一切法，以一切种、一切处、一切时，求诸菩萨都无所见竟不可得，云何令我为诸菩萨宣示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世尊，言菩萨者，但有假名都无自性。如说我等毕竟不生，但有假名都无自性，诸法亦尔毕竟不生，但有假名都无自性。此中何等是色毕竟不生？若毕竟不生则不名色。何等是受、想、行、识毕竟不生？若毕竟不生则不名受、想、行、识。世尊，色是菩萨不可得，受、想、行、识是菩萨亦不可得，此不可得亦不可得。我于如是一切法，以一切种、一切处、一切时，求诸菩萨皆不可得，当教何等法？修何等法？于何等处、时证何等法？”

“复次，世尊，诸佛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但有假名都无自性。如说我等毕竟不生，但有假名都无自性，诸法亦尔，但有假名

都无自性。何等是色既不可取亦不可生？何等是受、想、行、识既不可取亦不可生？诸法自性既不可取亦不可生，若法无性亦不可生，此无生法亦不可生，我岂能以毕竟不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教毕竟不生菩萨摩訶萨？世尊，离不生法无法可得，亦无菩萨能行无上正等菩提。

“世尊，若菩萨摩訶萨闻说是语不惊、不怖，当知是菩萨摩訶萨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若时菩萨摩訶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观察诸法，是时菩萨摩訶萨即不取色。所以者何？色无生即非色，色无灭亦非色，即无生无灭即无二无别；若说色，即入无二法数。若时菩萨摩訶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观察诸法，是时菩萨摩訶萨即不取受、想、行、识。所以者何？受、想、行、识无生即非受、想、行、识，受、想、行、识无灭亦非受、想、行、识，既无生无灭即无二无别；若说受、想、行、识，即入无二法数。”

时，舍利子谓善现言：“如我领解仁所说义，诸菩萨等毕竟不生，若尔，何缘有诸菩萨为度无量无数有情，修多百千难行苦行，备受无量生死大苦？”

善现报言：“非我于彼无生法中，许有菩萨为度无量无数有情，修多百千难行苦行，备受无量生死大苦，然诸菩萨虽为此事，而于其中无苦行想。何以故？舍利子，若于苦行作苦行想，不能饶益无边有情，是故菩萨于诸苦行作乐行想，于难行行作易行想，于诸有情作父母及己身想，为度彼故发菩提心，由此乃能作大饶益。尔时，菩萨作是思惟：‘如我自性，于一切法，以一切种、一切处、时求不可得，内外诸法亦复如是，都无所有皆不可得。’若住

此想便不见有难行苦行，由此能为无边有情修多百千难行苦行，与有情类作大饶益。”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是诸菩萨实无生不？”

善现答言：“如是，如是，一切菩萨皆实无生。”

舍利子言：“为但菩萨实是无生，为一切智亦实无生？”

善现答言：“此一切智亦实无生。”

舍利子言：“为但一切智实是无生，为诸异生类亦实无生？”

善现答言：“诸异生类亦实无生。”

舍利子言：“若诸菩萨皆实无生，诸菩萨法亦应无生；若一切智实是无生，一切智法亦应无生；若异生类实是无生，异生类法亦应无生。若尔，菩萨得一切智，应无生法能证无生。”

善现答言：“我意不许无生法中有得有证。何以故？无生法中证、得无故。”

舍利子言：“为许生法证生法，为许无生法证无生法耶？”

善现答言：“我意不许生法证生法，亦不许无生法证无生法。”

舍利子言：“为许生法证无生法，为许无生法证生法耶？”

善现答言：“我意不许生法证无生法，亦不许无生法证生法。”

舍利子言：“若如是者应无得、证。”

善现答言：“虽有得、证而非实有。”

舍利子言：“为许未生法生，为许已生法生耶？”

善现答言：“我意不许未生法生，亦不许已生法生。”

舍利子言：“为许生生，为许不生生耶？”

善现答言：“我意不许生生，亦不许不生。”

舍利子言：“仁者于所说无生法，乐辩说无生相耶？”

善现答言：“我于所说无生法，亦不乐辩说无生相。”

舍利子言：“于无生法起无生言，此无生言亦无生不？”

善现答言：“于无生法起无生言，此法及言俱无生义，而随世俗说无生相。”

时，舍利子赞善现言：“说法人中仁为第一，除佛世尊无能及者。所以者何？随所问诘种种法门皆能酬答。”

善现报言：“诸佛弟子于一切法无依著者，法尔皆能随所问诘，一一酬答自在无畏。所以者何？以一切法无所依故。”

时，舍利子谓善现言：“善哉！善哉！若诸菩萨能作如是随问而答，为由何等波罗蜜多威力所办？”

善现报言：“此是般若波罗蜜多威力所办。所以者何？说一切法无所依止，要由般若波罗蜜多达一切法无所依故。舍利子，若菩萨摩訶萨闻如是语心不迷闷亦无疑惑，当知是菩萨能住如是住恒不舍离，亦常不离大悲作意。”

时，舍利子谓善现言：“若诸菩萨住如是住恒不舍离，亦常不离如是作意者，则一切有情应是菩萨。所以者何？以一切有情亦于此住及此作意常不舍离，般若大悲性平等故，则诸菩萨与诸有情应无差别。”

善现报曰：“善哉！善哉！虽似难我而成我义。何以故？舍利子，一切有情无自性故，当知如是住及作意亦无自性；一切有情性远离故，当知如是住及作意性亦远离；一切有情无觉知故，当知如是住及作意亦无觉知。由此因缘，是诸菩萨于如是住及此作意常不

舍离，与诸有情亦无差别。若诸菩萨能如是知无所滞碍，是行般若波罗蜜多，我意欲令一切菩萨以此作意，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第五分天帝品第二

尔时，天帝释与四万天子俱来集会，护世四天王与二万天子俱来集会，索诃界主大梵天王与万梵众俱来集会，复有五千净居天众俱来集会。是诸天众业果身光，对佛威光皆悉不现。

时，天帝释白善现言：“今有无量诸天子等，欲闻大德宣示般若波罗蜜多，唯愿大德哀愍为说：云何菩萨应住般若波罗蜜多？”

尔时，善现告帝释言：“吾承佛力，为诸天众宣示般若波罗蜜多，如诸菩萨所应安住。汝诸天等，未发无上菩提心者今皆应发。诸有已入声闻、独觉正性离生，不复能发大菩提心。何以故？憍尸迦，彼于生死有限碍故。其中若有能发无上正等觉心，我亦随喜。何以故？憍尸迦，诸有胜人应求胜法，我终不碍他胜善品。”

尔时，世尊赞善现曰：“善哉！善哉！汝今善能劝诸菩萨。”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我既知恩云何不报！谓过去佛及诸弟子，教诸菩萨种种法要，方便趣入波罗蜜多。如来尔时亦于中学，今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饶益我等。故我今者应随佛教，摄受护念此诸菩萨，令疾证得无上菩提，转妙法轮利乐一切，是则名为报彼恩德。”

尔时，善现语帝释言：“汝等诸天皆应谛听，当为汝说诸菩萨众于深般若波罗蜜多所应住相。

“憍尸迦，诸菩萨众大誓庄严发趣大乘，应以空相安住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住色，亦不应住受、想、行、识；不应住预流果，亦不应住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不应住此是色，亦不应

住此是受、想、行、识；不应住此是预流果，亦不应住此是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不应住色、受、想、行、识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净若不净、若空若不空；不应住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皆是无为所显，是真福田，应受供养；不应住预流果，极七返有必入涅槃；不应住一来果，未至究竟，一来此间定尽众苦；不应住不还果，往彼灭度不复还来；不应住阿罗汉果，今世定入无余涅槃；不应住独觉果，超声闻地不至佛地，而般涅槃；不应住佛，无为所显，是真福田，应受供养。超诸声闻、独觉等地，利乐无量无数有情，令入无余般涅槃界，假使一切有情界尽，亦入无余般涅槃界。”

时，舍利子作是念言：“若尔，菩萨当云何住？”

尔时，善现知舍利子心之所念，便谓之曰：“于意云何？如来之心为何所住？”

时，舍利子语善现言：“如来之心都无所住，以无所住故名如来，谓不住有为界，亦不住无为界，亦非不住。”

善现报言：“菩萨亦尔，如诸如来于一切法心无所住亦非不住，谓诸菩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应如是住、应如是学。”

尔时，众中有诸天子窃作是念：“诸药叉等言词咒句，种种差别虽复隐密，而我等辈犹可了知，大德善现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虽以种种言词显示，而我等辈竟不能解。”

具寿善现知诸天子心之所念，便告彼言：“我于此中无说无示，汝亦不闻，当何所解？”

时，诸天子复作是念：“尊者善现于此义中欲令易解，而转深

细难可测量。”

具寿善现知彼天子心之所念，复告之言：“诸有欲证欲住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要依此忍乃能证住。”

时，诸天子作是念言：“大德善现于今欲为何等有情说何等法？”

具寿善现知诸天子心之所念，而告彼言：“吾今欲为如幻有情说如幻法，彼于所说无闻、无解、无所证故。”

时，诸天子复作是念：“为听法者及法如幻，为余有情预流果等亦皆如幻？”

善现知彼心之所念，便告之言：“余有情类若预流果、若一来果、若不还果、若阿罗汉果、若独觉菩提、若佛无上正等菩提亦皆如幻。”

时，诸天子问善现言：“岂诸如来、应、正等觉所证无上正等菩提亦皆如幻？”

善现答言：“如是，如是，乃至涅槃亦复如幻。”

时，诸天子问善现言：“岂可涅槃亦复如幻？”

善现答言：“设更有法胜涅槃者亦复如幻，何况涅槃！何以故？诸天子，幻与有情及一切法乃至涅槃无二无别，皆不可得、不可说故。”

时，舍利子、执大藏、满慈子、大饮光等问庆喜言：“所说般若波罗蜜多如是甚深，谁能信受？”

庆喜答言：“有不退转诸菩萨众，于此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能深信受，复有无量具足正见补特伽罗及愿圆满诸阿罗汉，于此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能信受。”

尔时，善现作如是言：“如是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能信受。所以者何？此中无法可显可示故，信受者亦不可得。”

时，天帝释作是念言：“尊者善现雨大法雨，我应化作微妙香华奉散供养。”作是念已，即便化作微妙香华散善现上。

尔时，善现作是念言：“今所散华，于诸天处未曾见有。是华微妙，定非水陆草木所生，应是诸天从心化出。”

时，天帝释既知善现心之所念，谓善现言：“此所散华，实非水陆草木所生，亦非诸天从心化出，以所散华无生性故。”

具寿善现语帝释言：“此华不生便无华性。”

时，天帝释作是念言：“尊者善现觉慧深广，不坏假名而说实义。”

作是念已，白善现言：“如是，如是，诚如尊教。诸菩萨众于诸法中，应随尊者所说而学。”

尔时，善现语帝释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诸菩萨众于诸法中，皆应随我所说的学。”

“憍尸迦，诸菩萨众随我所说的，于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学时，不依预流果学，不依一来、不还、阿罗汉果学，不依独觉菩提学，若不依此诸地而学便学诸佛一切智智，若学诸佛一切智智则学无量无边佛法，若学无量无边佛法则不学色、受、想、行、识有增有减，若不学色、受、想、行、识有增有减则不学色、受、想、行、识有取有舍，若不学色、受、想、行、识有取有舍则不学一切法有可摄受及可灭坏，若不学一切法有可摄受及可灭坏则不学一切智智”

有可摄受及可灭坏。诸菩萨众如是学时，名为真学一切智智，速能证得一切智智。”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若诸菩萨不学一切智智有可摄受及可灭坏，是诸菩萨如是学时，名为真学一切智智，速能证得一切智智耶？”

善现答言：“如是，如是，以无所得为方便故。”

尔时，天帝释问舍利子言：“菩萨所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于何求？”

舍利子言：“菩萨所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于善现所说中求。”

时，天帝释问善现言：“是谁神力为依持故，令舍利子作如是说？”

善现答言：“如来神力为依持故，令舍利子作如是说。”

天帝释言：“复谁神力为依持故，尊者能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报言：“如来神力为依持故，令我能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憍尸迦，汝之所问‘菩萨所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于何求？’者，憍尸迦，菩萨所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应即色求，不应离色求；不应即受、想、行、识求，不应离受、想、行、识求。何以故？色非般若波罗蜜多，亦非离色别有般若波罗蜜多；受、想、行、识非般若波罗蜜多，亦非离受、想、行、识别有般若波罗蜜多。”

时，天帝释白善现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波罗蜜多，是无量波罗蜜多，是无边波罗蜜多。”

善现报言：“如是，如是。何以故？憍尸迦，色无边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受、想、行、识无边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

“复次，憍尸迦，所缘无边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憍尸迦，云何所缘无边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谓一切法前、中、后际皆不可得说为无边，法无边故所缘无边，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亦说无边。

“复次，憍尸迦，一切法无边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憍尸迦，云何一切法无边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谓一切法边不可得。所以者何？色乃至识前、中、后边皆不可得，由此般若波罗蜜多前、中、后边亦不可得故说无边。

“复次，憍尸迦，有情无边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憍尸迦？云何有情无边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憍尸迦，非有情类其数甚多，计算其边不可得故说为无边。”

天帝释言：“为何义故作如是说？”

善现答言：“我今问汝，随汝意答。于意云何？言有情者何法增语？”

天帝释言：“言有情者非法增语，但是假立客名所摄、无事名所摄、无缘名所摄。”

善现复告天帝释言：“于意云何？此中颇有真实有情可显示不？”

天帝释言：“不也，大德。”

善现告言：“无实有情可显示故说为无边。憍尸迦，于意云何？假使如来、应、正等觉经如殒伽沙数大劫，以无边音说有情类无量名字，此中颇有真实有情有生灭不？”

天帝释言：“不也，大德。何以故？以诸有情本性净故。”

善现告言：“由此故说：有情无边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无性甚深，俱无边故。”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五十七

第五分窄堵波品第三

尔时，众中天帝释等，欲界诸天大梵王等，色界诸天及余神仙，欢喜踊跃，同时三返高声唱言：“奇哉！奇哉！法性深妙。如来出世以神通力加善现等宣说开示，若诸菩萨不离般若波罗蜜多，我等于彼恭敬供养如佛世尊。”

尔时，佛告诸天等言：“如是，如是，若诸菩萨不离般若波罗蜜多，汝诸天等皆应供养如佛世尊。”

“天等当知，我于往昔然灯佛时，莲花王都四衢道首见然灯佛，献五茎花，布发掩泥闻正法要，不离般若波罗蜜多。时，彼如来与我授记：‘汝于来世过无数劫，当成如来，号为能寂，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与诸有情作大饶益。’”

时，诸天等俱白佛言：“甚奇，世尊！希有，善逝！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具大威神，令诸菩萨速能引摄一切智智。”

尔时，世尊知诸天等四众云集同为明证，即便顾命天帝释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或复为他书写解说，魔及眷属、人非人等伺求其短终不能得，灾横疾疫皆不能害。若诸天子已发无上

正等觉心，未善听闻、受持读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皆应来至是善男子、善女人所，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极通利转为他说。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或复为他书写解说，若在空宅、旷野、险道及危难处，诸天善神常来拥护令无惊恐。”

时，四天王及天帝释、梵天王等，合掌恭敬俱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或复为他书写解说，我等眷属常随守护，不令一切灾横侵恼。”

时，天帝释复白佛言：“甚奇，世尊！希有，善逝！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奉事般若波罗蜜多，摄受如是现法功德。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摄受般若波罗蜜多，则具摄受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或复为他书写解说，所获功德，汝应谛听，极善作意！当为汝说。”

天帝释言：“唯然！愿说！我等乐闻。”

佛言：“憍尸迦，若有诸恶外道梵志，若诸恶魔或魔眷属，若余暴恶增上慢者，欲作种种不饶益事，彼适兴心自遭殃祸，渐当殄灭不果所愿。何以故？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或复为他书写解说，法尔能令起恶心者自遭殃祸不果所愿。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奉事般若波罗蜜多，获如是等

功德胜利。如有妙药名曰莫耆，是药威势能销众毒，如是妙药随所在处，诸毒虫类不能逼近。有大毒蛇饥行求食，遇见生类欲螫啖之，其生怖死奔趣妙药，蛇闻药气寻便退走。何以故？憍尸迦，如是妙药具大威势，能益身命销伏众毒。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具大威势亦复如是，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或复为他书写解说，诸恶人等欲于其所作不饶益，必当殄灭无所能为，般若威神能摧彼故。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四大天王及余天众并诸神仙常来拥护，不令一切灾横侵恼，诸佛、菩萨亦常护念，如法所求无不满足，言词威肃闻皆敬受，发言称量语不喧杂，坚事善友深知恩报，不为慳嫉、忿恨、覆恼、谄、诳、矫等隐蔽其心。何以故？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般若威力调伏身心，令其远离贪、嗔、痴等随眠、缠、结。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具念正知慈、悲、喜、舍，常作是念：‘我不应随慳贪、破戒、忿恚、懈怠、散乱、愚痴势力而转，若随彼转，则我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妙慧不成，严净色身尚不能得，况得无上正等菩提？故我不应随彼力转。’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思惟常得正念，诸恶烦恼不蔽其心。

“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或复为他书写解说，获如是等功德胜利。”

时，天帝释复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为希有，能调菩萨令离高心，回向所求一切智智。”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云何般若波罗蜜多甚为希有，能调菩

萨令离高心，回向所求一切智智？”

天帝释言：“若诸菩萨不依般若波罗蜜多，无方便善巧故，虽修诸善而起高心，不能回向所求一切智智；若诸菩萨能依般若波罗蜜多，有方便善巧故，所修诸善能伏高心，回向所求一切智智。”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不为一切灾横侵恼。若在军旅交战阵时，至心念诵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诸有情慈悲护念，不为刀仗之所伤杀，所对怨敌皆起慈心，设起恶心自然退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在军阵刀箭所伤失命丧身，终无是处。何以故？憍尸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无上咒，若能于此精勤修学，不为自害、不为他害、不为俱害，疾证无上正等菩提。由斯获得一切智智，观有情类心行差别，随宜为转无上法轮，令如说行得大饶益。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此般若波罗蜜多，置清净处供养恭敬，或复精勤受持读诵，人非人等欲求其短终不能得，唯除宿世恶业应受。憍尸迦，譬如有人或傍生类，入菩提树院或至彼院边，人非人等不能伤害。何以故？憍尸迦，三世诸佛皆坐此处得大菩提，施诸有情无恐、无怖、无怨、无害身心安乐。当知般若波罗蜜多随所住处亦复如是，一切天、龙、阿素洛等常来守护。当知是处即真制多，一切有情皆应敬礼，恭敬供养、尊重赞叹不应暂舍。何以故？憍尸迦，是诸有情归依处故。”

时，天帝释复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此般若波罗蜜多，种种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以种种上妙花鬘乃至灯明而为供养。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佛涅槃后起窣堵波七宝严饰，宝函盛

贮佛设利罗安置其中，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以种种上妙花鬘乃至灯明而为供养。二所获福，何者为多？”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我还问汝，当随意答。于意云何？如来所得一切智智，所证无上正等菩提及所依身，依何等道修学而得？”

天帝释言：“皆依般若波罗蜜多修学而得。”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憍尸迦，非但获得相好身故说名如来、应、正等觉，要由证得一切智智乃名如来、应、正等觉。憍尸迦，如来所得一切智智，要由般若波罗蜜多为因故起，佛相好身但为依处，若不依止佛相好身无由而起。是故般若波罗蜜多正为因生一切智智，欲令此智现前相续故，复修集佛相好身。由此缘故，我涅槃后，诸天、龙神、人非人等，供养恭敬我设利罗。

“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此般若波罗蜜多，种种庄严受持读诵，复以种种上妙花鬘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则为供养一切智智及所依止佛相好身并涅槃后佛设利罗。何以故？憍尸迦，一切智智及相好身并设利罗，皆以般若波罗蜜多为根本故。以是故，憍尸迦，书此般若波罗蜜多，种种庄严供养恭敬所获福聚，胜以七宝起窣堵波，供养如来设利罗福。何以故？憍尸迦，供养般若波罗蜜多，则为供养一切智智、佛相好身、设利罗故。”

时，天帝释便白佛言：“瞻部洲人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不能书写、受持读诵、恭敬供养，彼岂不知如是所说功德胜利？”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我还问汝，当随意答。于意云何？瞻部洲内，有几许人成佛证净、成法证净、成僧证净？有几许人得预

流果乃至阿罗汉果？有几许人发心定趣独觉菩提？有几许人发心定趣无上菩提？”

天帝释言：“瞻部洲内，有少许人成三证净，转少许人得预流果乃至阿罗汉果，转少许人发心定趣独觉菩提，转少许人发心定趣无上菩提。”

佛言：“憍尸迦，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憍尸迦，瞻部洲内，极少分人发心定趣无上菩提，于中少分既发心已，精勤修学趣菩提行；于中少分精勤修学菩提行时，于此般若波罗蜜多深信受；于中少分深信受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于中少分既修行已，渐次安住不退转地；于中少分住此地已，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憍尸迦，若诸菩萨已得安住不退转地，求证无上正等菩提，乃能深信受般若，受持读诵、恭敬供养、书写解说。憍尸迦，无量无边诸有情类发菩提心，于中若一、若二、若三得住菩萨不退转地，多分退住声闻、独觉，是故当知善男子等发菩提心修菩萨行，欲住菩萨不退转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无留难者，应于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听闻、受持读诵、供养恭敬、为他演说。何以故？憍尸迦，是诸菩萨应作是念：‘如来昔住菩萨位时，常勤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我等亦应精勤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我大师，我随彼学所愿当满。’憍尸迦，一切菩萨若佛住世若涅槃后，常应依止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

“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诸如来般涅槃后，为供养佛设利罗故，以妙七宝起窣堵波，种种珍奇间杂严饰，复持种种天妙花鬘乃至灯明，尽其形寿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于意云何？是善男

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获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此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受持读诵，复持种种上妙花鬘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

“憍尸迦，置此一事，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诸如来般涅槃后，为供养佛设利罗故，以妙七宝起窠堵波，种种珍奇间杂严饰，如是充满一瞻部洲、或四大洲、或小千界、或中千界、或复三千大千世界，皆持种种天妙花鬘乃至灯明，尽其形寿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获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此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受持读诵，复持种种上妙花鬘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数。

“憍尸迦，置如是事，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非前非后皆得人身，此一一人为供养佛设利罗故，于诸如来般涅槃后，以妙七宝起窠堵波，种种珍奇间杂严饰，如是一一各满三千大千世界，复持种种天妙花鬘乃至灯明，尽其形寿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于意云何？是诸有情由此因缘获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此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受持读诵，复持种种上妙花鬘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

时，天帝释便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若善男

子、善女人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则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一切智智。

“世尊，且置是事，假使十方各如殑伽沙数世界一切有情，非前非后皆得人身，此一一人人为供养佛设利罗故，各于如来般涅槃后，以妙七宝起窠堵波，种种珍奇间杂严饰，如是一一各满十方殑伽沙数诸佛世界，复持种种天妙花鬘乃至灯明，或经一劫或一劫余，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诸有情由此因缘所获福聚虽复无量，而复有余善男子等，书此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受持读诵，复持种种上妙花鬘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供养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善根无量无数不可称计、不可思议。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应、正等觉一切智智，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一切智智，能生诸佛设利罗故。是故，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书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受持读诵，复持种种上妙花鬘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所获功德，于前所造诸窠堵波及供养福，百倍为胜，千倍为胜，乃至邬波尼杀昙倍亦复为胜。”

第五分神咒品第四

尔时，众中四万天子同声共白天帝释言：“大仙，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应听闻、受持读诵、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所以者何？若能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则令一切恶法损减，善法增益。”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汝应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所以者何？若阿素洛及恶朋党起如是念：‘我等当与三十三天共兴战争。’尔时，汝等应各至诚诵念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时，阿素洛及彼朋党所起恶心自然息灭。”

时，天帝释便白佛言：“若如是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何以故？憍尸迦，三世诸佛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说微妙法。憍尸迦，依深般若波罗蜜多，世间便有十善业道、若四静虑、若四无量、若四无色定、若五神通，若余无量无边佛法皆得出现。憍尸迦，依深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世间便有菩萨出现；依菩萨故，世间便有十善业道、若四静虑、若四无量、若四无色定、若五神通，若余无量无边佛法皆得出现。

“憍尸迦，若诸如来、应、正等觉不出世时，唯有菩萨，由先所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增上势力，为诸有情方便施設十善业道、四静虑等令勤修学。憍尸迦，譬如夜分，因满月轮光明照触，星宿、药等随其势力皆得增盛；如是如来、应、正等觉前已灭度，正法隐没后未出时，世间所有善行、正行，一切皆依菩萨出现。菩萨所有方便善巧，皆依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成办，是故般若波罗蜜多是诸殊胜善法根本。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当得现世种种饶益，谓诸毒药、水火、刀兵、灾横、疾疫皆不能害。若遭官事怨贼逼迫，至心诵念甚深般若波罗

蜜多，若至其所终不为彼谴罚加害，欲求其短皆不能得。何以故？
憍尸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威神势力法令尔故。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有欲至国王、王子、大臣等处，至心诵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定为王等欢喜问讯、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何以故？
憍尸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于有情引发种种慈悲事故，由此因缘，诸求短者种种方便皆不能得。”

时，有众多外道梵志欲求佛过来诣佛所。时，天帝释见已念言：“今此众多外道梵志，来趣法会伺求佛短，将非般若留难事耶？我当诵念从佛所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令彼邪徒复道而去。”念已便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是众多外道梵志遥申敬礼，右绕世尊复道而去。

时，舍利子见已念言：“彼有何缘适来还去？”

佛知其意，告舍利子：“彼诸外道来求我短，由天帝释诵念般若波罗蜜多令彼还去。舍利子，我都不见彼诸外道有少白法，唯怀恶心为求我过来至我所。舍利子，我都不见一切世间有诸天魔及外道等有情之类，说般若时怀勃恶心来求其便，般若威力无能坏故。”

尔时，恶魔窃作是念：“今佛四众恭敬围绕，欲、色界天皆来集会，宣说般若波罗蜜多。此中必有诸大菩萨，亲于佛前受菩提记，当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空我境界，我当往至破坏其朋。”作是念已，化作四军奋威勇锐来诣佛所。

时，天帝释见已念言：“将非恶魔化作斯事，欲来恼佛并与般若波罗蜜多而作留难。何以故？如是四军严饰殊丽，诸王军众皆不能及，定是恶魔之所化作。恶魔长夜伺求佛短，坏诸有情所修善

业，我当诵念从佛所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令彼恶魔复道而去。”

时，天帝释念已便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是恶魔渐退而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威力逼故。

时，有无量三十三天俱时化作天妙香华，踊身空中而散佛上，合掌恭敬同白佛言：“愿此般若波罗蜜多在瞻部洲人中久住，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在瞻部洲人间流布。当知是处佛、法、僧宝常不灭没，饶益世间令获殊胜利益安乐。”

时，彼诸天复各化作天妙香华而散佛上，重白佛言：“若诸有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一切恶魔及彼眷属伺求其短不能得便。”

时，天帝释便白佛言：“若诸有情但闻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名字，当知如是诸有情类，已曾供养无量诸佛，于诸佛所发弘誓愿，多集善根能成是事，非从少小善根中来，况能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转为有情书写解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所以者何？欲求诸佛一切智智，应于般若波罗蜜多理趣中求，如有情类欲求大宝，应于大海方便勤求。”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诸佛所得一切智智，皆依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成办。”

尔时，庆喜便白佛言：“如来何缘不赞布施乃至静虑波罗蜜多，唯赞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庆喜：“由此般若波罗蜜多能与前五波罗蜜多为尊为导，故我偏赞。

“复次，庆喜，于意云何？若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布施乃至般若，此可名为真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不？”

庆喜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庆喜：“于意云何？若离般若波罗蜜多为能真回向一切智智不？”

庆喜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庆喜：“由此因缘，我说般若波罗蜜多能与前五波罗蜜多为尊为导，故我偏赞。

“庆喜当知，譬如大地以种散中，众缘和合便得生长，应知大地与种生长，为所依止、为能建立；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及所回向一切智智，与布施等波罗蜜多，为所依止、为能建立，令得生长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与前五波罗蜜多为尊为导，故我偏赞。庆喜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能摄受一切智智，故偏赞说。”

时，天帝释便白佛言：“今者如来、应、正等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说犹未尽。何以故？我从世尊所受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甚深、甚广、量无边际。善男子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复转为他书写解说，或持种种上妙花鬘乃至灯明而为供养，所获功德亦无边际。”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我不说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但有前说功德胜利，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具足无边功德胜利，分别演说不可尽故。我亦不说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乃至供养，善男子等但有如前所说功德，彼所获福无边际故。”

时，天帝释即白佛言：“我等诸天常随守护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不令一切人非人等种种恶缘之所损害。”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读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广为他宣说开示。时，有无量百千天子，为听法故皆来集会，欢喜踊跃敬受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天子以天

威力，令说法师增益辩才宣扬无尽，不乐说者令其乐说，身心疲极令得康强。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读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广为他宣说开示，得如是等现法胜利。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四众中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无怯怖，不为一切论难所伏。所以者何？彼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所护持故，彼住法空都不见有能难、所难及所说故，亦不见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能求短故，亦复不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有过失故。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得如是等现法胜利。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及广为他书写解说，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心不沉没亦不忧悔、不恐、不怖。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不见有法可令沉没、忧悔、恐怖，于诸法中无所执著。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乃至解说，得如是等现法胜利。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亦转为他书写解说，复持种种上妙花鬘乃至灯明而为供养，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恒为父母、师长、亲友、国王、大臣及诸沙门、婆罗门等之所敬爱，亦为十方诸佛、菩萨、声闻、独觉之所护念，复为世间诸天、魔、梵、人及非人之所守卫，一切灾横皆自消灭，外道异论皆不能伏。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乃至供养，得如是等现法胜利。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

罗蜜多，种种庄严置清净处，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时，此三千大千国土及余十方无边世界，所有四大王众天乃至广果天已发无上菩提心者，常来此处观礼读诵，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右绕礼拜合掌而去。诸净居天亦常来此观礼读诵，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右绕礼拜合掌而去。有大威德诸龙、药叉，广说乃至人非人等，亦常来此观礼读诵，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右绕礼拜合掌而去。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应作是念：‘今此三千大千国土及余十方无边世界一切天、龙，广说乃至人非人等，常来至此观礼读诵我所书写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右绕礼拜合掌而去，此我则为已设法施。’作是念已，欢喜踊跃，令所获福倍复增长。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无边界天、龙、药叉、阿素洛等常随拥护，所住之处人非人等不能损害，唯除宿世定恶业因现在应熟，或转重恶现世轻受。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威神力，获如是等现法胜利。”

时，天帝释便白佛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以何验知有此三千大千国土及余十方无边世界天、龙、药叉、阿素洛等，来至其处观礼读诵彼所书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合掌右绕欢喜护念？”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在之处有妙光明，或闻其处异香氛郁，或复闻有细微乐音，当知尔时有大神力威德炽盛诸天龙等，来至其处观礼读诵彼所书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合掌右绕欢喜护念。

“复次，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修鲜净行严丽其处，至心供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尔时有大神力威德炽盛诸天龙等来至其处，观礼读诵彼所书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合掌右绕欢喜护念。憍尸迦，随有如是具大神力威德炽盛诸天龙等来至其处，此中所有恶鬼、邪神惊怖退散无敢住者。由此因缘，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心便广大起净胜解，所修善业倍复增明，诸有所为皆无障碍。以是故，憍尸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随所在处，应当周匝除去粪秽，扫拭涂治香水散洒，敷设宝座而安置之，烧香散华而为供养。

“复次，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能如是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决定当得身心无倦、身心安乐、身心调柔、身心轻利。系心般若波罗蜜多，夜寢息时无诸恶梦，唯得善梦，谓见如来、应、正等觉身真金色相好庄严，放大光明普照一切，声闻、菩萨恭敬围绕，身处众中闻佛为说布施等六波罗蜜多及余善根相应法义；或于梦中见菩提树，其量高广众宝庄严，有大菩萨往诣树下，结跏趺坐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或于梦中见有无量无数菩萨论义决择种种法义；或于梦中见有无量无数菩萨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回向摄受一切智智；或于梦中见十方界各有无量那庾多佛，亦闻其声，谓某世界有某如来、应、正等觉若干百千声闻、菩萨恭敬围绕说如是法；或于梦中见十方界各有无量那庾多佛入般涅槃，彼一一佛般涅槃后，各有施主为供养佛设利罗故，以妙七宝各起无量大窣堵波，复于一一窣堵波所，各持无量上妙花鬘乃至灯明，经无量劫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见如是类诸善梦相，若睡若觉身心安乐。诸天神等益其精气，令彼自觉身体轻便，由此因缘，不多贪著饮食、医药、衣服、卧具，于四供养其心轻微，如瑜伽师入胜妙定，由彼定力滋润身心，从定出已虽遇美膳而心轻微，此亦如是。何以故？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三千大千国土及余十方无边世界诸佛、菩萨、独觉、声闻、天、龙、药叉、阿素洛等慈悲护念，以妙精气冥澍身心，令其志勇体充盛故。

“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如是现法胜利，于深般若波罗蜜多，应常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广为有情宣说开示。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虽于般若波罗蜜多，不能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广为有情宣说开示，而为正法久住世间，利乐有情不灭没故，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严饰，复持无量上妙花鬘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亦得如前所说胜利。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五十八

第五分设利罗品第五

“复次，憍尸迦，假使充满此赡部洲佛设利罗以为一分，有书般若波罗蜜多深妙法门复为一分，于斯二分，汝取何者？”

天帝释言：“我意宁取深妙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我于诸佛设利罗所，非不信受供养恭敬，然诸佛身及设利罗，皆因般若波罗蜜多深妙法门而出生故，皆由般若波罗蜜多深妙法门功德威力所薰修故，乃为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供养恭敬。

“世尊，如我坐在三十三天善法殿中天帝座上，为诸天众宣说正法时，有无量诸天子等，来至我所听我所说，供养恭敬，右绕而

去。我若不在彼法座时，诸天子等亦来其处，虽不见我如我在时供养恭敬，咸言：‘此处是天帝释为诸天等说法之座，我等皆应如天主在，供养恭敬，右绕而去。’佛设利罗亦复如是，深妙般若波罗蜜多为因引生，一切智智之所依止故，为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供养恭敬。是故我说于二分中，我意宁取深妙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假使充满三千世界佛设利罗以为一分，有书般若波罗蜜多深妙法门复为一分，于斯二分，我意宁取深妙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我于诸佛设利罗所，非不信受供养恭敬，然诸佛身及设利罗，皆因般若波罗蜜多深妙法门而出生故，皆由般若波罗蜜多深妙法门功德威力所薰修故，乃为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供养恭敬。

“世尊，如负债人怖畏债主，即便亲近奉事国王，依王势力得免怖畏，反为债主怖畏供养。所以者何？彼人依附国王势力，王所摄受具威势故。王喻般若波罗蜜多，佛设利罗喻依王者，由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世间供养恭敬。诸佛所得一切智智，亦依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成办故，我宁取深妙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譬如无价大宝神珠，具无量种胜妙威德，随所住处有此神珠，人非人等不能为害。设有男子或复女人，为鬼所执身心苦恼，若有持此神珠示之，由珠威力鬼便舍去。诸有热病或风、或痰、或二、或三和合为病，若有系此神珠著身，如是诸病无不除愈。此珠在暗能作照明，热时能凉寒时能暖，随地方所有此神珠，时节调和而不寒不热。若地方所有此神珠，蛇蝎等毒无敢停止。设有男子或复女人，为毒所中楚痛难忍，若有持此神珠令见，珠威势故毒即消灭。若诸有情身婴癞疾、恶疮、肿疱、目眩、翳等眼病、耳

病、鼻病、舌病、喉病、身病、诸支节病，带此神珠众病皆愈。若诸池沼泉井等中，其水浊秽或将枯涸，以珠投之水便盈满，香洁澄净具八功德。若以青黄赤白红紫碧绿杂绮种种色衣，裹此神珠投之于水，水随衣彩作种种色。如是无价大宝神珠，威德无边说不能尽，若置箱篋亦令其器具足成就无边威德。设空箱篋由曾置珠，其器仍为众人爱重。”

尔时，庆喜问帝释言：“如是神珠为天独有，人亦有耶？”

天帝释言：“人中、天上俱有此珠，若在人中形小而重，若在天上形大而轻。又人中珠相不具足，在天上者其相周圆。天上神珠威德殊胜，无量倍数过人所有。”

时，天帝释复白佛言：“深妙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为众德本能灭无量恶不善法，随所在处灭诸有情身心苦恼，人非人等不能为害。如来所得一切智智及余无量无边功德，皆因般若波罗蜜多。佛设利罗，由诸功德所薰修故，是诸功德所依器故，佛涅槃后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供养恭敬。是故我说于二分中，我意宁取深妙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假使充满十方各如殑伽沙界佛设利罗以为一分，有书般若波罗蜜多深妙法门复为一分，于斯二分，我意宁取深妙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我于诸佛设利罗所，非不信受供养恭敬，然诸佛身及设利罗，皆因般若波罗蜜多深妙法门而出生故，皆由般若波罗蜜多深妙法门功德威力所薰修故，乃为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供养恭敬。”

“复次，世尊，深妙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一切智智，如来所得一切智智能生佛身及设利罗，是故供养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为

供养三世诸佛一切智智及设利罗。

“复次，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常见十方诸佛，当行当修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憍尸迦，过去、未来、现在诸佛，皆依般若波罗蜜多，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是故如来供养恭敬。”

天帝释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无上波罗蜜多，一切如来皆依般若波罗蜜多知诸有情心行差别。”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憍尸迦，是故菩萨摩訶萨众长夜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如实知诸有情类心行差别。”

时，天帝释复白佛言：“诸菩萨众为但应行般若波罗蜜多，为亦应行余五波罗蜜多？”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诸菩萨众应具行六波罗蜜多，然行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观诸法时，皆以般若波罗蜜多而为上首。憍尸迦，如瞻部洲所有诸树，枝条、茎干、花叶、果实，虽有种种形类不同，而其荫影都无差别。如是六种波罗蜜多虽各有异，而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摄受回向一切智智，诸相差别都不可得。”

时，天帝释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成就广大圆满无量无边功德。若有书持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众宝严饰，复持种种上妙花鬘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守护不舍。复有书持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众宝严饰，转施他人受持读诵。此二福聚，何者为多？”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我还问汝，随汝意答。若诸有情从他请得佛设利罗，盛以宝函置清净处，复持种种上妙花鬘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守护不舍。若复有人从他请得佛设利罗，分施与他令其供养。于意云何？此二福聚，何者为胜？”

天帝释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此二福聚，后者为胜。”

尔时，佛赞天帝释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憍尸迦，书持般若波罗蜜多，若自供养，若转施他受持读诵，此二福聚，后者为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如实为他分别解说，所获福聚复胜施他多百千倍，敬此法师应如敬佛。

第五分经典品第六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十善业道，展转乃至普教十方殑伽沙等诸佛世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十善业道。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施他读诵，所获福聚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展转乃至普教十方殑伽沙等诸佛世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施他读诵，所获福聚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自恒读诵，不如有人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施他读诵。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施他读诵，不如有人于深般若波罗蜜多，善知义趣为他解说。”

时，天帝释便白佛言：“应为何等诸有情类，解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应为解说。何以故？憍尸迦，于当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求趣无上正等菩提，闻他宣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心便迷谬退失中道。”

时，天帝释复白佛言：“何等名为相似般若波罗蜜多？”

佛言：“憍尸迦，于当来世有诸苾芻愚痴颠倒，虽欲宣说真实般若波罗蜜多，而颠倒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云何苾芻颠倒宣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谓彼苾芻为发无上菩提心者说：‘色坏故名为无常，非常无故名为无常。’说：‘受、想、行、识坏故名为无常，非常无故名为无常。’复作是说：‘若如是求是行般若波罗蜜多。’憍尸迦，如是名为颠倒宣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憍尸迦，不应以色坏故观色无常，不应以受、想、行、识坏故观受、想、行、识无常，但应以常无故观色乃至识为无常。以是故，憍尸迦，若善

男子、善女人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善知义趣为他解说，其福甚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一切有情，皆令住预流果、或一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或独觉菩提，展转乃至普教十方各如殍伽沙数世界一切有情，皆令住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施他读诵，教授教诫彼有情言：‘汝应精勤修学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佛法，定当证得一切智智。’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谓彼证得一切智智，教化无量无边有情，令成预流乃至独觉无边际故。

“复次，憍尸迦，若赡部洲诸有情类皆发无上正等觉心，展转乃至十方各如殍伽沙界一切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施令读诵。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转施与一已于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者令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如是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疾得圆满，令深般若波罗蜜多广行流布。

“复次，憍尸迦，若赡部洲诸有情类皆发无上正等觉心，展转

乃至十方各如殑伽沙界一切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施令读诵，复以巧妙文义解释。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般若波罗蜜多，转施与一已于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者令其读诵，复以巧妙文义解释，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若瞻部洲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展转乃至十方各如殑伽沙界一切有情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施令读诵。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已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诸菩萨中，有一菩萨作如是言：‘我今欣乐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济拔有情生死众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成彼事，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施令读诵，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数。

“复次，憍尸迦，若瞻部洲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展转乃至十方各如殑伽沙界一切有情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施令读诵，复以巧妙文义解释。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已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诸菩萨中，有一菩萨作如是言：‘我今欣乐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济拔有情生死众

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成彼事，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施令读诵，复以巧妙文义解释，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数。”

时，天帝释便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世尊，如是菩萨摩訶萨转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般若波罗蜜多，转更殷勤教授教诫，应以上妙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及余资具，供养恭敬令无乏少。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以如是法施、财施，摄受供养彼菩萨摩訶萨，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获福无量。所以者何？彼菩萨摩訶萨要由如是法施、财施摄受供养，疾证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作大饶益。”

尔时，善现赞帝释言：“善哉！善哉！善能摄受、劝励、护助诸菩萨摩訶萨，令疾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

“憍尸迦，汝今已作佛圣弟子所应作事。何以故？憍尸迦，一切如来诸圣弟子，为欲饶益诸有情故，法尔摄受、劝励、护助诸菩萨摩訶萨，令疾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一切如来、声闻、独觉世间胜事，皆由菩萨摩訶萨众而得出现。何以故？憍尸迦，若无菩萨摩訶萨发菩提心，则无菩萨摩訶萨能学六种波罗蜜多；若无菩萨摩訶萨修学六种波罗蜜多，则无菩萨摩訶萨能证无上正等菩提；若无菩萨摩訶萨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则无如来、声闻、独觉世间胜事。是故如来诸圣弟子，为欲利乐诸有情故，法应摄受、劝励、护助诸菩萨众，令学六种波罗蜜多，能疾证得一切智智，尽未来际利乐有情。”

第五分回向品第七

尔时，慈氏菩萨谓善现言：“菩萨随喜回向俱行诸福业事，于余有情施、戒、修等诸福业事为最为胜、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

尔时，善现问慈氏菩萨言：“若诸菩萨所起随喜回向之心，普缘无量无数世界，一一世界无量无数已入涅槃诸佛世尊，从初发心乃至成佛，展转乃至入般涅槃，如是乃至法将灭尽，于其中间所有六种波罗蜜多相应善根，若诸弟子施、戒、修等诸福业事及学、无学无漏善根，若佛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若为利乐一切有情大慈大悲及余无量无边佛法，若说法要，若依法要学诸善根，若佛世尊般涅槃后，诸有情类所种善根，合集称量，现前发起最尊最胜、最上最妙随喜之心。复以如是随喜俱行诸福业事，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愿此善根共有情类，引发无上正等菩提。’于意云何？彼诸菩萨缘如是事，起如是行相随喜回向心，为有如是所缘可得，如彼菩萨所取相不？”

慈氏菩萨答善现言：“彼诸菩萨缘如是事，起如是行相随喜回向心，实无如是所缘可得，如彼菩萨所取之相。”

具寿善现谓慈氏菩萨言：“若无如是所缘诸事，如彼菩萨所取相者，彼诸菩萨随喜回向，岂不皆成想心见倒？所以者何？如有执著无所有事，无常谓常，实苦谓乐，无我谓我，不净谓净，由斯发起想心见倒。如所缘事实无所有，菩提及心亦应如是。若尔，一切应无差别，此中何等是所缘事？何等是随喜心？何等是菩提？何等是回向？云何菩萨缘如是事，起随喜心回向无上正等菩提？”

慈氏菩萨报善现言：“如是所起随喜回向，不应对彼新学大乘菩萨前说。所以者何？彼闻如是随喜回向，所有信乐恭敬之心皆当

灭没。如是随喜回向之法，应为不退转菩萨摩訶萨，或曾供养无量诸佛、久发大愿、多植善根、为多善友所摄受者分别开示。所以者何？彼闻如是随喜回向，不惊、不怖、不退、不没。

“诸菩萨众应以如是随喜俱行诸福业事，回向所求一切智智。当于尔时应作是念：‘所可用心随喜回向，此所用心尽、灭、离、变，此所缘事及诸善根，皆亦如心尽、灭、离、变。此中何等是所用心？复以何等为所缘事及诸善根，而说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心于心理不应有随喜回向，以无二心俱时起故。心亦不可随喜回向心自性故。是故随喜回向之心及所缘事皆不可得。’”

时，天帝释白善现言：“新学大乘诸菩萨众闻如是事其心将无惊、怖、退、没？云何菩萨于所缘事起随喜心？云何摄受随喜俱行诸福业事，回向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具寿善现依慈氏菩萨作如是言：“诸菩萨众普缘十方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断诸有路绝戏论道，殄诸云雾摧诸棘刺，舍诸重担速得己利，尽诸有结正智解脱，到心自在第一究竟，入无余依涅槃界者，从初发心乃至成佛，展转乃至入般涅槃，如是乃至法将灭没，于其中间所有功德，及诸弟子所种善根，合集称量，现前发起最尊最胜、最上最妙随喜之心。复持如是随喜俱行诸福业事，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诸菩萨云何不堕想心见倒？”

慈氏菩萨谓善现言：“若诸菩萨于自所起随喜回向心等诸法无心等想，则不堕于想心见倒；若诸菩萨于自所起随喜回向心等诸法有心等想，则便堕于想心见倒。又诸菩萨以如是心，念佛弟子功德善根而生随喜，正知此心尽、灭、离、变，非能随喜，正知彼法，其性亦然非所随喜；又正了达能回向心法性亦尔，非能回向，及正

了知所回向法其性亦尔，非所回向。若有能依如是所说随喜回向是正非邪，诸菩萨众皆应发起如是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

“又诸菩萨普缘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所有功德，若诸弟子所有善根，若异生类所有善根，若傍生趣听闻正法所有善根，若余天、龙广说乃至人非人等听闻正法发菩提心；如是一切合集称量，现前发起最尊最胜、最上最妙随喜之心，既随喜已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于如是时，若正解了诸能随喜回向之法尽、灭、离、变，诸所随喜回向之法其性亦然，虽如是知而能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复于是时，若正解了都无有法可能随喜回向于法，虽如是知而能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便不堕于想心见倒。所以者何？是诸菩萨于能随喜回向之心及所随喜回向之法不生执著，是名无上随喜回向。若诸菩萨于能随喜回向之法，起能随喜回向法想，于所随喜回向之法，起所随喜回向法想，而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则便堕于想心见倒，所起随喜回向皆邪。

“菩萨应知方便远离。若诸菩萨于所修作诸福业事，如实了知远离寂静，于能随喜回向之心，亦如实知远离寂静，如实知己，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诸法中都无法取著，而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则不堕于想心见倒。若诸菩萨于所修作诸福业事，不如实知远离寂静，于能随喜回向之心，亦不能知远离寂静，于一切法执著诸相，而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则便堕于想心见倒。

“若诸菩萨于已灭度诸佛世尊及诸弟子功德善根，欲正发起随喜回向，应作是念：‘如佛世尊及诸弟子皆已灭度，自性非有，功德善根亦复如是。我所发起随喜回向及所回向无上菩提，性相亦尔都不可得。’如实知己，于诸善根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便

能不生想心见倒；不取相故，佛所听许，名正随喜回向菩提。若诸菩萨以取相为方便，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于已灭度佛及弟子功德善根，取相随喜回向菩提，是为非善随喜回向。若诸菩萨不取相为方便，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于已灭度佛及弟子功德善根，离相随喜回向菩提，是名为善随喜回向。”

慈氏菩萨问善现言：“云何菩萨于佛及弟子功德善根等皆不取相，而能随喜回向菩提？”

善现答言：“应知菩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虽不取相而所作成，非离般若波罗蜜多，有能正起随喜回向，是故菩萨欲成所作，应学般若波罗蜜多。”

慈氏菩萨谓善现言：“莫作是说。所以者何？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中，佛及弟子功德善根都不可得，所起随喜回向菩提亦不可得。

“此中菩萨应作是观：‘过去如来及诸弟子功德善根性皆已灭，所起随喜回向之心及大菩提性皆寂灭。我若于彼取相分别，发生随喜回向之心，诸佛世尊皆所不许。所以者何？于已灭度佛弟子等取相分别随喜回向，是则名为大有所得，过去已灭无所有故，未来、现在佛弟子等，未至不住亦不可得，若不可得非取相境，若取其相发生随喜回向菩提便堕颠倒。’

“是故菩萨欲于如来及诸弟子功德善根，正发随喜回向菩提，不应于中起有所得取相分别随喜回向。若于其中起有所得取相分别随喜回向，佛不说彼有大义利。所以者何？如是随喜回向之心，妄想分别名杂毒故。如有饮食，虽具上妙色香美味而杂毒药，愚夫浅识贪取啖之，初虽适意后便大苦。如是一类补特伽罗，不善受持，

不善观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善通达甚深义趣，而告大乘种性者曰：‘来！善男子，汝于三世诸佛世尊戒等五蕴及余无量无边功德，若佛弟子所种善根，若佛世尊授诸菩萨、声闻、独觉三菩提记，彼有情类所种善根，若诸天、人、阿素洛等所种善根；如是一切合集称量，现前随喜回向菩提。’如是所说随喜回向，以有所得为方便故，譬如世间杂毒饮食，菩萨种性补特伽罗不应随彼所说而学。

“是故，大德，应说云何住菩萨乘善男子等，应于三世十方诸佛及弟子等功德善根随喜回向可名无毒？”

善现答言：“若诸菩萨欲不谤佛而发随喜回向心者，应作是念：‘如诸如来、应、正等觉如实通达功德善根，有如是性、有如是相、有如是法而可随喜，我今亦应如是随喜。如诸如来、应、正等觉如实通达，应以如是诸福业事回向菩提，我今亦应如是回向。’若作如是随喜回向，则不谤佛，不杂众毒，离诸过咎，善顺佛教。

“复次，菩萨应作如是随喜回向，如戒蕴等不堕三界、非三世摄，随喜回向亦应如是。所以者何？如彼诸法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摄，随喜回向亦复如是。若能如是随喜回向，不杂众毒无所失坏；若不如是随喜回向，当知是邪随喜回向。若诸菩萨作如是念：‘如诸如来、应、正等觉，如实通达诸功德等，有如是法，可依此法发生无倒随喜回向。我今亦应依如是法，发生随喜回向之心。’是为正发随喜回向。”

尔时，世尊赞善现曰：“善哉！善哉！汝今乃能为诸菩萨作大佛事。善现当知，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一切皆得四静虑、

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等世、出世间有相功德，是一菩萨所起无倒随喜回向，于彼功德为最为胜、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

“复次，善现，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一一住如殑伽沙劫，以有所得而为方便，皆持上妙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及余乐具，恭敬供养如殑伽沙世界有情常无间断。于意云何？是诸菩萨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善现对曰：“甚多，世尊！如是福聚若有形色，十方各如殑伽沙界不能容受。”

佛言：“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若一菩萨由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故，发起无倒随喜回向所获功德于前菩萨有相福聚，百倍为胜，千倍为胜，乃至邬波尼杀昙倍亦复为胜。”

尔时，四大天王各与眷属二万天子俱，顶礼佛足，合掌恭敬，白言：“世尊，是诸菩萨所起无倒随喜回向，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威力广大胜前所说有所得施多百千倍。”

时，天帝释乃至他化自在天王各与眷属十万天子俱，皆持种种天妙花鬘、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幢、幡盖、众妙珍奇，奏天乐音而供养佛，顶礼佛足，合掌白言：“是诸菩萨所起无倒随喜回向，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威力广大胜前所说有所得施多百千倍。”

时，大梵王广说乃至色究竟天各与无量百千天众，前诣佛所，顶礼佛足，合掌恭敬俱发声言：“希有，世尊！是诸菩萨所起无倒随喜回向，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威力广大胜前所说有所得施多百千倍。”

尔时，佛告净居天等诸天众言：“且置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假使十方殑伽沙等诸佛世界，一切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一一住如殑伽沙劫，以有所得而为方便，皆持上妙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及余乐具，恭敬供养如殑伽沙世界有情常无间断。若有菩萨普缘三世诸佛世尊所有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及余无量无边佛法，若诸弟子所有善根，若余有情所修善法；如是一切合集称量，现前发起最尊最胜、最上最妙随喜俱行诸福业事，复持如是随喜俱行诸福业事，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起随喜回向所获功德，胜前所说有相福聚无量无边不可称计。”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如世尊说现前发起最尊最胜、最上最妙随喜俱行诸福业事。云何名为最尊最胜、最上最妙随喜俱行诸福业事？”

佛告善现：“若诸菩萨于三世法不取、不舍、不念、不得，知无有法已、正、当生，知无有法已、正、当灭，如法实性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名为最尊最胜、最上最妙随喜俱行诸福业事。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欲于三世诸佛世尊及弟子等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及正解脱、解脱知见相应善根，发生无倒随喜回向，应作是念：‘如真解脱，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相应善根亦复如是；如真解脱，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相应善根亦复如是；如真解脱，所有胜解亦复如是；如真解脱，随喜回向亦复如是；如真解脱，一切过去已灭诸法亦复如是；如真解脱，一切未来未生诸法亦复如是；如真解

脱，一切现在现转诸法亦复如是；如真解脱，过去无量无数世界诸佛世尊及弟子等亦复如是；如真解脱，未来无量无数世界诸佛世尊及弟子等亦复如是；如真解脱，现在无量无数世界诸佛世尊及弟子等亦复如是。如是诸法真如法性，无向无背、无缚无脱、无染无净。我于如是功德善根现前随喜，以无移转及无失坏、无相、无得而为方便，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名为最尊最胜、最上最妙随喜回向。’

“善现当知，如是无倒随喜回向所获功德，于十方各如殑伽沙数世界一切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一一住如殑伽沙劫，以有所得而为方便，皆持上妙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及余乐具，恭敬供养十方各如殑伽沙界一切有情常无间断，所获施福，及于十方殑伽沙等诸佛世界一切有情，一一住如殑伽沙劫，以有所得而为方便，所修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相应善根，百倍为胜，千倍为胜，乃至邬波尼杀昙倍亦复为胜。”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五十九

第五分地狱品第八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如是无倒随喜回向，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威力成办。”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

时，舍利子复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作照明皆应敬礼，世间诸法不能染污，能除翳暗能发光明，能施利安能为导首，与诸盲者作净眼目，与涉暗徒作明灯炬，引失道者令入正路，显诸法性即萨婆若，示一切法无灭无生，是诸菩萨摩訶萨母，能令诸佛具转三转十二行相无上法轮，无依护者为作依护，能除一切生死苦

恼，开示诸法无性为性。世尊，诸菩萨摩訶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应云何住？”

佛告舍利子：“诸菩萨摩訶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应如佛住，敬事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敬事诸佛世尊。”

时，天帝释作是念言：“今舍利子何因何缘问佛斯事？”

念已便问舍利子言：“以何因缘而作是问？”

时，舍利子报帝释言：“前佛世尊说诸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故，所起随喜回向俱行诸福业事，疾能证得一切智智，胜有所得菩萨所修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相应善根，是故我今作如是问。

“憍尸迦，如生盲众若百若干，无净眼者方便引导，近尚不能趣入正道，况能远达丰乐大城？如是前五波罗蜜多诸生盲众，若无般若波罗蜜多净眼者导，尚不能趣菩萨正道，况能证入一切智城？憍尸迦，布施等五波罗蜜多，要由般若波罗蜜多，名有目者；复由般若波罗蜜多之所摄受，名到彼岸。”

时，舍利子复白佛言：“云何菩萨引发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舍利子：“若诸菩萨不引发色、受、想、行、识，亦不见色、受、想、行、识，是即名为引发般若波罗蜜多。”

时，舍利子复白佛言：“若诸菩萨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为成何法？”

佛告舍利子：“若诸菩萨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都无所成，无所成故得名般若波罗蜜多。”

时，天帝释便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岂不能成一切智智？”

佛言：“憍尸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亦不能成一切智智。何以故？憍尸迦，如有所得，如有名想，如有造立，不能成故。”

时，天帝释复白佛言：“若尔，般若波罗蜜多云何说成一切智智？”

佛言：“憍尸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所引发一切智智，无所成故说名为成。”

时，天帝释便白佛言：“甚奇，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为生灭一切法故，不为成坏一切法故出现世间，而与世间作饶益事。”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若诸菩萨起如是想，则便舍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复有因缘舍远般若波罗蜜多，谓生是想：‘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空无所有。’即便舍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菩萨般若波罗蜜多非空非有、无所分别。”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佛说般若波罗蜜多为显何法？”

佛告善现：“我说般若波罗蜜多不为显色，亦不为显受、想、行、识；不为显预流果，亦不为显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是广大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何缘汝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是广大波罗蜜多？”

善现答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色不作大、不作小、不作集、不作散，于受、想、行、识亦不作大、不作小、不作集、不作

散；于佛十力不作强、不作弱，于一切智不作广、不作狭。若诸菩萨起如是想，非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如是诸想，非深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起是想：‘我当度脱若干有情入无余依般涅槃界。’是则名为大有所得，非有所得能有所办。何以故？世尊，有情无生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有情无自性故、远离故、不可思议故、无灭坏故、无觉知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广说乃至亦无觉知。世尊，有情力积集故，当知如来力亦积集。”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若诸菩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信解，无疑、无惑亦不迷谬，是诸菩萨从何处没来生此间？积行久如于深法义能随觉了？”

佛言：“舍利子，是诸菩萨从他方界所事诸佛法会中没来生此间。舍利子，是诸菩萨已多亲近诸佛世尊，曾问此中甚深法义已，经无量无数大劫，修集百千难行苦行，乘大愿力来生此土。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见若闻生大欢喜，便作是念：‘我今见佛，闻佛所说。’由此因缘恭敬信受。”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可见闻耶？”

佛言：“不也。”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诸菩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能勤修学，是诸菩萨积行久如？”

佛言：“善现，此应分别。有诸菩萨从初发心，遇真善友方便摄受，即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深法门能生信解。有诸菩萨虽曾值遇多百千佛，于诸佛所勤修梵行，而有所得为方便故，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能修学，闻说般若波罗蜜多不生信解即便舍去。善

现当知，是诸菩萨过去佛所闻说般若波罗蜜多，无信敬心舍众而去，今闻般若波罗蜜多，无信敬心还复舍去。彼于般若波罗蜜多，若身若心皆不和合，不和合故，造作增长感恶慧业，由此业故，闻深般若波罗蜜多毁谤厌舍。

“善现当知，若诸菩萨毁谤厌舍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则为毁谤厌舍一切智智；若毁谤厌舍一切智智，即毁谤厌舍三世诸佛。由此因缘，造作增长害正法罪，由此罪故经历多时受诸重苦，谓彼所造罪极重故，多百千岁堕大地狱，此界、他方往还轮转，受诸重苦不得解脱，此界火、水、风劫起时移置他方大地狱内，他方火、水、风劫起时移置此界大地狱中，如是轮回经无数劫，受大地狱极难忍苦。彼害法罪业势稍微，从地狱出堕傍生趣，如前展转此界、他方，多劫轮回受诸剧苦。彼害法罪业势渐薄，脱傍生趣堕鬼趣中，此界、他方轮回展转，受诸重苦经无量劫。彼害法业余势将尽，免饿鬼趣来生人中，具受人间贫穷、下贱、顽愚、疾病、丑陋等苦，尚不闻有佛、法、僧名，况能精勤修诸善业？以诸恶业害正法故，受如是类圆满苦果。”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害正法业与五无间，此二恶行为相似不？”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勿谓此业似五无间。所以者何？五无间业虽感重苦，而不可比毁谤正法，谓彼闻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毁谤拒逆言：‘此般若波罗蜜多，非真佛语，不应修学，非法、非律、非大师教。’由此因缘其罪极重，不可以比五无间业。”

“舍利子，此害法人自谤正法亦教他谤，自坏其身亦令他坏，自饮毒药亦令他饮，自失生天解脱乐果亦令他失，自持其身足地狱

火亦令他足，自沉苦海亦令他溺，自不信解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教他人令不信解迷谬颠倒。舍利子，我于般若波罗蜜多，尚不欲令害正法者闻其名字，况当为说？舍利子，害正法者，我尚不听住菩萨乘善男子等举目观视，况当共住？舍利子，害正法者，我尚不听被服袈裟，况受供养？何以故？舍利子，害正法者堕黑暗类，如臭烂粪，如秽蜗螺，如癞病人，甚可厌恶。诸有信用害法者言，亦受如前所说大苦。”

时，舍利子复白佛言：“何缘不说害正法者，当来所受恶趣身量？”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止！不须说彼趣身量。忽害法者闻已惊惶，心顿忧愁如中毒箭，身渐枯悴如被截苗。彼或闻之，当呕热血，丧失身命，或近死苦故，我不说彼趣身量。”

时，舍利子复重请言：“惟愿为说，作后明诫！”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我先说彼受苦多劫，足与后人作大明诫。当来自类善男子等，闻我前说害正法报，宁舍身命，终不谤法，勿我当来长时受苦！”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诸有聪明善男子等应善守护身、语、意业。彼岂不由语恶业故，恶趣人中长时受苦？”

佛言：“善现，如是，如是，于我正法毗奈耶中，当有愚痴诸出家者，彼虽称我为其大师，而于我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毁谤、拒逆。善现当知，若有毁谤甚深般若则为毁谤无上菩提，若有毁谤无上菩提则为毁谤三世诸佛，若有毁谤三世诸佛则为毁谤一切智智，若有毁谤一切智智则毁谤法，若毁谤法则毁谤僧，若毁谤僧则便造作无量罪业，若有造作无量罪业则便摄受无边苦报。”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彼愚痴人几因缘故，毁谤、拒逆甚深般若？”

佛告善现：“由二因缘：一、为邪魔之所扇惑；二、于深法不能信解。”

“复次，善现，由四因缘毁谤、拒逆甚深般若：一、为恶友之所诱谤；二、为不能勤修善法；三、为怀恶喜求他过；四、为嫉妒自赞毁他。由具如是诸因缘故，彼愚痴人毁谤、拒逆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发起无边极重恶业。”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彼愚痴人不勤精进，于佛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实难信解。”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云何甚深极难信解？”

佛告善现：“色非缚非脱。何以故？色以无性为自性故。受、想、行、识非缚非脱。何以故？受、想、行、识皆以无性为自性故。复次，善现，色前、后、中际非缚非脱。何以故？色前、后、中际皆以无性为自性故。受、想、行、识前、后、中际非缚非脱。何以故？受、想、行、识前、后、中际皆以无性为自性故。”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不精勤甚难信解。”

佛言：“善现，如是，如是。所以者何？色清净即果清净，色清净故果亦清净；受、想、行、识清净即果清净，受、想、行、识清净故果亦清净。复次，善现，色清净即一切智清净，一切智清净故色亦清净，是色清净与一切智清净，从本已来无二、无别、无

断、无坏；受、想、行、识清净即一切智清净，一切智清净故受、想、行、识亦清净，是受、想、行、识清净与一切智清净，从本已来无二、无别、无断、无坏。”

第五分清净品第九

尔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如是清净最为甚深。”

佛言：“如是，极清净故。”

舍利子言：“如是清净是大光明。”

佛言：“如是，极清净故。”

舍利子言：“如是清净无得、无现观。”

佛言：“如是，极清净故。”

舍利子言：“如是清净无所生起。”

佛言：“如是，极清净故。”

舍利子言：“如是清净不生三界。”

佛言：“如是，极清净故。”

舍利子言：“如是清净无知无解。”

佛言：“如是，极清净故。”

舍利子言：“如是清净于色无知，于受、想、行、识亦无知。”

佛言：“如是，极清净故。”

舍利子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极清净故，于一切智无损无益。”

佛言：“如是，极清净故。”

舍利子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极清净故，于一切法无取无

舍。”

佛言：“如是，极清净故。”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我清净故色、受、想、行识亦清净。”

佛言：“如是，毕竟净故。”

善现复言：“我清净故果亦清净。”

佛言：“如是，毕竟净故。”

善现复言：“我清净故一切智亦清净。”

佛言：“如是，毕竟净故。”

善现复言：“我清净故无得、无现观。”

佛言：“如是，毕竟净故。”

善现复言：“我无边故色、受、想、行、识亦无边。”

佛言：“如是，毕竟净故。”

善现复言：“若诸菩萨能如是觉，是为般若波罗蜜多。”

佛言：“如是，毕竟净故。”

善现复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非此岸、非彼岸、非中间。”

佛言：“如是，毕竟净故。”

善现复言：“若诸菩萨起如是想，舍远般若波罗蜜多。”

佛言：“善哉！善哉！善现，是诸菩萨著名著相。”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希有，世尊！善为菩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开示分别究竟著相。”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云何菩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起著相？”

善现答言：“若诸菩萨于色谓空，是名为著；于受、想、行、

识谓空，是名为著；于三世法谓三世法，是名为著；谓诸菩萨初发心时无量福生，是名为著。”

时，天帝释问善现言：“何缘如是亦名为著？”

善现答言：“执有心故，谓执此心能正回向无上菩提，故名为著。憍尸迦，心本性空不能回向。若诸菩萨欲教他人趣大菩提，应随实相示现、劝导、赞励、庆喜，于自无损亦不损他，诸佛世尊同所开许，远离一切分别执著。”

尔时，世尊赞善现曰：“善哉！善哉！汝善能为诸菩萨说分别著相，令诸菩萨觉知远离。复有此余微细执著，当为汝说，汝应谛听！”

善现白言：“唯然！愿说！”

佛告善现：“若菩萨乘善男子等，于诸佛所取相忆念，随所取相，皆名执著；若于三世诸佛世尊无漏法中深生随喜，既随喜已共诸有情回向菩提，亦名执著。诸法实性非三世摄，不可取相、不可攀缘，亦无见闻觉知事故，于无上觉不可回向。”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诸法实性最为甚深。”

佛言：“如是，本性离故。”

善现复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皆应敬礼。”

佛言：“如是，法性无作、无觉知故。”

善现复言：“诸法本性无所造作、无觉知耶？”

佛言：“如是诸法本性唯一，无二、无造、无作，不可觉知、不可分别。若诸菩萨能如是知，即能远离一切执著。”

善现复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难可觉知。”

佛言：“如是，无知者故。”

善现复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可思议。”

佛言：“如是，非心、心所能了知故。”

善现复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无所造作。”

佛言：“如是，以诸作者不可得故。”

善现复言：“云何菩萨应行般若波罗蜜多？”

佛言：“菩萨若不行色，亦复不行受、想、行、识，是行般若波罗蜜多；若不行色空，亦复不行受、想、行、识空，是行般若波罗蜜多；若不行色不圆满相，亦复不行受、想、行、识不圆满相，是行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色不圆满即非色，受、想、行、识不圆满即非受、想、行、识，若不如是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甚奇，世尊！希有，善逝！能于执著说无著相。”

佛告善现：“若不行色、受、想、行、识无执著相，是行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能如是行，便于诸色、受、想、行、识不生执著，于预流果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不生执著。所以者何？超一切著无障碍觉名萨婆若。如是，善现，若诸菩萨欲超诸著，应行般若波罗蜜多。”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希有，世尊！甚深法性若说不说俱无增减。”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譬如虚空，假使诸佛尽其寿量或赞或毁，而彼虚空无增无减；甚深法性亦复如是，若说不说俱无增减。譬如幻士，于赞毁时无喜无忧、不增不减；甚深法性亦复如是，若说不说如本无异。”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甚为难事，

谓深般若波罗蜜多若修不修无增无减、无进无退。诸菩萨众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如修虚空都无所有。诸菩萨众，我等有情皆应敬礼、尊重赞叹。所以者何？诸菩萨众为度有情被功德铠，如有欲与虚空战争被坚固铠。诸菩萨众为度有情被功德铠，如有健者欲拔虚空置高胜处。诸菩萨众为如虚空诸有情类，求趣无上正等菩提，名大勇猛，得大精进波罗蜜多。”

时，有苾芻作如是念：“应礼般若波罗蜜多，此中都无诸法生灭。”

时，天帝释问善现言：“菩萨欲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如何学？”

善现答言：“菩萨欲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如虚空精勤修学。”

时，天帝释便白佛言：“若诸有情能学般若波罗蜜多，云何守护？”

尔时，善现语帝释言：“汝见是法可守护不？”

天帝释言：“不也，大德。”

善现语言：“若诸菩萨如大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行，即为守护。若离般若波罗蜜多，人非人等皆得其便。”

“憍尸迦，若欲守护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者，不异有人发勤精进守护虚空，唐设劬劳都无所益。憍尸迦，有能守护响声等不？”

天帝释言：“不也，大德。”

善现语言：“若欲守护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者亦复如是，唐设劬劳都无所益。”

“憍尸迦，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虽知诸法皆如响等，而不观见亦不显示能如是住，是行般若波罗蜜多。”

尔时，世尊威神力故，令此三千大千世界四大天王，及天帝释、大梵王等一切天众来诣佛所，顶礼双足，却住一面。以佛神力，于十方界各见千佛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名字相状皆同于此，请说般若波罗蜜多苾芻众首皆名善现，问难般若波罗蜜多诸天众首皆名帝释。

尔时，世尊告善现曰：“慈氏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觉时，即以此名亦于此处宣说般若波罗蜜多。”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慈氏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觉时，以何等名即于此处宣说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慈氏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觉时，不说色空法，不说受、想、行、识空法；不说色缚脱法，不说受、想、行、识缚脱法。”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清净。”

佛告善现：“色清净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清净；受、想、行、识清净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清净；虚空清净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清净；色不染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清净；受、想、行、识不染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清净；虚空不染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清净。”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诸有情受持读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终不横死亦无横病及横殃祸，常为无量百千天神恭敬围绕随逐守护。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黑白月各第八日、第十四日、第十五日，在在处处读诵讲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获无边功德胜利。”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说、听等时多有留难。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珍宝多诸怨贼，于一切法无著无取。何以故？以一切法都无所有、不可得故。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所得故，非能染污、非所染污。何以故？无法不能染无法故。以无染故说名无染波罗蜜多，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无染污故，余一切法亦无染污。若于如是亦不分别，是行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分别故，于一切法不见不见、无取无舍。”

时，有无量百千天子住虚空中，欢喜踊跃互相庆慰，同声唱言：“我等今者于瞻部洲见佛第二转妙法轮。”

尔时，世尊告善现曰：“如是法轮非第一转亦非第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转还故。”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广大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缚无著，虽证菩提而无所证，虽转法轮而无所转，无法可示、无法可显、无法可得、无法可转、无法可还，以一切法毕竟不生亦复不灭，不生灭故无转无还。”

尔时，世尊告善现曰：“如是，如是。所以者何？以空、无相、无愿、无作、无生、无灭、无性法中，若转若还俱不可得。若能如是宣说开示，是名善净宣说般若波罗蜜多，此中都说者、受者，亦无作证得涅槃者，亦无说法作福田者。福田无故福性亦空，表示名言皆不可得，故名广大波罗蜜多。”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无边波罗蜜多，如太虚空无边际故；是为正等波罗蜜多，以一切法性平等故；是为远离波罗蜜多，以一切法毕竟空故；是为难伏波罗蜜多，以一

切法不可得故；是为无迹波罗蜜多，以一切法无名体故；是为无行波罗蜜多，以一切法无往来故；是为无夺波罗蜜多，以一切法不可取故；是为无尽波罗蜜多，以一切法不可尽故；是为无生波罗蜜多，以一切法不可生故；是为无作波罗蜜多，以诸作者不可得故；是为无知波罗蜜多，以诸知者不可得故；是为无转波罗蜜多，诸死生者不可得故；是为无垢波罗蜜多，烦恼净故；是为无染波罗蜜多，以所依处不可得故；是为无坏波罗蜜多，离前际故；是为如幻波罗蜜多，以一切法皆不生故；是为如梦波罗蜜多，是诸意识平等性故；是无戏论波罗蜜多，觉诸戏论平等性故；是无思虑波罗蜜多，诸思虑法毕竟无故；是无动转波罗蜜多，住法界故；是为离染波罗蜜多，以一切法不虚妄故；是无作用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分别故；是为寂静波罗蜜多，一切法相不可得故；是无烦恼波罗蜜多，离过失故；是无有情波罗蜜多，有情实际不可得故；是为无断波罗蜜多，以一切法无等起故；是无二边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执著故；是无取著波罗蜜多，于二乘地无分别故；是无分别波罗蜜多，觉诸分别平等性故；是为无量波罗蜜多，无量法故；是为无起波罗蜜多，离我法故；是为虚空波罗蜜多，于一切法皆无碍故；是为不生波罗蜜多，以一切法皆不起故；是为无常波罗蜜多，以一切法常无性故；是名为苦波罗蜜多，是逼恼法平等性故；是为无我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执著故；是名为空波罗蜜多，以一切法不可得故；是为无相波罗蜜多，以一切法离诸相故；是为无愿波罗蜜多，以一切法无所成故；是名为力波罗蜜多，以一切法不可屈故；是无量佛法波罗蜜多，过数量故；是无所畏波罗蜜多，心无怯故；是为真如波罗蜜多，以一切法不虚妄故；是为自然波罗蜜多，以一切法

无自性故。”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第五分不思议品第十之一

时，天帝释作是念言：“若有但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已曾供养诸佛、发弘誓愿，况能受持读诵、书写、为他演说、如教修行！当知是人已于过去无量佛所，亲近供养、多种善根，曾闻般若波罗蜜多，闻已受持读诵、书写、为他演说、如教修行，或于此经能问能答，由先福力今办此事。若诸有情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功德纯净，闻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

时，舍利子知天帝释心之所念，便白佛言：“若诸菩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信解，当知是人如不退转诸大菩萨。所以者何？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理趣甚深极难信解，若于前世不久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于佛前请问听受，不于佛所多种善根，岂暂得闻即能信解？若有闻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毁谤、拒逆，当知是人先世已于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毁谤、拒逆。所以者何？如是愚人善根少故，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不生净信；未曾请问佛及弟子甚深义故，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毁谤、拒逆。”

尔时，天帝释谓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理趣甚深极难信解，诸有未久信乐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闻说此中甚深义趣不生信解，未为希有。若人礼敬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为礼敬一切智智。”

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何以故？憍尸迦，如来所得一切智智，皆从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复

由如来一切智智而得有故。憍尸迦，诸菩萨众应如是行、应如是住、应如是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时，天帝释便白佛言：“诸菩萨众云何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名住深般若波罗蜜多，名学深般若波罗蜜多？”

尔时，佛赞天帝释言：“善哉！善哉！汝承佛力，能问如来如是深义。

“憍尸迦，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若不住色，亦不住此是色，是为学色；若不住受、想、行、识，亦不住此是受、想、行、识，是为学受、想、行、识。复次，憍尸迦，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若不学色，亦不学此是色，是不住色；若不学受、想、行、识，亦不学此是受、想、行、识，是不住受、想、行、识。憍尸迦，是名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名住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名学深般若波罗蜜多。”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难可测量，难可执取，无有限量。”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舍利子，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若不住色甚深性，亦不住此是色甚深性，是为学色甚深性；若不住受、想、行、识甚深性，亦不住此是受、想、行、识甚深性，是为学受、想、行、识甚深性。复次，舍利子，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若不学色甚深性，亦不学此是色甚深性，是为不住色甚深性；若不学受、想、行、识甚深性，亦不学此是受、想、行、识甚深性，是为不住受、想、行、识甚深性。”

时，舍利子复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既最甚深，难可测量，难可执取，无有限量则难信解，但应为彼不退转位诸菩萨说，彼于此中无疑无惑不迷谬故。”

时，天帝释问舍利子言：“若为未受记诸菩萨说，当有何答？”

舍利子言：“彼闻惊怖或生毁谤，由此因缘久受大苦，难得无上正等菩提。”

天帝释言：“颇有菩萨未得受记闻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惊怖，不生毁谤，深信解耶？”

舍利子言：“有！是菩萨久发无上正等觉心，久修菩萨摩訶萨行，虽未得受大菩提记，不过一佛或二佛所，定当得受大菩提记。”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舍利子，若诸菩萨未得受记，闻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惊怖，深生信解，当知久发大菩提心，多种善根，事多善友。”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我今乐说少分譬喻，惟愿听许！”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随汝意说。”

时，舍利子白言：“世尊，如菩萨乘善男子等自梦见坐妙菩提座，当知是人近证无上正等菩提。若有得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惊怖，深生信解亦复如是，当知是人久发无上正等觉心善根成熟，或已得受大菩提记，或近当受大菩提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世尊，譬如有人游行旷野，经过险道百踰缮那或二、或三乃至五百，见诸城邑王都前相，谓放牧人园林田等，见是相已便作是念：‘城邑王都去此非远。’作是念已身意泰然，不畏恶兽恶贼饥

渴。如是菩萨得闻般若波罗蜜多深心信敬，当知不久受菩提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无堕声闻、独觉地畏。何以故？已得见闻恭敬信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上菩提之前相故。

“世尊，譬如有人欲观大海，渐次往趣经历多时不见山林便作是念：‘今观此相，大海非远。所以者何？近大海岸，地必渐下无诸山林。’彼人尔时虽未见海，而见近相欢喜踊跃。如是菩萨得闻般若波罗蜜多深心信敬，当知不久受菩提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已得见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上菩提之前相故。

“世尊，譬如春时华果树等，故叶已堕枝条滋润，众人见之咸作是念：‘新华果叶当出非久。所以者何？此诸树等新华果叶先相现故。’如是菩萨得闻般若波罗蜜多深心信敬，当知不久受菩提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时，众会中有诸天子，见已欢喜作是念言：‘先诸菩萨得此相已，不久便受大菩提记，今此菩萨亦得是相，不久当受大菩提记。’

“世尊，譬如女人怀妊渐久，其身转重动止不安，饮食睡眠悉皆减少，不喜多语厌常所作，受苦痛故众事顿息，有异母人见是相已，即知此女不久产生。如是菩萨得闻般若波罗蜜多深心信敬，当知不久受菩提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利乐一切。”

尔时，佛赞舍利子言：“善哉！善哉！汝今善说菩萨譬喻，皆是如来威神之力。”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六十

第五分不思议品第十之二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甚奇，世尊！于诸菩萨善能付嘱、善能护念。”

佛言：“善现，如是，如是。所以者何？诸菩萨众为欲长夜利乐多生哀愍世间诸众生故，欲令人获大义利安乐事故，求证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宣说法要。”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云何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令速圆满？”

佛告善现：“若诸菩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色增，不见色减而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见受、想、行、识增，不见受、想、行、识减而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是法，不见非法而行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修习般若波罗蜜多速得圆满。”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如来所说不可思议。”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色亦不可思议，受、想、行、识亦不可思议。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色不起不思議想而行般若波罗蜜多，于受、想、行、识亦复不起不思議想而行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修习般若波罗蜜多速得圆满。”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义趣甚深，谁能信解？”

佛告善现：“若诸菩萨久修胜行，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信解。”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众云何得名久修胜行？”

佛告善现：“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分别如来十力，不分别四无所畏，不分别十八不共法，不分别一切智。所以者何？如来十力不可思议乃至一切智亦不可思议，色亦不可思议，受、想、行、识亦不可思议，一切法亦不可思议。若诸菩萨如是行者都无行处，是行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乃可名为久修胜行。”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珍宝聚、是清净聚，如净虚空离云烟等。奇哉！般若波罗蜜多义趣甚深多诸留难，而今广说留难不生。”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佛神力故留难不生。是故大乘善男子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若欲书持、读诵、演说，乃至一岁必令总了。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宝神珠多诸障碍。”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奇哉！恶魔常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宝神珠欲作留难。”

佛告善现：“一切恶魔虽于般若波罗蜜多常欲留难，令诸菩萨所作不成，而愿不遂。”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是谁神力，令彼恶魔于深般若不能留难？”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是佛神力亦是十方一切世界诸佛神力。舍利子，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共护念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众，令诸恶魔不能留难。何以故？舍利子，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法尔皆蒙十方无量无边世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共所护念，若蒙如来、应、正等觉所护念者，恶魔法尔不能留难。又，舍利子，若有净信善男子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无障碍者，应作是念：‘我今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般若波罗蜜多，皆是十方一切世界诸佛世尊神力护念令得成办。’”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若菩萨乘善男子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皆是十方诸佛神力慈悲护念，

令彼所作殊胜善业一切恶魔不能留难。”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时，舍利子复白佛言：“若菩萨乘善男子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十方世界诸佛世尊皆共识知欢喜护念。十方世界诸佛世尊，常以佛眼皆共观见慈悲护念，令彼所修无不成办。”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若菩萨乘善男子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常为十方一切世界诸佛世尊佛眼观见识知护念，令诸恶魔不能烧恼，所作善业皆速成办。若菩萨乘善男子等，能于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当知已近无上菩提，恶魔眷属不能留难。若菩萨乘善男子等能书般若波罗蜜多，种种庄严受持读诵、供养恭敬，常为诸佛之所护念，由此因缘获大饶益。

“复次，舍利子，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佛涅槃后流至南方渐当兴盛，后从南方流至北方渐当兴盛。非佛所得法毗奈耶无上正法有灭没相，如来所得法毗奈耶无上正法，即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如是经典，住菩萨乘善男子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恭敬供养，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常以佛眼观见护念，称扬赞叹令无忧苦。”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后时、后分于东北方广行流布。”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舍利子，后时、后分彼东北方住菩萨乘善男子等，闻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若能信

乐、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恭敬供养，当知彼人久发无上正等觉心，久修菩萨摩訶萨行。”

时，舍利子复白佛言：“彼东北方后时、后分，当有几许住菩萨乘善男子等，得闻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能生信乐、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恭敬供养？”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彼东北方后时、后分，虽有无量住菩萨乘善男子等，而少得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深心信乐、书写、受持读诵、供养；虽有无量住菩萨乘善男子等，闻深般若波罗蜜多，深心信乐、书写、受持读诵、供养，而有少分修习思惟，若能为他宣说开示甚深义趣甚为难得。

“舍利子，若菩萨乘善男子等闻说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沉没、不惊、不怖，深生信乐、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当知是人已曾亲近供养恭敬无量如来、应、正等觉及诸菩萨，请问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是菩萨乘善男子等定当圆满诸菩萨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与诸有情作大饶益。何以故？舍利子，我常为彼住菩萨乘善男子等，说一切智相应之法，是人转身常能修集诸菩萨行，速趣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说微妙法，令趣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乘善男子等身心安定，诸恶魔王及彼眷属尚不能坏求趣无上正等觉心，何况其余乐行恶者？舍利子，住菩萨乘善男子等闻深般若波罗蜜多，心得广大清净喜乐，亦能安立无量有情无上菩提相应善法。

“舍利子，是菩萨乘善男子等今于我所发弘誓愿：‘定当安立无量百千诸有情类，令发无上正等觉心，修菩萨行示现、劝导、赞励、庆喜，令于无上正等菩提乃至得受不退转记。’我于彼类深生随喜。何以故？舍利子，我观彼人所发弘愿心语相称，彼于当来定

能安立无量百千诸有情类，令发无上正等觉心，修菩萨行示现、劝导、赞励、庆喜，令于无上正等菩提乃至得受不退转记。是菩萨乘善男子等，亦于过去无量佛所发如是愿。过去如来、应、正等觉，亦于彼愿深生随喜，观彼心语定相称故。是菩萨乘善男子等，信解广大修广大行，愿生他方诸佛国土现有如来、应、正等觉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处。彼闻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已，复能安立彼佛土中无量百千诸有情类，令发无上正等觉心，修菩萨行示现、劝导、赞励、庆喜，令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甚奇，世尊！佛于过去、未来、现在所有诸法及诸有情心行差别，佛、菩萨等无不证知、无不觉了。世尊，若诸菩萨能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诸菩萨于当来世求深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不息，彼于般若波罗蜜多为有得时、不得时不？”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是诸菩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常求不息，一切时得，无不得时，或有不求自然而得，诸佛菩萨常护念故。”

时，舍利子复白佛言：“是诸菩萨为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一切时得，无不得时，为于六种波罗蜜多相应经典亦能常得？”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若诸菩萨常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勇猛信求不顾身命，有时不得诸余经典，无有是处。何以故？舍利子，是诸菩萨为趣无上正等菩提，示现、劝导、赞励、庆喜诸有情类，令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及余经典受持读诵，亦自于中

精勤修学，由斯福力，随所生处，法尔常遇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及余六种波罗蜜多相应经典恒不舍离。”

第五分魔事品第十一

尔时，具寿善现便白佛言：“世尊，所说住菩萨乘善男子等修善法时有诸魔事，云何名为菩萨魔事？”

佛告善现：“若诸菩萨欲说法要辩久乃生，菩萨当知是为魔事；或说法要辩乃卒生，菩萨当知是为魔事；或说法要辩过量生，菩萨当知是为魔事；或所欲说未尽便止，菩萨当知是为魔事；或说法要言词乱杂，菩萨当知是为魔事；或说法要言词间断，菩萨当知是为魔事；或说法时诸横事起，令所欲说不遂本心，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书写等时，或频申欠呿，或更相嗤笑，或互相轻凌，或身心躁扰，或失念散乱，或文句颠倒，或迷惑义理，或不得滋味心生厌舍，或横事卒起，或互相乖诤，由斯等事所作不成，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或作是念：‘我于此中不得受记，何用听为？’或作是念：‘此中不说我等名字，何用听为？’或作是念：‘此中不说我等生处城邑聚落，何用听为？’由此等缘心不清净，即从座起厌舍而去，无顾恋心，菩萨当知是为魔事。善现当知，若诸菩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心不清净厌舍去者，随彼所起不清净心厌舍此经，举步多少，便减尔所劫数功德，获尔所劫障菩提罪，受彼罪已，更尔所时发勤精进修菩萨行方可复本，是故名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弃舍能引一切智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相应经典，学不能引一切智智随顺二乘诸余经典，弃舍根本而攀枝叶，菩萨当知是为魔事。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能生菩萨世、出世间殊胜功德，由斯能引一切智智。若学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即学菩萨世、出世间殊胜功德，速能引发一切智智。善现当知，如痴饿狗，弃舍主食，反从仆使而求觅之。如是当来有诸菩萨，弃深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是愚痴类弃本求末，终不能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譬如有人欲观香象身量大小形类胜劣，得而不观反寻其迹，当知彼类甚为愚痴。如是当来有诸菩萨，弃深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是愚痴类弃本寻末，终不能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譬如有人为珍宝故求趣大海，既至海岸不入大海反观牛迹，作是念言：‘大海中水其量深广岂及此耶？此中亦应有诸珍宝。’当知彼类甚为愚痴。如是当来有诸菩萨，弃深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是愚痴类弃本求末，终不能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如有工匠或彼弟子，欲造大殿如天帝释殊胜殿量，见彼殿已而反规模日月宫殿，当知彼类甚为愚痴。如是当来有诸菩萨，弃深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是愚痴类弃大求小，终不能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如有欲见转轮圣王，见已不识舍至余处，见小国王观其形相，作如是念：‘转轮圣王形相威德岂胜于此？’当知彼类甚为愚痴。如是当来有诸菩萨，弃深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是愚痴类弃胜求劣，终不能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如有饥人，得百味美食，弃而求啖六十日谷饭，当知彼类甚为愚痴。如是当来有诸菩萨，弃深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是愚痴类弃胜求劣，终不能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如有贫人得无价宝，弃而翻取迦遮末尼，当知彼类甚为愚痴。如是当来有诸菩萨，弃深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是愚痴类舍胜取劣，终不能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诸菩萨若正书写、受持读诵、思惟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众辩卒起，乐说种种差别法门，令书写等不得究竟，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可书写不？”

世尊告曰：“不也，善现。若菩萨乘善男子等，书写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作如是念：‘我以文字书写般若波罗蜜多，如是文字即是般若波罗蜜多。’或依文字执有般若波罗蜜多，菩萨当知是为魔事。尔时，应诫彼菩萨言：‘汝今不应执有文字能书般若波罗蜜多，若作是执是为魔事，若舍此执便舍魔事。’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或念国土、城邑、王都、方处、师友，或念父母、妻子、眷属、伴侣、王臣，或念盗贼、诸恶禽兽、恶人、恶鬼，或念众集、妓乐、游戏、报恩、报怨，或念饮食、衣服、卧具及余资财，或念制造文颂书论，或念时节寒热丰俭，或念象、马、水、火等事，或念诸余所作事业，菩萨当知皆是魔事。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得大名利恭敬供养，彼由此缘废所作业，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恶魔方便执持种种世俗书论，或复二乘相应经典，授与菩萨作如是言：‘如是书典义味深奥，应勤修学舍所习经。’若此菩萨方便善巧，不应受著，彼不能引一切智智。若此菩萨受著恶魔所授书典舍所习经，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复次，善现，能听法者乐闻般若波罗蜜多，能说法者著乐懈怠不欲为说，或上相违，两不和合，不获说受，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复次，善现，能听法者具念慧力，乐闻般若波罗蜜多，能说法者欲往他方不获为说，或上相违，两不和合，不获说受，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爱重名利，能听法者不欲惠施，或上相违，两不和合，不获说受，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复次，善现，能听法者有信乐心，欲闻般若波罗蜜多，能说法者习诵不利不能为说，或能说者习诵通利乐为他说，能听法者疑不通利不欲听受，两不和合，不获说听，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乐为他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听法者不欲听受，或上相违，两不和合，不获说听，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复次，善现，能听法者乐闻般若波罗蜜多，能说法者身重疲极，眠睡所覆不能为说，或上相违，两不和合，不获说听，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或有人来说三恶趣种种苦事，劝舍菩提，

或有人来说人天趣种种乐事，皆是无常、苦、空、非我，劝入圆寂。彼由此言：‘书写等事，不得究竟。’心怀愁恼，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好领徒众，乐营他事不忧自业，能听法者一身无累，专修己事不忧他业，或上相违，两不和合，不获说听，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乐处喧杂，能听法者不乐喧杂，或上相违，两不和合，不获说听，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欲往他方危身命处，能听法者恐失身命不欲共往，或上相违，两不和合，不获说听，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欲往他方多贼、疾疫、饥渴国土，能听法者虑彼艰辛不肯共往，或上相违，两不和合，不获说听，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欲往他方，所经道路旷野险阻，多诸贼难及梅荼罗、恶兽、猎师、毒蛇等怖。能听法者欲随其去，能说法者方便试言：‘汝今何故无事随我，欲往如是诸险难处？宜善审思勿后忧悔。’能听法者闻已念言：‘师应不欲令我随往，设固随往，何必闻法？’由此因缘不随其去，两不和合，不获说听，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多有施主数相追随，听法者来请说般若波罗蜜多，或请书写、受持读诵、如说修行，彼多缘碍无暇教授，能听法者起嫌恨心，后虽教授而不听受，两不和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菩萨当知是为魔

事。

“复次，善现，有诸恶魔作种种形，至菩萨所方便破坏，令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不得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为他演说。是故，善现，住菩萨乘善男子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所有障碍，菩萨当知皆是魔事。”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何缘恶魔作诸形像，至菩萨所方便破坏，令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不得书写乃至演说？”

佛告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一切智智，如来所有一切智智能生佛教，佛教能生有情妙慧，有情妙慧能证无边诸烦恼断，烦恼断者一切恶魔不得其便。彼诸恶魔不得便故，多生忧苦如箭入心：‘勿我由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境界空缺。’是故恶魔作诸形像，至菩萨所方便破坏，令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不得书写乃至演说。”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云何恶魔作诸形像，至菩萨所方便破坏？”

佛告善现：“有诸恶魔作种种形，至菩萨所方便破坏，令其毁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谓作是言：‘汝所习诵无相经典非真般若波罗蜜多，我所习诵有相经典是真般若波罗蜜多。’作是语时，有诸菩萨未得受记，便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心生疑惑，由疑惑故便于般若波罗蜜多而生毁厌，由毁厌故遂不书写乃至演说，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复次，善现，有诸恶魔作种种形，至菩萨所谓菩萨曰：‘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唯证实际得声闻果，或能证得独觉菩

提，决定不能证得佛果，何缘于此唐设劬劳？’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第五分真如品第十二

“复次，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多诸魔事为作留难。菩萨应觉，觉已精勤，正念正知，方便远离。”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多诸留难。譬如无价大宝神珠，难得、具能、多诸怨贼；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理趣甚深具胜功德，诸菩萨众书写等时，多有恶魔为作留难，虽有乐欲而不能成。所以者何？有愚痴者为魔所魅，新学大乘善男子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为作留难。”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有愚痴者福慧薄劣，于广大法心不信乐，新学大乘善男子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为作留难。于当来世有愚痴者福慧薄劣，自于般若波罗蜜多不能信乐，见他于彼书写等时，承魔威力为作障碍，当知彼类获罪无边，多劫轮回受诸剧苦。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无魔事者，当知皆是佛威神力。所以者何？恶魔眷属虽勤方便，欲障般若波罗蜜多，而诸如来、应、正等觉亦勤方便，护念摄受，令书写等无诸留难。

“复次，善现，譬如女人多有诸子，或五或十乃至百千，其母得病，诸子各别勤求医药，咸作是念：‘云何令我母病除愈，命无障碍身名不灭，久住安乐苦受不生，诸妙乐具咸归我母？所以者何？生育我等，示世间事，甚大艰辛。’作是念已，竞设方便，求

安隐事覆护母身，勿为蚊虻、蛇蝎、风雨、人非人等非爱所触，勤加修饰令离众病，六根清净无诸忧苦。复以种种上妙乐具，供养恭敬而作是言：‘我母慈悲生育我等，诲示一切世间事业，我等岂得不报母恩？’如是如来、应、正等觉，常以种种善巧方便，护念般若波罗蜜多。若有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或书写者，如来亦以种种方便，勤加护念令无损恼。十方现在余世界中，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哀愍利乐诸有情者，亦以种种善巧方便，护念般若波罗蜜多，令诸恶魔不能毁灭，久住利乐一切世间。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应、正等觉，能正显了一切智智，能示世间诸法实相，一切智智亦从彼生。

“善现当知，三世诸佛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是故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应、正等觉，能正显了一切智智，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云何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佛说何法名为世间？”

佛告善现：“佛说五蕴名为世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色等五蕴无变坏相，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所以者何？色等五蕴无自性故，说名为空、无相、无愿，即真法界，非空等法可有变坏，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普能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施設心行种种差别，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所有散心，由法性故，无散心性；所有

略心，尽故、离故，无略心性；诸有贪心，由如实性，非有贪心；诸有瞋心，由如实性，非有瞋心；诸有痴心，由如实性，非有痴心；诸离贪心，离中非有；诸离瞋心，离中非有；诸离痴心，离中非有；所有广心，无增无减，亦非远离，已远离故，无广心性；所有大心，无来无去，亦无所住，无大心性；诸无量心，无生、无灭、无住、无异，无所依止，如太虚空，非无量心；诸无见心，无相可得故，离种种境故，非无见心；不可见心，非三眼境故，无心性故，非不可见心。由此等义，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若出若没，谓如实知彼有情类心、心所法若出若没皆依色、受、想、行、识生。谓诸有情心、心所法：或有依色、受、想、行、识，执如来死后或有、或非有、或亦有亦非有、或非有非非有：‘此是谛实，余皆愚妄’；或有依色、受、想、行、识，执我及世间或常、或无常、或亦常亦无常、或非常非无常：‘此是谛实，余皆愚妄’；或有依色、受、想、行、识，执我及世间或有边、或无边、或亦有边亦无边、或非有边非无边：

‘此是谛实，余皆愚妄’；或有依色、受、想、行、识，执命者即身或复异身：‘此是谛实，余皆愚妄’。如是，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若出若没。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若出若没，谓如实知诸所有色、受、想、行、识皆如真如无二无别。善现当知，如来真如即五蕴真如，五蕴

真如即世间真如，世间真如即一切法真如，一切法真如即预流果真如，预流果真如即一来果真如，一来果真如即不还果真如，不还果真如即阿罗汉果真如，阿罗汉果真如即独觉菩提真如，独觉菩提真如即一切菩萨摩訶萨行真如，一切菩萨摩訶萨行真如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即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真如，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真如即一切有情真如。善现当知，如是真如皆不相离，非一、非异、无尽、无二亦无二分、不可分别。

“善现当知，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证一切法真如究竟，方得无上正等菩提。由斯故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应、正等觉，是如来母，能示如来、应、正等觉世间实相。善现当知，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觉诸法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由如实觉真如相故，说名如来、应、正等觉。”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证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极为甚深，难见难觉。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用如是诸法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宣说开示、分别显了一切菩萨摩訶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谁能信解？唯有不退转菩萨摩訶萨，及诸愿满大阿罗汉，并具正见善男子等，闻佛说此甚深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能生信解。如来为彼，依自所证真如之相显示分别。”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所以者何？真如无尽是故甚深，唯有如来现等正觉无尽真如甚深之相，为诸菩萨摩訶萨众宣说开示令生信解。

“善现当知，色无尽故真如无尽，色甚深故真如甚深，色与真

如无差别故；受、想、行、识无尽故真如无尽，受、想、行、识甚深故真如甚深，受、想、行、识与真如无差别故。

“善现当知，眼处无尽故真如无尽，眼处甚深故真如甚深，眼处与真如无差别故；耳、鼻、舌、身、意处无尽故真如无尽，耳、鼻、舌、身、意处甚深故真如甚深，耳、鼻、舌、身、意处与真如无差别故。

“善现当知，色处无尽故真如无尽，色处甚深故真如甚深，色处与真如无差别故；声、香、味、触、法处无尽故真如无尽，声、香、味、触、法处甚深故真如甚深，声、香、味、触、法处与真如无差别故。

“善现当知，眼界无尽故真如无尽，眼界甚深故真如甚深，眼界与真如无差别故；耳、鼻、舌、身、意识界无尽故真如无尽，耳、鼻、舌、身、意识界甚深故真如甚深，耳、鼻、舌、身、意识界与真如无差别故。

“善现当知，色界无尽故真如无尽，色界甚深故真如甚深，色界与真如无差别故；声、香、味、触、法界无尽故真如无尽，声、香、味、触、法界甚深故真如甚深，声、香、味、触、法界与真如无差别故。

“善现当知，眼识界无尽故真如无尽，眼识界甚深故真如甚深，眼识界与真如无差别故；耳、鼻、舌、身、意识界无尽故真如无尽，耳、鼻、舌、身、意识界甚深故真如甚深，耳、鼻、舌、身、意识界与真如无差别故。

“善现当知，一切法无尽故真如无尽，一切法甚深故真如甚深，一切法与真如无差别故，是故真如极难信解。”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六十一

第五分甚深相品第十三

尔时，欲界十千天子，天主帝释而为上首，复有梵世二万天子，大梵天王而为上首，俱诣佛所顶礼双足，却住一面同白佛言：“世尊，所说诸甚深法以何为相？”

尔时，佛告诸天众言：“我所宣说诸甚深法，以空、无相、无愿、无作、无生、无灭、无所依止、无性为相。”

时，诸天众复白佛言：“佛所说法无所依止，譬如虚空不可表示。如来所说甚深法相，世间天、人、阿素洛等不能安立亦不能坏。何以故？世间天、人、阿素洛等皆是相故，诸有相者于无相相，不能安立亦不能坏。如来所说甚深法相，不堕色数，亦不堕受、想、行、识数，亦复不堕人非人数，人非人等不能成坏。”

尔时，佛告诸天众言：“设有人来作如是问：‘虚空谁作、谁能坏耶？’汝谓彼人为正问不？”

诸天众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虚空无体、无为、无相，宁可问言有成坏者？”

尔时，佛告诸天众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天众当知，我所宣说甚深法相亦复如是，不可安立、不可破坏，有佛、无佛法尔常住。佛于此相如实觉知，故名如来、应、正等觉。”

时，诸天众复白佛言：“如来所觉如是诸相，极为甚深，难见难觉。如来现觉如是相故，于一切法智无滞碍。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住如是相，分别开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诸有情集诸法相方便开示，令于般若波罗蜜多得无碍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如来常所行处，佛行是处证萨婆若，为诸有情分别开示。”

尔时，佛告诸天众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天众当知，一切法相，如来如实觉为无相。由此因缘，我说诸佛得无碍智无能及者。”

尔时，世尊告善现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佛母，能示世间诸法实相，是故诸佛依法而住，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摄受、护持所依住法，此法即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无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摄受、护持。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诸佛，能与诸佛作依止处，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是知恩者，能报恩者。若有问言：‘谁是知恩、能报恩者？’应正答言：‘佛是知恩、能报恩者。’何以故？一切世间知恩、报恩无过佛故。”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云何如来、应、正等觉知恩、报恩？”

佛告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乘如是乘，行如是道，来至无上正等菩提，得菩提已，于一切时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摄受、护持是乘是道无时暂废。此乘此道，当知即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名如来、应、正等觉知恩、报恩。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无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觉一切法无实作用，以能作者无所有故；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无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觉一切法无所成办，以诸形质不可得故。善现当知，以诸如来、应、正等觉，知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觉一切法皆无作用、无所成办，于一切时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摄受、护持曾无间断，故名真实知恩、报恩。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无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罗

蜜多，于一切法无作、无成、无生智转，复能知此无转因缘，是故应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应、正等觉，亦能如实示世间相。”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如来常说一切法性无生无起、无知不见，如何可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应、正等觉，亦能如实示世间相？”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一切法性无生无起、无知不见。云何法性无生无起、无知不见？以一切法空无所有、无所依止、无所系属，由此因缘无生无起、无知不见。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虽能生佛示世间相，而无所生亦无所示。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色、受、想、行、识故，名示色、受、想、行、识相。”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云何般若波罗蜜多不见色、受、想、行、识故，名示色、受、想、行、识相？”

佛告善现：“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不缘诸色、受、想、行、识而起于识，名不见色、受、想、行、识，由不见故，名示色、受、想、行、识相。由如是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复次，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示如来、应、正等觉世间空故、离、净、寂故，说名能示世间实相，以诸世间无不皆以空、离、净、寂为实相故。”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大事故出现世间，为不可思议事故、不可称量事故、无数量事故、无等等事故出现世间。”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善现，云何甚深般若波

罗蜜多为大事故出现世间？谓诸如来、应、正等觉，皆以济拔一切有情无时暂舍而为大事，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此事故出现世间。

“善现，云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不可思议事故、不可称量事故、无数量事故、无等等事故出现世间？谓诸如来、应、正等觉所有佛性、如来性、自然觉性、一切智性，皆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此事故出现世间。”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为但如来、应、正等觉所有佛性、如来性、自然觉性、一切智性，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为色、受、想、行、识乃至一切法，亦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

佛告善现：“非但如来、应、正等觉所有佛性、如来性、自然觉性、一切智性，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色、受、想、行、识乃至一切法，亦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所以者何？于一切法真实性中，心及心所皆不可得。

“善现当知，诸所有色、受、想、行、识及一切法皆不可施設故，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何以故？如是诸法无自性故、不可得故、自性空故。复次，善现，诸所有色、受、想、行、识及一切法皆不可得故，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何以故？如是诸法无限量故、无所有故、自性空故。复次，善现，诸所有色、受、想、行、识及一切法皆无限量故，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何因缘故，诸所有色、受、想、行、识及一切法皆无限量？”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虚空为有心、心所法能限量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诸所有色、受、想、行、识及一切法亦复如是，自性空故，心、心所法不能限量。由此因缘，诸所有色、受、想、行、识及一切法无限量故，皆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善现当知，以一切法皆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故，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所有佛法、如来法、自然觉法、一切智法亦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

“善现当知，如是诸法皆不可思议，思议灭故；不可称量，称量灭故；无数量，数量灭故；无等等，等等灭故。善现当知，如是诸法皆不可思议，过思议故；不可称量，过称量故；无数量，过数量故；无等等，过等等故。善现当知，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者，但有增语都无真实。善现当知，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者，皆如虚空都无所有。由此因缘，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所有佛法、如来法、自然觉法、一切智法，皆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声闻、独觉、世间天、人、阿素洛等，皆悉不能思议、称量、数量、等等此诸法故。”

如来说此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法时，会中有五百苾芻、二十苾芻尼，诸漏永尽心得解脱；复有六万邬波索迦、三万邬波斯迦，于诸法中远离尘垢生净法眼；复有二十菩萨摩訶萨得无生法忍，世尊记彼于贤劫中当得作佛度有情众。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实为大事出世间不？”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实为大事出于世间。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具能成办一切智地，若声闻地、

若独觉地皆在此摄。

“善现当知，如刹帝利灌顶大王，威德自在降伏一切，以诸国事付嘱大臣，端拱无为安隐受乐；如来亦尔，为大法王，威德自在降伏一切，以诸佛法、若独觉法、若声闻法，悉皆付嘱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普令成办。是故，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实为大事出于世间。

“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为摄受执著色故乃至识故出于世间，不为摄受执著预流果故乃至一切智智故出于世间。”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云何般若波罗蜜多亦不为摄受执著一切智智故出于世间？”

佛言：“善现，于意云何？汝颇见有阿罗汉果可摄受执著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我不见有阿罗汉果可于其中摄受执著。”

佛言：“善现，善哉！善哉！我亦不见有如来法可于其中摄受执著。是故，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为摄受执著一切智智故出于世间。”

尔时，欲界梵世天子俱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难见难觉极难信解。若诸有情曾于过去无量佛所，发弘誓愿、多种善根乃能信解。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一切皆成随信行等，彼有情类若经一劫若一劫余修自地行，不如有人一日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忍乐、思惟、称量、观察，所获功德胜彼无量。”

尔时，佛告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天子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疾得涅槃，胜前所说随

信行等若经一劫若一劫余修自地行，况忍乐等！”

时，诸天子闻佛所说，欢喜踊跃顶礼如来，右绕三匝辞退还宫，去众未远忽然不现，随所属界各住本宫，劝进诸天修殊胜行。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若诸菩萨能于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从何处没来生此间？”

佛告善现：“若诸菩萨闻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信解不疑不闷，乐见、乐闻、忆念、思惟甚深义趣，常乐随逐能说法者，如犊随母曾无暂离，乃至未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趣究竟通利能为他说，终不远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说法师经须臾顷，是诸菩萨从人中没来生此间，依宿胜因能成是事。”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颇有菩萨成就如是殊胜功德，承事供养他方佛已，从彼处没来生此耶？”

佛告善现：“有诸菩萨成就如是殊胜功德，承事供养他方佛已，从彼处没来生此间。

“复次，善现，有诸菩萨成就如是殊胜功德，先世已于喜足天上，承事供养慈氏菩萨，闻深般若波罗蜜多，请问其中甚深义趣，从彼处没来生此间。

“复次，善现，有诸菩萨先世虽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于其中不能请问甚深义趣，今生人中，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疑惑、迷闷、难可开悟。所以者何？不了义者心多疑惑、迷闷、难喻。

“复次，善现，有诸菩萨先世虽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曾请问其中义趣，或经一日乃至五日，而不精进如说修行。今生人中，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虽经少时，其心坚固无能坏者，若离般若波罗蜜多及说法师请问深义，寻便退失。所以者何？此诸菩萨

虽于前世得闻般若波罗蜜多，亦能请问甚深义趣，而不精进如说修行故，于今生于深般若波罗蜜多，或时乐闻或时不乐，或时坚固或时退失，其心轻动进退非恒，如堵罗绵随风飘转。如是菩萨新学大乘，虽有信心而不坚净，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能长时信乐随转，于二乘地或当堕一。

第五分船等喻品第十四

“复次，善现，譬如商侣游泛大海，其船卒破，于中诸人若能取木器物、浮囊、板片、死尸为所依附，当知彼类终不没死，得至安隐大海彼岸，无损无害受诸快乐。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若于大乘有信、有忍、有乐、有欲，有精进、有胜解，有不放逸、有胜意乐，有舍、有敬、有清净心，有于无上正等菩提不舍善轭，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所依附，当知此类终不中道退入声闻或独觉地，定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如有男子或诸女人，持烧熟瓶诣河取水，若池、若井、若泉、若渠，当知此瓶终不烂坏。何以故？是瓶善熟堪任盛水，极坚牢故。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若于大乘有信、有忍、有乐、有欲，有精进、有信解，有不放逸、有胜意乐，有舍、有敬、有清净心，有于无上正等菩提不舍善轭，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当知此类终不中道退入声闻或独觉地，定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如有商人具善巧智，先在海边固修船已，方牵入水知无穿穴，后持财物置上而行，当知彼船必不坏没，人物安隐达所至处。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若于大乘有信、有忍、有乐、有欲，有精进、有胜解，有不放逸、有胜意乐，有舍、有敬、有清静

心，有于无上正等菩提不舍善轭，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当知此类终不中道退入声闻或独觉地，定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譬如有人年百二十，老耄衰朽复加众病，谓风、热、痰或三焦病，是老病人欲从床座起往他处而自不能。有二健人各扶一腋，徐策令起而告之言：‘莫有所难，随意欲往，今我二人终不相弃，必达所趣安隐无损。’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若于大乘有信、有忍、有乐、有欲，有精进、有胜解，有不放逸、有胜意乐，有舍、有敬、有清净心，有于无上正等菩提不舍善轭，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当知此类终不中道退入声闻或独觉地，定证无上正等菩提。与上相违是名黑品。”

第五分如来品第十五之一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新学菩萨云何应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新学菩萨欲学般若波罗蜜多，先应亲近承事善友。若能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教诫教授诸菩萨者，是名善友。谓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应勤修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汝勤修时，应无所得而为方便，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汝回向时，勿以色、受、想、行、识故而取菩提。所以者何？一切智智性非所取。汝善男子，于诸声闻、独觉等地勿生贪著。’若能如是教诫教授新学菩萨，令其渐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善友。”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是诸菩萨发菩提心，欲趣菩提甚为难事。”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诸菩萨众所作甚难，谓为利乐诸世

间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作是誓言：‘我为济拔诸世间故，为诸世间作舍宅故，为诸世间作归依故，为诸世间作洲渚故，示诸世间究竟道故，为诸世间作导师故，为诸世间作所趣故，发勤精进趣大菩提。’善现，云何诸菩萨众誓为济拔诸世间故，发勤精进趣大菩提？谓诸菩萨见诸世间没生死苦不能出离，发勤精进趣大菩提，为拔彼苦说正法要。善现，云何诸菩萨众为诸世间作舍宅故，发勤精进趣大菩提？谓诸菩萨欲为世间说一切法皆不和合，发勤精进趣大菩提。”

善现白言：“云何菩萨欲为世间说一切法皆不和合？”

佛言：“善现，诸菩萨众欲为世间宣说五蕴及一切法皆不和合，无缚无解、无生无灭，由此便能覆护一切犹如舍宅。

“善现，云何诸菩萨众为诸世间作归依故，发勤精进趣大菩提？谓诸菩萨欲令世间解脱一切生老病死愁叹忧苦，发勤精进趣大菩提，方便善巧说正法要。

“善现，云何诸菩萨众为诸世间作洲渚故，发勤精进趣大菩提？谓诸菩萨趣大菩提，欲为世间说五取蕴前后际断，由此断故一切法断，此一切断即是寂灭微妙涅槃，亦是如实无颠倒性。譬如小大海河池中，高地可居说为洲渚；涅槃亦尔，安隐处故。

“善现，云何诸菩萨众示诸世间究竟道故，发勤精进趣大菩提？谓诸菩萨趣大菩提，欲为世间说色究竟不名为色，受、想、行、识余法亦尔，究竟法性非色等故。”

具寿善现白言：“世尊，若色等法究竟法性不名色等，应诸菩萨已得菩提，究竟性中无分别故。”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究竟性中都无分别，而诸菩萨甚为

难事，虽能如是观一切法，而不作证亦不沉没，作是念言：‘我于此法现等觉已，为诸世间宣说开示，令知如是究竟道相。’

“善现，云何诸菩萨众为诸世间作导师故，发勤精进趣大菩提？谓诸菩萨趣大菩提，欲为世间说色本性无生无灭，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欲为世间说预流果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诸法本性无生无灭。

“善现，云何诸菩萨众为诸世间作所趣故，发勤精进趣大菩提？谓诸菩萨趣大菩提，欲为世间宣说开示色以虚空为所趣，受、想、行、识及一切法亦以虚空为所趣；欲为世间宣说开示色无所趣与虚空等，受、想、行、识及一切法亦无所趣与虚空等。如太虚空无来无去、无作无住、无生无灭，诸法亦尔，皆如虚空无所分别。何以故？诸色空故无来无去，受、想、行、识及一切法亦皆空故无来无去。所以者何？以一切法无不用空、无相、无愿、无造、无作、无生、无性、如梦、如幻、无我、无边、寂静、涅槃、无取、无舍、无来、无去、最极寂灭而为所趣，彼于是趣不可超越。”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谁能信解如是深法？”

佛告善现：“若诸菩萨久修大行，已曾供养无量诸佛，于诸佛所发弘誓愿，所种善根皆已成熟，无量善友摄受护念，于此深法能生信解。”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是诸菩萨以何为性？”

佛告善现：“是诸菩萨调伏远离而为其性，由此性故，能知能了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是诸菩萨能知能了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何所趣？”

佛告善现：“是诸菩萨趣一切智。”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诸菩萨证是趣已，能为无量无边有情作所归趣。”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若诸菩萨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能为无量无边有情作所归趣。”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是诸菩萨能为难事，谓著如是坚固甲冑，欲度无量无边有情令入涅槃，而有情类都不可得。”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复次，善现，是诸菩萨所著甲冑，不属诸色、受、想、行、识，不属声闻、独觉、菩萨、一切智智及一切法。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皆无所属。”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住声闻、独觉等地。”

佛告善现：“汝观何义作如是说？”

善现答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所住著。若修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都无所修，亦无修者，修时、修处及由此修皆不可得。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决定法，若修虚空、修一切法、修无边际、修无摄受，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复次，善现，应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观察不退转菩萨摩訶萨。谓诸菩萨若不贪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执他语及他教敕以为真要，非但信他而有所作，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沉、不没、无疑、无悔亦不迷闷，欢喜乐闻深心信受，是诸菩萨定不退转。如是菩萨先世已闻甚深般若波罗蜜

多所有义趣，故今得闻心无惊等。”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诸菩萨闻深般若波罗蜜多心无惊等，是诸菩萨云何观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是诸菩萨应以随顺一切智心，观察般若波罗蜜多。”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云何随顺一切智心，观察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若诸菩萨随顺虚空，观察般若波罗蜜多，是为随顺一切智心，观察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以一切智无量无边，若无量无边即非色亦非受、想、行、识，无得、无现观、无智、无识，无生、无灭、无修、无作，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无方、无域亦无所住，唯可说为无量无边。善现当知，虚空无量无边故一切智亦无量无边，一切智无量无边故无能证者，非色能证乃至非识能证，非布施波罗蜜多能证乃至非般若波罗蜜多能证。所以者何？色乃至识即一切智，无二无别；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即一切智，无二无别。”

尔时，欲界梵世天子俱诣佛所，同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极为甚深，难见难觉。”

尔时，佛告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我观此义初成佛时，宴坐思惟不乐说法，谓作是念：‘我法甚深，非诸世间卒能信受。’我所证法即是般若波罗蜜多，此法甚深，非能证、非所证、无证处、无证时，由此而证亦不可得。天子当知，虚空甚深故此法甚深，我甚深故此法甚深，一切法性无来去故此法甚深。”

时，诸天子复白佛言：“甚奇，世尊！佛所说法，一切世间极

难信解。佛所说法无取无舍，世间有情行取舍故。”

尔时，佛告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佛所说法微妙甚深，于一切法皆能随顺，无所障碍与虚空等。佛所说法毕竟不生，一切生法不可得故。佛所说法都无处所，一切处所不可得故。”

佛言：“善现，如是，如是。”

时，诸天子便白佛言：“大德善现是真佛子，随如来生，诸有所说，一切皆与空相应故。”

尔时，善现语诸天子：“汝等说我随如来生，云何善现随如来生？谓随如来真如生故，一切生法不可得故。如来真如无来、无去、本性不生，善现真如亦无来去、本性不生，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即一切法真如，一切法真如即如来真如，如来真如无真如性，亦无不真如性，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无变异、无分别、遍一切处，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常住为相而无所住，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无所挂碍，一切法真如亦无所挂碍，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与一切法真如同一真如，无二、无别、无造、无作，如来真如常真如相，无时非真如相，是故真如无二无别，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于一切处无忆念、无分别，一切法真如于一切处亦无忆念、无分别，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无别异不可得，一切法真如亦无别异不可得，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不离诸法真如，诸法真如不离如来真如，如来真如常真如相，无时非真如相，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

善现随如来生。虽说随生而无所随生，以善现真如不异佛故。如来真如非去来，今一切法真如亦非去来，今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即是如来真如，如来真如随过去真如，过去真如随如来真如，如来真如随未来真如，未来真如随如来真如，如来真如随现在真如，现在真如随如来真如，如来真如随三世真如，三世真如随如来真如，如来真如与三世真如无二无别，一切法真如、善现真如亦无二无别，故说善现随如来生。菩萨真如即佛真如，诸菩萨众由真如故，得菩提时说名如来、应、正等觉。如来证得此真如时，三千世界六种变动。我于如是诸法真如深生信解，故说善现随如来生。

“天子当知，然我善现不由色故乃至识故随如来生，亦不由预流果故乃至独觉菩提故随如来生，亦不由一切智故随如来生，但由真如故随如来生。天子当知，然我善现不随色、受、想、行、识生，不随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生，故我善现随如来生。”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如是如来甚深微妙。”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如是如来甚深微妙。”

当说如是如来相时，三千苾芻，诸漏永尽，心得解脱，成阿罗汉；五百苾芻尼，远离尘垢，生净法眼；五千天人，得无生法忍；六千菩萨，诸漏永尽，心得解脱。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今此众中六千菩萨，曾于过去五百佛所亲近供养，虽修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而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起别异想修别异行，故于今时虽闻大法，而尽诸漏心得解脱故。舍利子，诸菩萨众虽有菩萨道空、无相、无

愿，而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便证实际堕于声闻或独觉地。

“舍利子，譬如有鸟，其身广大百踰缮那乃至五百，翅羽未成或已衰朽。是鸟从彼三十三天，投身而下趣赡部洲，于其中道歎作是念：‘我今还上三十三天。’于汝意云何？是鸟能还三十三天不？”

舍利子曰：“不也，世尊。”

佛告舍利子：“是鸟中路或作是愿：‘至赡部洲当令我身无损无苦。’于意云何？是鸟所愿可得遂不？”

舍利子曰：“不也，世尊。是鸟至此赡部洲时，其身决定有损有苦，或复近死或致命终。何以故？是鸟身大，从远而堕，翅羽未成或衰朽故。”

佛告舍利子：“有菩萨乘善男子等亦复如是，虽发无上正等觉心，已经殄伽沙数大劫，勤修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亦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而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便证实际堕于声闻或独觉地。舍利子，是诸菩萨虽念三世诸佛戒蕴乃至解脱知见蕴而心取相，不如实知如是五蕴真实功德，但闻空声取相执著回向菩提，便堕声闻或独觉地。何以故？舍利子，是诸菩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法应尔故。”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若诸菩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虽具无量福德资粮，而于菩提或得、不得。是故菩萨欲得菩提，决定不应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六十二](#)

第五分如来品第十五之二

尔时，欲界梵世天子，恭敬合掌俱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极难信解，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最甚深极难信解。”

尔时，佛告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无上菩提非难信得。何以故？以一切法毕竟空故，空中无法信证余法。所以者何？以一切法自性皆空，若为永断如是法故说如是法，此法亦空。由此因缘，于佛无上正等菩提，能证、所证、能知、所知一切空寂，是故无上正等菩提非难信解、非难证得，以一切法无不皆空，如是信知便证得故。”

佛告善现：“无上菩提能信证者不可得故，无上菩提非实有故，无积集故，说难信得。”

时，舍利子语善现言：“以一切法毕竟空故，无上菩提极难信得。所以者何？以一切法都无自性皆如虚空。譬如虚空不作是念：

‘我当信得无上菩提。’诸法亦尔，是故无上正等菩提极难信得。

“复次，善现，若佛菩提非难信得，则不应有如殑伽沙诸菩萨众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后还退转，故佛菩提极难信得。”

善现对曰：“于意云何？色于菩提有退转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受、想、行、识于菩提有退转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离色，有法于菩提有退转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离受、想、行、识，有法于菩提有退转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色真如于菩提有退转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受、想、行、识真如于菩提有退转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离色真如，有法于菩提有退转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离受、想、行、识真如，有法于菩提有退转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真如于菩提有退转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离真如于菩提有退转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时，具寿善现谓舍利子言：“若一切法谛故、住故，都无所有皆不可得，说何等法可于无上正等菩提而有退转？”

舍利子言：“如汝所说实无有法，亦无有情可于菩提说有退转。若尔，何故佛说三种住菩萨乘，但应说一，又不立三乘有异，唯应有一正等觉乘。”

时，满慈子便白具寿舍利子言：“应问善现为许有一菩萨乘不？然后可难应无三乘建立差别，唯应有一正等觉乘。”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为许有一菩萨乘不？”

善现报言：“真如颇有二种菩萨及三乘耶？”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真如颇有一菩萨乘、一佛乘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真如颇有一法可见名一菩萨及一乘耶？”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时，具寿善现谓舍利子言：“若一切法谛故、住故，都无所有皆不可得，菩萨三乘亦复如是，如何可责有一、有三？若诸菩萨闻说真如无差别相，不惊、不怖亦不沉没，是诸菩萨疾证菩提，定无退转。”

尔时，世尊赞善现曰：“善哉！善哉！汝今乃能为诸菩萨善说法要。汝之所说承佛威神，一切如来随喜汝说。若诸菩萨于法真如无差别相深生信解，闻说如是诸法真如，不惊、不怖亦不沉没，是诸菩萨疾证无上正等菩提，定无退转。”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若诸菩萨成就此法，定证无上正等觉耶？”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是诸菩萨决定不堕声闻等地。”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若诸菩萨欲证菩提，应云何住？应云何学？”

佛告善现：“若诸菩萨欲证菩提，于诸有情应平等住，谓于彼类应起等心、慈心、悲心、喜心、舍心、不异心、谦下心、利益心、安乐心、无瞋恼心、如父母心，亦以此心应与其语。善现当知，若诸菩萨欲证菩提，应如是住、应如是学。”

第五分不退品第十六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我等当以何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訶萨？”

佛告善现：“若诸菩萨能如实知异生、声闻、独觉、菩萨及如来地，虽说有异，而于诸法真如性中，无变异、无分别，无二、无二分。是诸菩萨虽实悟入诸法真如，而于真如无所分别；虽闻真如与一切法无二无别，而无疑滞；虽闻诸法种种异相，而于其中无所执著。是诸菩萨终不轻尔而发语言，诸有所说皆引义利，终不观他好恶长短，平等怜愍而为说法。若诸菩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定于无上正等菩提不复退转。

“复次，善现，是诸菩萨不观外道沙门梵志形相言说，谓彼于法实知实见，或能施設正见法门，无有是处，终不礼敬外道天神，亦不供养而求胜福。

“复次，善现，是诸菩萨不堕恶趣，不受女身，亦不生于卑贱种族，除为度脱彼有情类示同类生方便摄受。

“复次，善现，是诸菩萨常乐受行十善业道，亦能方便劝他受行，乃至梦中亦无所犯。

“复次，善现，是诸菩萨诸所受持、思惟、读诵种种经典令极通利，皆为利乐一切有情。恒作是念：‘我以此法为诸有情宣说开示，常令一切法愿满足。’复持如是法施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所求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是诸菩萨于佛所说甚深法门，决定不生疑惑、犹豫，亦不迷闷，欢喜信受；诸所发言皆为饶益，知量而说言词柔软；寢寐轻少烦恼不行，入出往来心不迷谬；恒时安住正念正知，进止威仪亦复如是；诸所游履必观其地，安详系念正视而行，运动语言常无卒暴；诸所受用卧具、衣服皆常香洁无诸臭秽，亦无垢膩虬虱等虫；恒乐清闲常无疾病，身中无有八万户虫。所以者何？是

诸菩萨善根增上出过世间，如如善根渐渐增长，如是如是身心清净。”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是菩萨心云何清净？”

佛告善现：“是诸菩萨如如善根渐渐增长，如是如是心中一切谄曲矫诳皆永不行，由此因缘，一切烦恼及余不善皆永息灭，亦超声闻及独觉地，疾趣无上正等菩提，由此应知心常清净。

“复次，善现，是诸菩萨不重利养、不徇名誉，心离嫉慳、身无愆失，闻甚深法心不迷谬，智慧深固恭敬信受，随所听闻皆能会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诸所造作世间事业亦依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会入法性，不见一事出法性者；设有不与法性相应，亦能方便会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理趣，由斯不见出法性者。

“复次，善现，是诸菩萨设有恶魔现前化作八大地狱，一一狱中化作无量百千菩萨皆被猛焰交彻烧然，告菩萨言：‘此诸菩萨皆由受得不退转记，故堕如是大地狱中，恒受如斯猛利大苦。汝等既受不退转记，当如此类受斯大苦。是故汝等应疾舍弃大菩提心，可脱斯苦当生天上或生人中，富贵自在受诸快乐。’时，诸菩萨见闻此事，其心不动亦不惊疑，但作是念：‘若诸菩萨已受菩提不退转记，更堕恶趣受诸苦恼如愚异生，必无是处。今见闻者定是恶魔所作所说，皆非实有。’

“复次，善现，是诸菩萨设有恶魔作沙门像，来至其所说如是言：‘汝先所闻、受持读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皆是邪说，应疾舍弃勿谓为真。汝等若能速疾舍弃，我当教汝真净佛法，令汝速证无上菩提。汝先所闻非真佛语，是诸文颂者虚诳撰集，我之所说是真佛语。’善现当知，若诸菩萨闻如是语心动惊疑，应知未受

不退转记。若诸菩萨闻如是语心不惊疑，但随无作、无相、无生法性而住，应知己受不退转记，是诸菩萨诸有所作，不信他语，不随他教而便动转。如阿罗汉诸有所为，不信他语，现证法性无惑无疑，一切恶魔不能倾动；不退菩萨亦复如是，一切声闻、独觉、外道、诸恶魔等不能破坏，令于菩提而生退屈。

“复次，善现，是诸菩萨设有恶魔来诣其所，诈现亲友作如是言：‘汝等所行是生死法非菩提行。汝等今应修尽苦道，速尽众苦得般涅槃，现在苦身尚应厌舍，况更乐受当来苦身！宜自审思舍先所信。’是诸菩萨闻彼语时心不惊疑，但作是念：‘如是说者定是恶魔。’时，彼恶魔复语菩萨：‘欲闻菩萨无益行耶？谓诸菩萨经如殑伽沙数大劫，以无量种上妙供具供养诸佛，复于殑伽沙等佛所修无量种难行梵行，亲近承事如殑伽沙诸佛世尊，请问无量无边菩萨所应修道：云何应住？云何应行？云何应学诸菩萨道？殑伽沙等诸佛世尊如所请问次第为说，彼诸菩萨如教而住、如教而行、如教而学，经无量劫尚不能证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况今汝等可能证得？’是时，菩萨虽闻其言，而心不动亦无疑惑。

“时，彼恶魔复于是处，化作无量苾芻形像，告菩萨曰：‘此诸苾芻皆于过去，经无数劫修无量种难行梵行，而不能得无上菩提，今皆退住阿罗汉果，云何汝等能证菩提？’是诸菩萨见闻此已，即作是念：‘定是恶魔为扰乱我作如是事，定无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至圆满位不证无上正等菩提，退住声闻、独觉等地。’复作是念：‘若诸菩萨如佛所说修菩提行，不证无上正等菩提，必无是处。当知今者所见所闻，定是恶魔所作所说。’

“复次，善现，是诸菩萨设有恶魔作苾芻像，来至其所作如是

言：‘一切智智与虚空等，无性为性自相本空，诸法亦然都无所
有，此中无法可名能证，亦无有法可名所证，证处、证时及由此证
皆不可得。既一切法与虚空等，无性为性自相本空，汝等何缘唐受
勤苦，求证无上正等菩提？汝先所闻诸菩萨众应求无上正等菩提，
皆是魔说非真佛语。汝等应舍大菩提心，勿妄为他虚受勤苦。’是
诸菩萨闻彼语时，能如实知：‘是恶魔事欲退败我大菩提心，我今
更应坚固其志，不应信受恶魔所说。’

“复次，善现，是诸菩萨若欲调心入四静虑，随意能入游观自
在，为度有情还生欲界，虽生欲界而不染欲，亦不退失所修静虑。

“复次，善现，是诸菩萨不贵名声不著称誉，于有情类无恚恨
心，常欲令其得胜利乐；往来入出无散乱心，进止威仪恒住正念；
为有情故虽处居家，而于其中不生贪著；虽现受欲而常厌怖，如涉
险路心恒惊恐；虽有所食惶惧不安，但念何时出斯险难；虽现受用
种种珍财，而于其中不起贪爱；不以邪命非法自活，宁自殒歿不损
于人。所以者何？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人中尊、人中善
士、人中龙象、人中莲华、人中调御、人中勇健，本为利乐一切有
情，现处居家方便饶益，岂为自活侵损于人？所以者何？是诸菩萨
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力所持故。

“复次，善现，是诸菩萨有执金刚药叉神王常随左右密为守
护，不为一切人非人等邪魅威力损害身心。由此因缘，是诸菩萨乃
至无上正等菩提，身意泰然常不狂乱，具丈夫相诸根圆满，心行调
善恒修净命，不行幻术、占相、吉凶、咒禁、鬼神、合和汤药、诱
逛卑末、结好贵人、侮傲圣贤、亲昵男女，不为名利自赞毁他，不
以染心瞻顾戏笑，戒见清净志性淳质。

“复次，善现，是诸菩萨于诸世间文章技艺，虽得善巧而不爱著，达一切法不可得故，皆杂秽语邪命摄故。于诸世俗外道书论，虽亦善知而不乐著，达一切法本性空故。又诸世俗外道书论，所说理事多有增减，于菩萨道非随顺故。

“复次，善现，是诸菩萨复有所余诸行、状、相，吾当为汝分别解说。谓彼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达诸法空，不乐观察论说众事、王事、贼事、军事、战事、城邑、聚落、象马车乘、衣服、饮食、卧具、华香、男女好丑、园林、池沼、山海等事，不乐观察论说药叉、罗刹娑等诸鬼神事，不乐观察论说街衢、市肆、楼阁、商贾等事，不乐观察论说歌舞、妓乐、俳优、戏谑等事，不乐观察论说洲渚、船筏、桥梁、珠宝等事，不乐观察论说星辰、寒热、风雨、吉凶等事，不乐观察论说种种法义相违、文颂等事，不乐观察论说异生、独觉、声闻相应之事；但乐观察论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事。是诸菩萨常不远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常不远离一切智心，不好乖违、乐和诤讼，常怖正法、不爱非法，恒慕善友、不乐恶友，好出法言、离非法言，乐见如来、欣出家众；十方国土有佛世尊宣说法要，愿往生彼亲近供养听闻正法。是诸菩萨多从欲界、色界天歿，生赡部洲中国人趣，善于技艺、咒术、经书、地理、天文及诸法义，或生边地大国大城，与诸有情作大饶益。

“复次，善现，是诸菩萨终不自疑‘我为退转、为不退转？’于自地法亦不生疑‘为有、为无？’于诸魔事善能觉了，如预流者于自地法终不生疑，设有恶魔种种惑乱不能倾动。如有造作无间业者，彼无间心恒常随逐，乃至命尽不能舍离，设起余心不能遮伏；此诸菩萨亦复如是，不退转心恒常随逐，安住菩萨不退转地，世间

天、人、阿素洛等不能动坏自所得法。于诸魔业善能觉知，所证法中常无疑惑，虽生他世亦不发起声闻、独觉相应之心，亦不自疑‘我于来世能证无上佛菩提？’不安住自地，不随他缘，于自地法无能坏者。

“所以者何？是诸菩萨成就无动无退转智，一切恶缘不能倾动，其心坚固踰于金刚。设有恶魔作佛形像，来至其所作如是言：

‘汝今应求阿罗汉果，永尽诸漏入般涅槃。汝未堪受大菩提记，亦未证得无生法忍。汝今未有不退转地诸行、状、相，如来不应授汝无上大菩提记。’是诸菩萨闻彼语时，心无变动亦不退没、无惊、无怖，但作是念：‘此定恶魔或魔眷属化作佛像，来至我所作如是说，若真佛说不应有异。’若诸菩萨闻彼语时，能作如是观察忆念：‘定是恶魔化为佛像，令我远离甚深般若，令我弃舍无上菩提，是故不应随彼所说。’时，魔惊怖即便隐没。是诸菩萨定已安住不退转地，过去诸佛久已授彼大菩提记。所以者何？是诸菩萨具不退地诸行、状、相，故能觉知恶魔事业，令彼隐没更不复现。

“复次，善现，是诸菩萨摄护正法不惜身命，况余珍财、朋友、眷属？为护正法勇猛精进，恒作是念：‘如是正法即是诸佛清净法身，一切如来恭敬供养。我今摄护如是正法，即为摄护诸佛法身。’复作是念：‘如是正法通属三世诸佛世尊，我亦堕在未来佛数。佛已授我大菩提记，诸佛正法即我所有，我今即为护自正法。我未来世得作佛时，亦为有情宣说此法。’是诸菩萨见斯义利，摄护如来所说正法、不惜身命、亲属、珍财，乃至菩提常无懈倦。

“复次，善现，是诸菩萨闻佛说法无惑无疑，闻已受持常不丢失。”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是诸菩萨但闻佛语，无惑、无疑、常不忘失，为闻菩萨及声闻等所说正法，亦能如是？”

佛告善现：“是诸菩萨普闻一切有情言音、文字、义理皆能通达，无惑、无疑、常不忘失。所以者何？是诸菩萨于诸法中得无生忍，已善通达诸法实性，闻皆耳顺并无疑惑，又得闻持陀罗尼故，常能忆念终不忘失。善现当知，是为不退转菩萨摩訶萨诸行、状、相。”

第五分贪行品第十七之一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希有，世尊！是诸菩萨成就如是大功德聚。世尊能如殑伽沙劫说不退转诸行、状、相，惟愿如来、应、正等觉复为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令诸菩萨安住其中修菩提行疾得圆满！”

佛告善现：“善哉！善哉！汝今乃能问如是事。谛听！谛听！当为汝说。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谓空、无相、无愿、无作、无生、无灭、非有、寂静、离染、涅槃增语所显。”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为但此法名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为一切法皆得名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

佛告善现：“余一切法亦得名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所以者何？谓一切色、受、想、行、识亦名甚深。

“善现，云何色乃至识亦名甚深？谓真如甚深故，色乃至识亦名甚深。复次，善现，若处无色名色甚深，广说乃至若处无识名识甚深。”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希有，世尊！微妙方便遮遣五蕴显示涅槃。”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若诸菩萨能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审谛观察，作如是念：‘我今应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教而住，我今应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学。’是诸菩萨由能如此依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审谛观察，精进修行乃至一日，所获福聚无量无边。

“如贪行人复多寻伺，与他美女共为邀契，彼女限碍不获赴期，此人欲心炽盛流注。善现，于意云何？其人欲心于何处转？”

“世尊，此人欲心于女处转，谓作是念：‘彼何当来共会，于此欢娱戏乐？’”

“善现，于意云何？其人昼夜几欲念生？”

“世尊，此人昼夜欲念甚多。”

佛告善现：“若诸菩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审谛观察，精进修行乃至一日，所超生死流转劫数，与贪行人经一昼夜所起欲念其数量等。

“善现当知，是诸菩萨随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审谛观察精进修行，随能解脱能碍无上正等菩提所有过失，是故菩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审谛观察精进修行无懈倦者，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当知，若诸菩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审谛观察精勤修行，经一昼夜，所获功德，胜诸菩萨离深般若波罗蜜多，经如殍伽沙数大劫布施功德无量无边。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审谛观察精进修行，经一昼夜，所获功德，胜诸菩萨离深般若波罗蜜多，经如殍伽沙数大劫，以诸供具供养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独

觉、菩萨、如来布施功德无量无边。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经一昼夜，精勤修学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所获功德，胜诸菩萨离深般若波罗蜜多，经如殍伽沙数大劫，精勤修学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所获功德无量无边。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经一昼夜，以微妙法施诸有情所获功德，胜诸菩萨离深般若波罗蜜多，经如殍伽沙数大劫，以微妙法施诸有情所获功德无量无边。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经一昼夜，修三十七菩提分法及余善根所获功德，胜诸菩萨离深般若波罗蜜多，经如殍伽沙数大劫，修三十七菩提分法及余善根所获功德无量无边。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经一昼夜，修行种种财施、法施，住空闲处系念思惟，先所修行种种福业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所获功德，胜诸菩萨离深般若波罗蜜多，经如殍伽沙数大劫，修行种种财施、法施，住空闲处系念思惟，先所修行种种福业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所获功德无量无边。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经一昼夜，普缘三世佛及弟子功德善根，和合称量现前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所获功德，胜诸菩萨离深般若波罗蜜多，经如殍伽沙数大劫，普缘三世佛及弟子功德善根，和合称量现前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所获功德无量无边。”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如来常说诸行皆是分别所作、都非实有，以何因缘，此诸菩萨所获功德无量无边？”

佛告善现：“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常观察所作善事空无所有、虚妄不实，如如观察所作善事空无所有、虚妄不实，如是如是便能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如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如是所获功德无量无边。”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无量、无边义有何别？”

佛告善现：“言无量者，谓于此中其量永息；言无边者，谓于是处数不可尽。”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颇有因缘，色乃至识亦无量无边耶？”

佛告善现：“亦有因缘，色乃至识无量无边。”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何因缘故，色乃至识无量无边？”

佛告善现：“色乃至识皆性空故无量无边。”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为但色、受、想、行、识空，为一切法皆悉空耶？”

佛告善现：“我说诸法无不皆空。”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无量无边是何增语？”

佛告善现：“无量无边是空、无相、无愿增语。”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无量无边为但是空、无相、无愿，为更有余义耶？”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我岂不说一切法门无不皆空？”

善现答言：“如来常说一切法门无不皆空。”

佛告善现：“空即无尽，空即无量，空即无边，空即余义。是故，善现，一切法门虽有种种言说差别而义无异。

“善现当知，诸法空理皆不可说，如来方便说为无尽，或说无量，或说无边，或说为空，或说无相，或说无愿，或说无作，或说

无生，或说无灭，或说非有，或说寂静，或说离染，或说涅槃。诸如是等无量法门义实无异，皆是如来方便演说。”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希有，世尊！方便善巧诸法实性皆不可说，而为有情方便显示。如我解佛所说义者，诸法实性皆不可说。”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所以者何？一切法性皆毕竟空，无能宣说毕竟空者。”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不可说义有增减不？”

佛告善现：“不可说义无增无减。”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不可说义无增无减者，即应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增减。若此六种波罗蜜多亦无增减，云何菩萨以无增减波罗蜜多，求证无上正等菩提，能近无上正等菩提？若诸菩萨增减六种波罗蜜多，便不能近无上菩提。”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不可说义波罗蜜多皆无增减，然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不作是念：‘如是六种波罗蜜多有增有减。’但作是念：‘唯有名相，谓为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持此六种俱行作意，并依此起心及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佛无上正等菩提，微妙甚深而起回向，由此回向方便善巧增上势力，能证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何谓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现：“诸法真如是谓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诸法真如无增减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无增减。若诸菩萨数多安住如是真如相应作意，便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善现，不可说义虽无增

減，而不退失真如作意；波罗蜜多虽无增减，而不退失所求无上正等菩提。若诸菩萨安住如是真如作意，修行六种波罗蜜多，便近无上正等菩提。”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是诸菩萨为初心起能近菩提，为后心起能近菩提？若初心起能近菩提，初心起时后心未起，无和合义；若后心起能近菩提，后心起时前心已灭，无和合义。如是前后心、心所法，进退推徵无和合义，如何可得积集善根？若诸善根不可积集，云何菩萨能近菩提？”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如然灯时，为初焰能焦炷，为后焰能焦炷？”

善现答言：“如我意解，非初焰能焦炷亦不离初焰，非后焰能焦炷亦不离后焰。”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炷为焦不？”

善现答言：“世间现见其炷实焦。”

佛告善现：“菩萨亦尔，非初心起能近菩提亦不离初心，非后心起能近菩提亦不离后心，而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令诸善根增长圆满能近菩提。”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如是缘起理趣甚深，非即前后诸心起故能近菩提，非离前后诸心起故能近菩提，而诸菩萨能近菩提。”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若心灭已，更可生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是心已灭，不可更生。”

“于意云何？若心已生，有灭法不？”

“如是，世尊。若心已生，定有灭法。”

“于意云何？有灭法心，非当灭不？”

“不也，世尊。有灭法心，决定当灭。”

“于意云何？无灭法心，为可生不？”

“不也，世尊。无灭法心，无可生义。”

“于意云何？无生法心，为可灭不？”

“不也，世尊。无生法心，无可灭义。”

“于意云何？无生灭法，心为可生灭不？”

“不也，世尊。无生灭法，心无可生灭义。”

“于意云何？若法已灭，更可灭不？”

“不也，世尊。若法已灭，不可更灭。”

“于意云何？若法已生，更可生不？”

“不也，世尊。若法已生，不可更生。”

“于意云何？诸法实性，有生灭不？”

“不也，世尊。诸法实性无生无灭。”

“于意云何？心住为如心真如不？”

“如是，世尊。如心真如，心如是住。”

“于意云何？若心住如真如，是心为如真如、实际性常住不？”

“不也，世尊。是心非如真如、实际其性常住。”

“于意云何？诸法真如极甚深不？”

“如是，世尊。诸法真如极为甚深。”

“于意云何？即真如是心不？”

“不也，世尊。”

“于意云何？离真如有心不？”

“不也，世尊。”

“于意云何？即心是真如不？”

“不也，世尊。”

“于意云何？离心有真如不？”

“不也，世尊。”

“于意云何？真如为能见真如不？”

“不也，世尊。”

“于意云何？汝为见有实真如不？”

“不也，世尊。”

“于意云何？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如是，世尊。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六十三

第五分贪行品第十七之二

佛告善现：“若诸菩萨能如是行，为行何处？”

善现白言：“若诸菩萨能如是行，都无行处。所以者何？诸现行法皆不转故。”

佛告善现：“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为行何义谛？”

善现白言：“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行胜义谛。”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若诸菩萨行胜义谛，于胜义谛为取相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是诸菩萨于胜义谛，虽不取相而行相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是诸菩萨于胜义谛，既不行相为坏相

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是诸菩萨于胜义谛，虽不坏相而遣相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是诸菩萨于胜义相若不坏遣，云何能断取相想耶？”

善现白言：“是诸菩萨不作是念：‘我今坏相、遣相、断想’，亦未修学断想之道。若诸菩萨精进修行断想道者，未具佛法，应堕声闻或独觉地。是诸菩萨方便善巧，虽于诸相及取相想，深知过失而不坏遣，速断此想证于无相。何以故？一切佛法未圆满故。”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

时，舍利子语善现言：“若诸菩萨梦中修行三解脱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有增益不？若诸菩萨觉时修行三解脱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既有增益，彼梦中修亦应增益！何以故？佛说梦、觉无差别故。”

善现报言：“若诸菩萨觉时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既名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梦中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名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三解脱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为增益亦复如是，若梦、若觉义无别故。”

舍利子言：“梦中造业有增益不？佛说诸法不实如梦故，于梦中所造诸业应无增益，要至觉时忆想分别乃有增益。”

善现报曰：“若诸有情梦断他命，未至觉位忆想分别便自庆

幸，彼所造业不增益耶？”

舍利子言：“无所缘事，若思、若业俱不得生，要有所缘思业方起，梦中思业缘何而生？”

善现报言：“如是，如是，若梦、若觉无所缘事思业不生，要有所缘思业方起。何以故？舍利子，要于见闻觉知诸相有觉慧转，由斯起染或复起净；若无见闻觉知诸相，无觉慧转亦无染净。由此故知若梦、若觉有所缘事思业乃生，若无所缘思业不起。”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佛说所缘皆离自性，如何可说有所缘事思业乃生，若无所缘思业不起？”

善现答言：“虽诸思业及所缘事皆离自性，而由自心取相分别，世俗施設说有所缘起诸思业，非此所缘离心别有。”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若诸菩萨梦中行施，施已回向无上菩提，是诸菩萨为实以施回向无上佛菩提不？”

善现报言：“慈氏菩萨久已受得大菩提记，宜可请问，定当为答。”

时，舍利子如善现言，恭敬请问慈氏菩萨。

时，慈氏菩萨语舍利子言：“何等名为慈氏菩萨，而谓能答尊者所问？为色耶？为受、想、行、识耶？为色空耶？为受、想、行、识空耶？且色非慈氏菩萨，亦不能答尊者所问；受、想、行、识非慈氏菩萨，亦不能答尊者所问；色空非慈氏菩萨，亦不能答尊者所问；受、想、行、识空非慈氏菩萨，亦不能答尊者所问。我都不见有法可名慈氏菩萨，亦都不见有法能答、有法所答，答处、答时及由此答皆亦不见。我都不见有法能记、有法所记，记处、记时及由此记皆亦不见。何以故？舍利子，以一切法本性皆空，毕竟推

微不可得故。”

时，舍利子问慈氏言：“仁者所说法为如所证不？”

慈氏答言：“我所说法非如所证。所以者何？我所证法不可说故。”

时，舍利子作是念言：“慈氏菩萨觉慧甚深，长夜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作是说。”

尔时，世尊知舍利子心之所念，即便告曰：“于意云何？汝由是法成阿罗汉，为见此法是可说不？”

舍利子曰：“不也，世尊。”

佛言：“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证法性亦复如是不可宣说。是诸菩萨方便善巧，不作是念：‘我由此法，于大菩提已得授记、今得授记、当得授记。’不作是念：‘我由此法当证菩提。’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于得菩提亦无怖畏，决定自知我当证故，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闻甚深法不惊、不怖亦不沉没。

“是诸菩萨若在旷野有恶兽处亦无怖畏。所以者何？是诸菩萨为欲饶益诸有情故，能舍一切内外所有，恒作是念：‘诸恶兽等欲啖我身，我当施与令其充足。由此善根，令我布施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当如是勤修正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我佛土中得无一切傍生饿鬼。’

“是诸菩萨若在旷野有恶贼处亦无怖畏。所以者何？是诸菩萨为欲饶益诸有情故，能舍一切内外所有乐修诸善，于身、命、财无所顾吝，恒作是念：‘若诸有情竟来劫夺我诸资具，或有因斯害我身命，我当于彼不生瞋恨。由此因缘，令我安忍波罗蜜多速得圆

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当如是勤修正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我佛土中得无一切劫害怨贼，由我佛土极清净故，亦无余恶。’

“是诸菩萨若在旷野无水之处亦无怖畏，作是念言：‘我当宣说无上妙法，断诸有情渴爱之病。设我由此渴乏命终，于诸有情必不舍离大悲作意施妙法水。奇哉！薄福！是诸有情居在如斯无水世界。我当如是勤修正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我佛土中得无如是一切焦渴乏水旷野。我当方便劝诸有情修胜福业，随所在处皆令具足八功德水。’

“是诸菩萨处饥馑土亦无怖畏，作是念言：‘我当精进严净佛土，当证无上正等觉时，我佛土中得无如是一切饥馑，诸有情类具足快乐，随意所须应念即至，如诸天上所念皆得。我当发起坚猛精进，令诸有情诸愿满足，一切时处一切有情于一切种资缘无乏。’若诸菩萨无斯怖畏，定证无上正等菩提。

“是诸菩萨遇疾疫时亦无怖畏。何以故？是诸菩萨恒审思惟：‘无法名病亦无病者，一切皆空不应怖畏。我当如是勤修正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我佛土中诸有情类等无三病，精进修行殊胜善法，如佛所说常无懈怠。’

“是诸菩萨若念菩提经久乃得亦无怖畏。所以者何？前际劫数虽有无量，而一念顷忆念分别积集所成，后际劫数应知亦尔，是故菩萨不应于中作久远想而生怖畏。何以故？前际、后际劫数短长，皆一刹那心相应故。如是菩萨于可畏事，能审思惟不生怖者，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第五分姊妹品第十八

尔时，会中有一天女，从座而起顶礼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言：“世尊，我于此中亦无怖畏，愿当来世得作佛时，亦为有情说如斯法。”

作是语已，取妙金花，恭敬至诚散如来上。佛神力故，令此金花上涌虚空缤纷而住。

尔时，世尊即便微笑，从面门出金色光明，普照十方还从顶入。

时，阿难陀见闻是已，恭敬合掌白言：“世尊，何因何缘现此微笑，诸佛现笑非无因缘？”

尔时，世尊告庆喜曰：“今此天女于未来世当成如来、应、正等觉，劫名星喻，佛号金花。庆喜当知，今此天女即是最后所受女身，舍此身已便受男身，尽未来际不复为女。从此歿已生于东方不动佛国勤修梵行，此女彼界便字金花。从不动佛世界歿已，复生他方有佛世界，随所生处常不离佛。如转轮王，从一台殿至一台殿，欢娱受乐乃至命终足不履地；此女亦尔，从一佛国至一佛国，随所生处常不远离诸佛世尊乃至菩提，恒修梵行。”

时，阿难陀窃作是念：“今此姊妹当作佛时，亦应如今菩萨众会。”

佛知其念，告庆喜言：“如是，如是，如汝所念。金华菩萨当作佛时，亦为众会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彼会菩萨其数多少，亦如我今菩萨众会；声闻弟子其数难知，但可总说无量无数。彼佛世界恶兽、恶贼、饥渴、病等一切皆无，亦无诸余烦恼怖畏。”

尔时，庆喜复白佛言：“今此姊妹先于何佛初发无上正等觉心，种诸善根回向发愿？”

佛告庆喜：“此女过去然灯佛所初发大心，亦以金华散彼佛上回向发愿，今得值我。庆喜当知，我于过去然灯佛所，以五茎花奉散彼佛回向发愿，然灯如来、应、正等觉知我根熟，与我授记：

‘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为能寂，界名堪忍，劫号为贤。’天女尔时闻佛授我大菩提记，欢喜踊跃，即以金华散彼佛上，回向发愿：

‘使我来世，于此菩萨得作佛时，亦如今佛现前授我大菩提记。’故我今者与彼授记。”

尔时，庆喜闻佛所说，欢喜踊跃，白言：“世尊，今此姊妹久已修习大菩提心，回向发愿今得成熟。”

佛告庆喜：“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云何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现入空定？”

佛告善现：“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观诸色、受、想、行、识空，作此观时不令心乱，若心不乱则如实见法，虽如实见法而不作证。”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云何菩萨虽见空法而不作证？”

佛告善现：“是诸菩萨观法空时，先作是念：‘我应观法诸相皆空，而于其中不应作证。我为学故观诸法空，不为证故观诸法空，今是学时非为证时。’是诸菩萨未入定位，摄心于境非入定时。菩萨尔时虽不退失菩提分法而不尽漏。所以者何？是诸菩萨成就广大智慧善根，能自审思：‘我于空法，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应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观诸法空圆满一切菩提分法，不应今时

证于实际，堕二乘地不得菩提。’

“譬如有人勇健威猛，所立坚固形貌端严，六十四能无不具足，于余技术学至究竟，具多最胜功德尸罗，聪慧巧言善能酬对，具慈具义有大势力，诸有所为皆能成办善事业故功少利多，由此众人无不敬爱。有因缘故，将其父母、妻子、眷属发趣他方，中路经过险难旷野，其中多有恶兽、怨贼，眷属小大无不惊惶。其人自恃多诸技术，威猛勇健身意泰然，安慰父母、妻子、眷属：‘勿有忧惧，必令无苦。’疾度旷野至安隐处。彼人尔时化作种种勇锐兵仗，遇诸怨敌，令彼见之自然退散。故彼壮士于旷野中，恶兽、怨贼无伤害意，善权方便将诸眷属，疾度旷野至安乐处。诸菩萨众亦复如是，愍生死苦诸有情类，系念安住慈、悲、喜、舍，摄受般若波罗蜜多殊胜善根，方便善巧，如佛所许，持诸功德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虽具修空而不作证，深心愍念一切有情，缘诸有情欲施安乐。是诸菩萨超烦恼品，亦超魔品及二乘地，虽住空定而不尽漏，虽善习空而不作证。尔时，菩萨住空定中，虽于相不执而不证无相。

“如坚翅鸟飞腾虚空，自在翱翔久不堕落，虽依空戏而不住空，亦不为空之所拘碍；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虽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而不住空、无相、无愿，乃至佛法未极圆满，终不依彼永尽诸漏。

“如有壮夫善闲射术，欲显己技仰射虚空，为令空中箭不堕地，复以后箭射前箭筈，如是展转经于多时，箭箭相承不令其堕，若欲令堕便止后箭，尔时诸箭方顿堕落；此诸菩萨亦复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摄受殊胜方便善巧，乃至善根未极成熟，终不中道

证于实际，若时善根已极成熟，便证实得大菩提。

“是故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皆应如是，于深法性审谛观察，若诸佛法未极圆满不应作证。”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甚奇，世尊！希有，善逝！是诸菩萨能为难事，虽学深法而不作证。”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此诸菩萨誓不弃舍一切有情能办斯事，谓诸菩萨发广大心，为脱有情生死苦故，虽数引发三解脱门，而于中道不证实实际。所以者何？所欲度脱不应舍故，方便善巧所护持故，不应中间证于实际。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于甚深处，欲以般若波罗蜜多审谛观察，谓空、无相、无愿等持三解脱门所行之处。

“是诸菩萨应作是念：‘有情长夜起有情想，执有所得引生种种邪恶见趣，轮回生死受苦无穷。我为断彼邪恶见趣，应求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说深空法，令断彼执出生死苦。是故虽学空解脱门，而于中间不证实实际。’是诸菩萨由起此念方便善巧，虽于中间不证实实际，而不退失慈、悲、喜、舍四种胜定。所以者何？是诸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倍增白法诸根渐利，力、觉、道支转复增益。

“复次，善现，是诸菩萨应作是念：‘有情长夜行诸相中起种种执，由斯轮转受苦无穷。我为断彼诸相执故，应求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说无相法，令断相执出生死苦，由斯数入无相等持。’是诸菩萨由先成就方便善巧及所起念，虽数现入无相等持，而于中间不证实实际；虽于中间不证实实际，而不退失四无量定。所以者何？是诸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倍增白法诸

根渐利，力、觉、道支转复增益。

“复次，善现，是诸菩萨应作是念：‘有情长夜其心常起常想、乐想、我想、净想，由此引生颠倒执著，轮转生死受苦无穷。我为断彼四颠倒故，应求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说无倒法，谓说生死无常、无乐、无我、无净，唯有涅槃微妙寂静，具足种种真实功德，由斯数入无愿等持。’是诸菩萨由先成就方便善巧及所起念，虽数现入无愿等持，而诸佛法未极圆满，终不中间证于实际；虽于中间不证实实际，而不退失四无量定。所以者何？是诸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倍增白法诸根渐利，力、觉、道支转复增益。

“复次，善现，是诸菩萨应作是念：‘有情长夜先已行有所得今亦行有所得，先已行有相今亦行有相，先已行颠倒今亦行颠倒，先已行和合想今亦行和合想，先已行虚妄想今亦行虚妄想，先已行邪见今亦行邪见，由斯轮转受苦无穷。我为断彼如是过失，应求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说甚深法，令彼过失皆永断除，不复轮回受生死苦，速证常乐真净涅槃。’是诸菩萨由深愍念一切有情，成就殊胜方便善巧，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故，于深法性常乐观察，谓空、无相、无愿、无作、无生、无灭、无性实际。是诸菩萨成就如是殊胜智见，若堕无相、无作之法或住三界，俱无是处。是诸菩萨成就如是殊胜功德，舍诸有情而趣圆寂，不证无上正等菩提饶益有情，亦无是处。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应当请问诸余菩萨：‘云何菩萨修习一切菩提分法？引发何心，能令菩萨学空、无相、无愿、无作、无生、无灭、无性实际而不作证，然修般若波罗

蜜多？’若余菩萨得此问时，作如是答：‘诸菩萨众但应思惟空、无相等不为显示，应念不舍一切有情，摄受殊胜方便善巧。’当知彼菩萨先未蒙诸佛授与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所以者何？彼诸菩萨未能开示、分别、显了不退转地诸菩萨众不共法相，不如实知他所请问不退转地诸行、状、相，亦不能答。”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颇有因缘知诸菩萨不退转不？”

佛告善现：“亦有因缘知诸菩萨是不退转，谓有菩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若闻、不闻，能如实合先所请问，能如实行不退转地诸菩萨行，由此因缘知彼菩萨是不退转。”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以何因缘，有多菩萨行菩提行，少有能作如实答者？”

佛告善现：“虽多菩萨行菩提行，而少菩萨得受如是不退转地微妙慧记，若有得受如是记者，皆于此中能如实答。善现当知，是诸菩萨善根明利智慧深广，世间天、人、阿素洛等皆不能坏大菩提心。”

第五分梦行品第十九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乃至梦中不著三界及二乘地亦不称誉，虽观诸法如梦所见，而于实际能不证受，是不退转诸菩萨相。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梦中见佛，无量百千大众围绕而为说法，或见自身有如是事，是不退转诸菩萨相。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梦中见佛，具诸相好，常光一寻周匝照曜，与无量众涌在虚空现大神通说正法要，化作化士令往他方无边佛国作诸佛事，或见自身有如是事，是不退转诸菩萨相。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梦见狂贼破坏村城，或见火起焚烧聚

落，或见恶兽欲来害身，或见怨家欲斩其首，或见父母临当命终，或见自身众苦来逼；虽见此等诸怖畏事，而不惊惧亦无忧恼，从梦觉已能正思惟：‘三界非真皆如梦见，我得无上正等觉时，当为有情说三界法一切虚妄皆如梦境。’是不退转诸菩萨相。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乃至梦中见有地狱、傍生、鬼界诸有情类，便作是念：‘我当精勤修菩萨行，速趣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无地狱、傍生、鬼界恶趣及名。’从梦觉已亦作是念。善现当知，是诸菩萨当作佛时，国土清净定无恶趣及彼名声，是不退转诸菩萨相。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梦中见火烧地狱等诸有情类，或复见烧城邑聚落，便发愿言：‘我若已受不退转记，愿此大火变为清凉。’若此菩萨作是愿时，梦中见火即为顿灭，当知已受不退转记；若此菩萨作是愿时，梦中见火不为顿灭，当知未受不退转记。觉时见火烧诸城邑，火随愿灭、不灭亦然。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觉时见火烧诸城邑，便作是念：‘我若实有不退转相，愿此大火即为顿灭变作清凉。’念已发言，火不顿灭，然烧一里越置一里，复烧一里或烧一家，越置一家复烧一家，如是展转其火乃灭，是诸菩萨当知亦已受不退记。然被烧者谤法余殃，或表当来谤法苦相。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见有男子或有女人，现为非人之所魅著，受诸苦恼不能远离，便作是念：‘若诸如来知我已得清净意乐，知我已受不退转记，已离声闻、独觉等地，必得无上正等菩提，愿垂照察我心所念！我若实能修菩萨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济拔有情生死苦者，愿是男人或此女人，不为非人之所烦恼，彼随

我语即当舍去。’是诸菩萨作此语时，若彼非人不为去者，当知未受不退转记；若彼非人即为去者，当知已受不退转记。

“复次，善现，有诸菩萨实未受得不退转记，见有男子或有女人，现为非人之所魅著，受诸苦恼不能远离，即便轻尔发诚谛言：

‘若我已得不退转记，令此男子或此女人，不为非人之所烦恼，彼随我语速当舍去。’尔时，恶魔为诳惑彼，即便驱逼非人令去。所以者何？恶魔威力胜彼非人，是故非人受魔教敕即便舍去。时，彼菩萨作是念言：‘非人今去是吾威力。所以者何？非人随我所发誓愿，即便放舍男子、女人，无别缘故。’是诸菩萨既不觉知恶魔所作，谓是自力，轻余菩萨起增上慢，虽勤精进，终不能得无上菩提堕二乘地，数为恶魔之所诳惑。是故菩萨应善觉知诸恶魔事，修诸善业。

“复次，善现，有诸菩萨实未受得不退转记，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未免魔惑。谓有恶魔为诳惑故，方便化作种种形像，至菩萨所作如是言：‘汝自知耶？过去诸佛已曾授汝大菩提记。汝身眷属乃至七世名字差别，我悉善知。汝身生在某方、某国、某城、某邑、某聚落中，汝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宿相王中生。’如是恶魔若见菩萨禀性柔软诸根暗钝，便诈记言：‘汝于先世所禀根性已曾如是。’若见菩萨禀性刚强诸根明利，便诈记言：

‘汝于先世亦曾如是。’若见菩萨具足种种胜功德及余胜行，便诈记言：‘汝于先世亦曾如是具诸功德，应自庆慰勿得自轻。’

时，彼菩萨闻此恶魔说其过、现名等功德，欢喜踊跃起增上慢，陵蔑毁骂诸余菩萨。恶魔知己，复告之言：‘汝定成就殊胜功德，佛已授汝大菩提记，已有殊胜瑞相现前。’尔时，恶魔为扰乱故，复

矫化作种种形像，至菩萨所现亲爱言：‘汝今已具不退转德，应自敬重勿辄尊人。’时，此菩萨闻彼语已，增上慢心转复坚固，令一切智远而更远。是故菩萨欲得菩提，应善觉知诸恶魔事。

“复次，善现，有诸菩萨不善了知名字实相，但闻名字妄生执著。谓有恶魔方便化作种种形像，来告之言：‘汝所修行愿行已满，不久当证无上菩提。汝成佛时，当得如是殊胜功德、尊贵名号。’谓彼恶魔知此菩萨长夜思愿：‘我成佛时当得如是尊贵名号。’随其思愿而记说之。时，此菩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闻魔记说，作是念言：‘此人奇哉！为我记说当得成佛尊贵名号，与我长夜思愿相应，由此故知我定当得成佛，名号胜过余人。’如如恶魔记彼名号，如是如是憍慢转增，轻蔑诸余实德菩萨，由斯转远无上菩提，当堕声闻或独觉地。是诸菩萨或有此身亲近善友至诚悔过，虽经多时流转生死，而后当证无上菩提；若有此身不遇善友至诚悔过，彼定流转生死多时，愚痴颠倒，后虽精进修诸善业，而堕声闻或独觉地。如是憍慢轻余菩萨，罪过四重及五无间无量倍数。是故菩萨应善觉知如是记说虚名号等微细魔事，不应憍慢轻余菩萨。

“复次，善现，有诸菩萨或居旷野修远离行，时，有恶魔来至其所恭敬赞叹，作如是言：‘大士，能修真远离行，此远离行贤圣称誉，诸天、龙神皆共守护。’善现当知，我不称赞此远离行以为真实。”

善现白言：“此远离行若非真实，余复是何？”

佛告善现：“若诸菩萨或居城邑或居山野，但离烦恼二乘作意，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名菩萨真远离行。此远离行，诸佛世尊

称赞开许，菩萨应学，令诸菩萨疾证菩提。

“善现当知，魔所称赞常居山野宴坐思惟，犹杂烦恼，二乘作意，离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能圆满一切智智。有诸菩萨虽乐修行魔所称赞远离行法，而心轻蔑恒居村城修真远离诸余菩萨。善现当知，是诸菩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虽经多时居深山野修远离行，而不了知真远离法，增长憍慢，于二乘地深生乐著，终不能得无上菩提，非佛世尊称赞开许，亦非菩萨所应修行。

“善现当知，我所称赞诸菩萨众真净远离法，是诸菩萨都不成就，彼于真净远离行中，亦不见有相似行相。而诸恶魔为诳惑彼，令生憍慢轻余菩萨，来至空中殷勤赞叹言：‘是真净远离行法。’善现当知，是诸菩萨虽居山野而心喧杂，不能修学真远离行。有诸菩萨虽居村城而心寂静，常能修学真远离行。善现当知，是诸菩萨，于常修学真远离行诸菩萨众，轻弄、毁谤如旃荼罗；于不能修真远离行诸菩萨众，供养、尊重如佛世尊。

“善现当知，是诸菩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发起种种分别执著，作是念言：‘我所修学是真远离故，为非人来至我所称赞护念。居城邑者身心扰乱，谁当护念称赞敬重？’是诸菩萨心多憍慢，烦恼恶业昼夜增长。善现当知，是诸菩萨于菩萨众为旃荼罗，秽污菩萨摩訶萨众，亦是天上人中大贼，诳惑天、人、阿素洛等；其身虽服沙门法衣，而心常怀怨贼意乐。诸有发趣菩萨乘者，不应亲近供养恭敬。所以者何？此诸人等怀增上慢，外似菩萨内多烦恼恶业增盛。是故，善现，若诸菩萨真实不舍一切智智，求证无上正等菩提，普为利乐诸有情者，不应亲近如是恶人。

“善现当知，诸菩萨众常应精进修真事业，厌离生死不著三

界，于彼恶贼旃荼罗人，常应发生慈、悲、喜、舍，应作是念：

‘我不应起如彼恶人所起过患，设当失念如彼暂起，即应觉知令速除灭。’是故菩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当善觉知诸恶魔事，应勤精进远离、除灭如彼菩萨所起过患，勤求无上正等菩提。若诸菩萨如是学者，是为善巧觉知魔事。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六十四

第五分胜意乐品第二十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以胜意乐，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常应亲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真净善友。”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何等名为菩萨善友？”

佛告善现：“诸佛皆名菩萨善友。若能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教诫教授诸菩萨众，令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门能悟入者，亦得名为菩萨善友。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当知亦名菩萨善友。如是六种波罗蜜多，与诸菩萨为师为导，为明为炬，为光为照，为舍为护，为归为趣，为洲为渚，为父为母。过去、未来、现在诸佛，皆依六种波罗蜜多，而得成办功德事业。所以者何？如是六种波罗蜜多，普能摄受一切佛法。是故，善现，若诸菩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学六种波罗蜜多。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欲学六种波罗蜜多，应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观察义趣请决所疑。所以者何？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能与六种波罗蜜多为尊为导、为生养母。善现当知，若诸菩萨欲得不随他教行，欲住不随他教地，欲断一切有情疑，欲满一切有情愿，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何为相？”

佛告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碍为相。”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颇有因缘，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碍之相，余一切法亦得有耶？”

佛告善现：“有因缘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碍之相，余一切法亦可说有。所以者何？以一切法无不皆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空、远离。”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一切法皆空、远离，云何有情有染有净？所以者何？非空、远离法可说有染净，非空、远离能证菩提，非离空、远离有别法可得，云何令我解如是义？”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有情长夜有我等心执我等不？”

善现对曰：“如是，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有情所执我及我所空、远离不？”

善现对曰：“如是，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岂不有情由我、我所流转生死？”

善现对曰：“如是，世尊。”

佛告善现：“如是有情流转生死，施設杂染及清淨者。由诸有情虚妄执著我及我所说有杂染，而于其中无杂染者；由诸有情不妄执著我及我所说有清淨，而于其中无清淨者。是故，善现，虽一切法皆空、远离，而诸有情亦可施設有染有净，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名行般若波罗蜜多。”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希有，世尊！虽一切法皆空、远离，而诸有情有染有净。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则不行色、受、想、行、识，世间天、人、阿素洛等皆不能伏，普胜一切声闻、独觉所行之

行至无胜处。是诸菩萨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昼夜安住方便善巧，趣向无上正等菩提，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复次，善现，于意云何？假使于此赡部洲中一切有情，非前非后皆得人身，发菩提心尽寿布施，持此布施回向菩提，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善现对曰：“甚多，世尊！”

佛告善现：“若有菩萨下至一日，安住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所以者何？如是菩萨如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如是如是堪为一切有情福田，由此菩萨所起慈心，诸有情类无能及者，唯除如来、应、正等觉。

“如是菩萨具胜妙慧，由胜妙慧，见诸有情受大苦恼如被刑戮，起大悲心。复以天眼，见有情类成无间业堕无暇处受诸苦恼，或为见网之所覆蔽不得正道，见已悲愍生大厌怖，普缘一切有情世间起大慈悲相应作意：‘我当普为一切有情作大导师令脱众苦。’虽作是念而不住此想亦不住余想，是名菩萨大慧光明。由住此住，能作一切世间福田，虽未证得一切智智，而于菩提已不退转，堪受施主一切供养。

“如是菩萨善住般若波罗蜜多，既能毕竟报施主恩，亦能亲近一切智智。是故菩萨欲不虚受世间信施，欲示有情真净道路，欲为有情作大饶益，欲为世间作大明照，欲脱有情生死牢狱，欲施有情清净法眼，应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由此作意，所有言说皆与般若波罗蜜多理趣相应，诸余作意无容暂起。所以者何？如是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流注相续。譬如有人先未曾有末尼宝珠，后时遇得欢喜自庆，遇缘还失生大忧恼，常怀叹惜未

曾离念，思当何计还得此珠？彼人由是相应作意，缘此宝珠无时暂舍。菩萨亦尔，应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若不安住如是作意，则为丧失一切智智相应作意。”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若一切法及诸作意皆离自性，云何菩萨不离般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

佛告善现：“若诸菩萨知一切法及诸作意皆离自性，是诸菩萨不离般若一切智智。所以者何？甚深般若一切智智及诸作意自性皆空、无增无减。”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深般若波罗蜜多自性常空、无增无减，云何菩萨增长般若波罗蜜多能近菩提？”

佛告善现：“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知一切法无增无减，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增减。若诸菩萨能如是知，闻一切法无增无减，不惊、不怖亦不沉没，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已到究竟，安住菩萨不退转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具寿善现白言：“世尊，为即般若波罗蜜多，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般若波罗蜜多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般若波罗蜜多空，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般若波罗蜜多空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空，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空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空，能行空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空有法可得，能行空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般若波罗蜜多，能行空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般若波罗蜜多有法可得，能行空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色、受、想、行、识等，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及行空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色、受、想、行、识等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及行空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色、受、想、行、识等空，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及行空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色、受、想、行、识等空，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及

行空不？”

“不尔，善现。”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若尔，菩萨以何等法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及能行空？”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汝见有法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及行空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汝见有般若波罗蜜多及见有空，是诸菩萨所行处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汝所不见法，是法可得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不可得法颇有生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汝所不见、所不得法所有实相，即是菩萨无生法忍。菩萨成就如是忍者，便于无上正等菩提堪得受记，亦名如来无所畏道。若诸菩萨勤行此道，不得无上正等觉智、大智、妙智、自然智、一切智智及如来智，无有是处。”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菩萨为以诸法无生，于佛菩提得受记不？”

“不尔，善现。”

“世尊，若尔，菩萨云何受菩提记？”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汝见有法于佛菩提得受记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我不见法于佛菩提堪得受记，亦不

见法于佛菩提有能证者，证时、证处及由此证、若所证法皆亦不见。”

佛告善现：“以一切法不可得故，不应念言于佛菩提此是能证、此是所证。”

时，天帝释便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难见、难觉，毕竟离故，非少善根诸有情类，能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听闻、受持读诵。”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憍尸迦，假使于此瞻部洲中，一切有情悉皆成就十善业道，如是福聚于能书写、听闻、受持读诵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所获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邬波尼杀县分亦不及一。”

时，有苾芻告天帝释：“有于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听闻、受持读诵，所获功德胜于仁者？”

天帝释言：“彼有情类初发心时尚胜于我，况于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

“苾芻当知，彼有情类即是菩萨。如是菩萨所获福聚，普胜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如是菩萨所获福聚，亦胜预流、一来、不还、应果、独觉，亦胜菩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修行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波罗蜜多及余功德。苾芻当知，若诸菩萨如说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是诸菩萨普胜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世间天、人、阿素洛等皆应供养。所以者何？是诸菩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能如说行究竟随转。是诸菩萨能绍一切智智种性令不断绝，常不远离诸佛世尊，常不远离妙菩提座，常能济拔溺生死泥诸有情类。是诸菩萨如是学时，常学菩萨所应学

法，不学二乘所应学法。诸天神等常随拥护，四大天王来至其所供养恭敬，咸作是言：‘善哉！大士，当勤精进学菩萨众所应学法，疾当安坐妙菩提座，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如昔天王所奉四钵，我亦当奉。’苾芻当知，是诸菩萨，我等天帝尚往其所供养恭敬，况余天神！苾芻当知，是诸菩萨如是学时，一切如来及诸菩萨、诸天龙等常随守护，由此因缘，世间危厄、身心忧苦皆不侵害，所有疾病亦复不起。苾芻当知，是诸菩萨获如是等现法胜利，后世功德无量无边。”

时，阿难陀窃作是念：“天主帝释为自辩才赞说如是菩萨功德，为是如来威神加被？”

时，天帝释承佛威神，知阿难陀心之所念，白言：“大德，非我辩才，皆是如来威神加被。”

尔时，佛告阿难陀言：“如是，如是，今天帝释承佛威神能如是说。庆喜当知，若时菩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思惟修学，三千世界一切恶魔皆生疑怖，咸作是念：‘此诸菩萨为于中间便证实际，堕二乘地？为趣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空我境界？’”

第五分修学品第二十一

“复次，庆喜，若时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昼夜精勤常不舍离。时，魔眷属如箭入心，怖战忧惶不任自处。

“复次，庆喜，若时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昼夜精勤将至究竟。时，魔眷属来至其所，化作种种可怖畏事，欲令菩萨身心惊惶，于大菩提暂退便足。

“复次，庆喜，非诸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皆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诸菩萨先世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信解心毁谤诽谤，是

诸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便为恶魔之所扰乱。

“复次，庆喜，若诸菩萨闻深般若波罗蜜多，疑惑犹豫为有有无，是诸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便为恶魔之所扰乱。

“复次，庆喜，若诸菩萨远离善友，恶友摄持，不闻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处，由不闻故，不知不见云何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便为恶魔之所扰乱。

“复次，庆喜，若诸菩萨摄受邪法，尔时，恶魔便作是念：

‘今此菩萨与我为伴，令无量人弃舍正法满我所愿。’是诸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便为恶魔之所扰乱。

“复次，庆喜，若诸菩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告余菩萨：‘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理趣甚深、难信难解，何用书写、受持读诵？我尚不能得其源底，况余薄福浅智者哉？’是诸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便为恶魔之所扰乱。

“复次，庆喜，若诸菩萨轻余菩萨，谓作是言：‘我能安住真远离行，汝等皆无。’尔时，恶魔欢喜庆快。是诸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便为恶魔之所扰乱。

“复次，庆喜，若时菩萨自恃名姓及所修行杜多功德，轻蔑诸余修胜善法诸菩萨众，常自称赞毁訾他人，无不退转诸行、状、相而谓自在，起烦恼业。尔时，恶魔便大欢喜，作如是念：‘今此菩萨令我境土宫殿不空，增益地狱、傍生、鬼界。’是时，恶魔助其神力，令转增益威力辩才，由此多人信受其语，因斯劝发同彼恶见，同恶见已随彼邪学，随邪学已烦恼炽盛。心颠倒故，所起三业皆能感得不可爱果，由此因缘增长恶趣，令魔宫殿转更充满，由此恶魔欢喜踊跃，诸有所作随意自在。是诸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

便为恶魔之所扰乱。

“复次，庆喜，若时菩萨与求声闻、独觉乘者更相毁蔑、斗诤、诽谤，尔时恶魔便作是念：‘今此菩萨虽远菩提而不极远，虽近恶趣而不甚近。’若时菩萨与菩萨乘善男子等更相毁蔑、斗诤、诽谤，尔时恶魔便作是念：‘此二菩萨极远菩提甚近恶趣。’作是念已，欢喜踊跃，增其威势，令二朋党斗诤不息，使余无量无边有情皆于大乘深心厌离。是诸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便为恶魔之所扰乱。

“复次，庆喜，若诸菩萨未得菩提不退转记，于得菩提不退转记诸菩萨所起损害心，斗诤、轻蔑、骂辱、诽谤，是诸菩萨随起尔所念不饶益心，还退尔所劫曾修胜行，经尔所时远离善友，还受尔所生死系缚。若不弃舍大菩提心，还尔所劫被弘誓铠勤修胜行时无间断，然后乃补尔所功德。”

尔时，庆喜便白佛言：“是诸菩萨所起恶心生死罪苦，为要流转经尔所时，为于中间亦得出离？是诸菩萨所退胜行，为要精勤经尔所劫时无间断然后乃补，为于中间有复本义？”

佛告庆喜：“我为菩萨、独觉、声闻，说有出罪还补善法。

“庆喜当知，若诸菩萨造此罪后，心无惭愧怀恶不舍，不能如法发露悔过，我说彼类，于其中间无出罪苦还补善义。

“若诸菩萨造此罪后，深生惭愧心不系恶，寻能如法发露悔过，作如是念：‘我今已得难得人身，何容复起如是过恶失大善利？我应饶益一切有情，何乃于中反作衰损？我应恭敬一切有情如仆事主，何乃于中反生憍慢、毁辱、陵蔑？我应忍受一切有情捶打诃骂，何容于彼返以暴恶身语加报？我应和解一切有情令相敬爱，

何容复起悖恶语言与彼乖诤？我应能耐一切有情长时履践，犹如道路亦如桥梁，何容于彼返加陵辱？我求无上正等菩提，为拔有情生死大苦，令得究竟安乐涅槃，何容返欲加之以苦？我应从今尽未来际，如愚、如哑、如聋、如盲，于诸有情无所分别。假使斩截头足手臂、挑目、割耳、劓鼻、截舌、锯解一切身分肢体，于彼有情终不起恶。若我起恶，即便退坏所发无上正等觉心，障碍所求一切智智，不能利益安乐有情。’庆喜当知，是诸菩萨，我说中间有出罪苦还补善义，非要经于尔所劫数，恶魔于彼不能扰乱，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庆喜，诸菩萨众与求声闻、独觉乘者不应交涉，设与交涉不应共住，设与共住不应与彼论义决择，勿因此故起忿恚心，或复令生粗恶言说，便碍无上正等菩提，亦坏无边菩萨行法。若诸菩萨与菩萨乘善男子等共住相视，尊重敬事应如大师，复作是念：

‘彼是我等真净善友，同载一船、同一所趣、同行一道、同一事业，学时、学处及所学法、若由此学皆无有异。’复作是念：‘若彼菩萨住杂作意，我当于中不同彼学；若彼菩萨离杂作意，我当于中常同彼学。’若诸菩萨如是学时，疾证所求一切智智。”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若诸菩萨为尽故学，为不生故学，为离故学，为灭故学，是学一切智智不？”

佛告善现：“若诸菩萨如是学时，非学一切智智。”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何缘菩萨如是学时，非学一切智智？”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佛证真如极圆满故，说名如来、应、正等觉，如是真如可说为尽乃至灭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何以故？真如无相，不可说尽乃至

灭故。”

佛告善现：“是故菩萨如是学时，非学一切智智。若诸菩萨不为尽故学，乃至不为灭故学，如是学时，是学一切智智，亦学般若波罗蜜多，亦学佛地、力、无畏等无边佛法。善现当知，若诸菩萨如是学时，至一切学究竟彼岸，天魔外道皆不能伏，息除诸恶众善圆满，少分有情能如是学，是故菩萨欲堕极少有情数者，当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

第五分根栽品第二十二之一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如是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不起根栽俱行之心，不起慳吝、犯戒、瞋忿、懈怠、散动、恶慧、犹豫俱行之心。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如是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能摄一切波罗蜜多。譬如身见能具摄受六十二见，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摄受一切波罗蜜多。譬如命根遍能摄受所余诸根，命根灭时诸根随灭；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摄受一切波罗蜜多，若失般若波罗蜜多则失一切波罗蜜多。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持一切殊胜善法，能灭一切恶不善法。是故，善现，若诸菩萨欲摄一切波罗蜜多，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能学般若波罗蜜多，于诸有情最尊最胜。

“复次，善现，于意云何？于此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宁为多不？”

善现对曰：“甚多，世尊！赡部洲中诸有情类其数尚多，况三千界！”

佛告善现：“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皆成菩萨，一一皆以

上妙乐具，尽寿供养一切有情。于意云何？是诸菩萨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善现对曰：“甚多，世尊！”

佛告善现：“若有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如弹指顷，其福胜彼无量无边。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具大义用，能摄无上正等菩提。是故，善现，若诸菩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欲为一切有情上首，欲普饶益一切有情，欲为一切有情依怙，欲证一切圆满佛法，欲行诸佛所行境界，欲游戏佛所游戏处，欲作诸佛大师子吼，欲以一音为三千界一切有情宣说正法普令一切获大饶益，当学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当知，我曾不见有诸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而不能得世、出世间功德胜利。”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菩萨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岂亦能得声闻、独觉功德善根？”

佛告善现：“声闻、独觉功德善根，此菩萨众亦皆能得，但于其中心不乐住；以胜智见无倒观察，超过声闻及独觉地，为彼开示令皆证得。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如是学时，则为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真净福田，超诸世间声闻、独觉福田之上，疾能证得一切智智，常不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菩萨若能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己于一切智智得不退转，远离声闻、独觉等地，亲近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当知，若诸菩萨作如是念：‘此是般若波罗蜜多，我由般若波罗蜜多，当能引发一切智智。’是诸菩萨非行般若波罗蜜多，亦于般若波罗蜜多不知不见。若诸菩萨不作是念：‘此是般若

波罗蜜多，我由般若波罗蜜多，当能引发一切智智。’是诸菩萨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亦于般若波罗蜜多能知能见。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不见般若波罗蜜多，不闻、不觉、不知般若波罗蜜多，于不见、闻、觉、知诸法亦不分别，是行般若波罗蜜多。”

时，天帝释作是念言：“若诸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尚胜一切有情之类，况得无上正等菩提！若诸有情闻说一切智智名字深生信解，尚为获得人中善利及得世间最胜寿命，况发无上正等觉心，或能听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有情世间敬爱，当能调御一切有情。”

作是念已，即便化作微妙香华，捧散如来及诸菩萨。既散华已，作是愿言：“若诸菩萨求趣无上正等菩提，以我所生善根功德，愿彼佛法速得圆满，愿彼所求一切智法及无漏法速得圆满。”

作是愿已，便白佛言：“若菩萨乘善男子等，已发无上正等觉心，我终不生一念异意，令其退转大菩提心；我终不生一念异意，令诸菩萨厌大菩提，退住声闻、独觉等地；我终不起一念异心，令诸菩萨退失大悲相应作意。若诸菩萨已发大心，我愿彼心倍复增进，愿彼菩萨见生死中种种苦已，为欲利乐世间天、人、阿素洛等，发起种种坚固大愿：‘我既自度，亦当精勤度未度者；我既自脱，亦当精勤脱未脱者；我既自安，亦当精勤安未安者；我既自证究竟涅槃，亦当精勤令未证者皆同证得究竟涅槃。’

“世尊，若有情类于初发心菩萨功德深心随喜，得几所福？于久发心修诸胜行菩萨功德、于不退转地菩萨功德、于一生所系菩萨功德深心随喜，得几所福？”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妙高山王可知两数，此有情类随喜俱心所生福德不可知量，乃至三千大千世界可知两数，此有情类随喜俱心所生福德不可知量。”

时，天帝释复白佛言：“若诸有情于诸菩萨从初发心乃至得佛功德善根不生随喜，或复于彼随喜功德不闻不知，当知皆是魔所执持、魔所魅著、魔之朋党，魔天界歿来生此间。所以者何？若诸菩萨发菩提心修菩萨行，得不退转至究竟位，有能于彼起随喜心，定能破坏众魔眷属，疾能证得一切智智。若诸有情深心敬爱佛、法、僧宝，随所生处常欲见佛、闻法、遇僧，于诸菩萨功德善根，应深随喜回向菩提不生执著。若能如是，疾证无上正等菩提，利乐有情破魔军众。”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憍尸迦，若诸有情于诸菩萨功德善根，深心随喜回向菩提，速能圆满诸菩萨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若诸有情于诸菩萨功德善根，深心随喜回向菩提，是诸有情具大势力，常能奉事诸佛世尊，于深经典善知义趣。随所生处，一切世间恭敬供养，不见恶色、不闻恶声、不嗅恶香、不尝恶味、不觉恶触、不思恶法、不堕恶趣，生人天中恒受胜乐。何以故？憍尸迦，是诸有情能于无量菩萨功德，深心随喜回向菩提，善根增进，疾能证得一切智智，饶益无量无数有情，令住无余般涅槃界。以是故，憍尸迦，住菩萨乘善男子等，于诸菩萨功德善根，皆应随喜回向菩提，利乐无边诸有情类。”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心既如幻，云何菩萨能证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汝为见有如幻心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汝见幻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若汝不见幻、不见如幻心，若处无幻、无如幻心，汝见有是心能得菩提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若处离幻、离如幻心，汝见有是法能得菩提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我都不见即、离心法，说何等法若有若无？以一切法毕竟离故，不可施设有是无。若法不可施设有无，则不可说能得菩提，非无所有法能得菩提故。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亦毕竟离，不应修遣，亦复不应有所引发，无上菩提亦毕竟离，云何可说诸菩萨众依深般若波罗蜜多能证菩提？是故般若波罗蜜多应不可说能证无上正等菩提，离法不得离法故？”

佛告善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上菩提俱毕竟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毕竟离故，得毕竟离无上菩提，若深般若波罗蜜多非毕竟离，应非般若波罗蜜多。是故，善现，非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得大菩提，虽非离法能得离法，而得菩提非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故菩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应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六十五

第五分根栽品第二十二之二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此诸菩萨行甚深义。”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此诸菩萨行甚深义。善现当知，此

诸菩萨能为难事，谓所行义虽复甚深，而于声闻、独觉地法能不作证。”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此诸菩萨所作不难，不应说彼能为难事。所以者何？此诸菩萨所证深义既不可得，能证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证法、证者、证处、证时亦不可得。若诸菩萨闻如是语，心不沉没亦不忧悔、不惊、不怖，是行般若波罗蜜多。此诸菩萨如是行时不见众相，亦复不见我行般若波罗蜜多，而近无上正等菩提，远离声闻、独觉等地，此诸菩萨于如是事亦不分别。

“譬如虚空，不作是念：‘我去彼事若远若近。’所以者何？虚空无动、无分别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不作是念：

‘声闻、独觉去我为远，无上菩提去我为近。’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分别故。

“譬如幻士，不作是念：‘幻质幻师去我为近，傍观众等去我为远。’所以者何？所幻化者无分别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不作是念：‘声闻、独觉去我为远，无上菩提去我为近。’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分别故。影、像等喻应知亦然。

“譬如如来、应、正等觉于一切法无爱无憎。所以者何？如来永断一切分别爱憎等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于一切法无爱无憎。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分别皆永断故。

“譬如如来所变化者，虽有所作而无分别；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虽能成办所作事业而无分别。

“譬如巧匠造男女等种种机关，此诸机关虽有动作而无分别；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虽作种种所应作事而无分别。”

时，舍利子谓善现言：“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为行坚固法、为行不坚固法？”

善现报言：“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行不坚固法，不行坚固法。”

时，有无量欲界天子作是念言：“若诸菩萨能发无上正等觉心，虽行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而于实际能不作证，不堕声闻及独觉地。由此因缘，甚为希有，能为难事，一切世间皆应敬礼。”

具寿善现知诸天子心之所念，便告之言：“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证实际，不堕声闻及独觉地，非甚希有，未为难事。若诸菩萨知一切法及诸有情毕竟非有皆不可得，而发无上正等觉心，被精进甲誓度无量、无边有情令入无余般涅槃界，乃甚希有，能为难事。

“天子当知，若诸菩萨虽知诸法及诸有情皆不可得，而发无上正等觉心，被精进甲为欲调伏诸有情类，如有为欲调伏虚空，被坚固铠与虚空战。何以故？诸天子，虚空离故有情亦离，有情离故铠甲亦离，有情离故饶益事亦离，有情离故五蕴亦离，有情离故一切法亦离。

“若诸菩萨闻如是语，心不沉没亦不忧悔、不惊、不怖，是行般若波罗蜜多。”

尔时，世尊告善现曰：“何因缘故，是诸菩萨闻如是语，心不沉没亦不忧悔、不惊、不怖？”

具寿善现白言：“世尊，以一切法皆远离故、无所有故。所以

者何？是诸菩萨于一切法，若能沉等、若所沉等、若沉等处、若沉等时、若沉等者、由此沉等皆无所得，以一切法不可得故。若诸菩萨闻如是事，心不沉没亦不忧悔、不惊不怖，是行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如是行时，诸天帝释、大梵天王、世界主等皆共敬礼。”

佛告善现：“若诸菩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非但恒为诸天帝释、大梵天王、世界主等皆共敬礼，是诸菩萨亦为过此极光净天、若遍净天、若广果天、若净居天及余天、龙、阿素洛等皆共敬礼，亦为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诸佛、菩萨皆共护念。善现当知，是诸菩萨常为诸佛、诸菩萨众及诸天、龙、阿素洛等忆念守护，功德善根念念增长，疾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是诸菩萨已住菩萨不退转位。假使十方殑伽沙等诸佛世界一切有情皆变为魔，是诸魔众各复化作尔所恶魔，此诸恶魔皆有无量无数神力，是诸恶魔尽其神力，不能留难此诸菩萨，令其不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于菩提或有退转。

“善现当知，若诸菩萨成就二法，一切恶魔不能留难，何等为二？一者、观察一切法空；二者、不舍一切有情。复次，善现，若诸菩萨成就二法，一切恶魔不能障碍，何等为二？一者、如说皆悉能行；二者、常为诸佛护念。

“善现当知，若诸菩萨成就如是二种胜法，诸天神等常来礼敬，亲近供养请问劝发，作如是言：‘善哉！大士，汝能如实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疾能安住诸佛智地，一切有情无依怙者能作依怙，无救护者能作救护，无舍宅者能作舍宅，无投趣者能作投趣，无洲渚者能作洲渚，无归依者为作归依，与暗冥者能作光明，与聋盲者能作耳目。何以故？善男子，若能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方便善巧，疾证无上正等菩提，一切恶魔不能留难。’

“善现当知，若诸菩萨能善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为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诸佛世尊处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色相、功德，如我今者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宝幢菩萨，及余现住不动佛所净修梵行住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等名字、种姓、色相、功德。”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于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一切菩萨名字、种姓、色相功德不？”

佛言：“不也，若诸菩萨已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是诸菩萨蒙诸如来、应、正等觉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色相、功德。”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颇有菩萨未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而蒙如来、应、正等觉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色相、功德不？”

佛言：“亦有！谓诸菩萨虽于无上正等菩提未得不退，而修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是诸菩萨亦蒙如来、应、正等觉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色相、功德。如有菩萨随不动佛为菩萨时所修而学、所行而住，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复有菩萨随宝幢菩萨等所修而学、所行而住，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是诸菩萨虽于无上正等菩提未得不退，而蒙如来、应、正等觉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色相、功德。

“复次，善现，有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生法中虽深信解，而未证得无生法忍；于一切法毕竟空性虽深信解，而于菩萨不退转地未得自在；虽住诸法皆寂静性，而未得入不退转

地。是诸菩萨亦蒙如来、应、正等觉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色相、功德。

“善现当知，若诸菩萨蒙诸如来、应、正等觉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色相、功德，是诸菩萨超二乘地近大菩提，或已得受不退转记，或近当受不退转记。

第五分付嘱品第二十三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所有义趣深生信解，无惑、无疑、不迷、不闷，但作是念：‘如佛所说理趣，必然定非颠倒。’是诸菩萨决定当于不动佛所及诸菩萨摩訶萨所，广闻般若波罗蜜多，于深义趣能生信解，既信解已勤修梵行，当得住于不退转地，住是地已疾证菩提。善现当知，若诸菩萨但闻般若波罗蜜多，尚获无边功德胜利，况深信解如说修行！是诸菩萨近一切智，安住真如，疾证菩提宣说法要。”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法离真如无别可得，为说何法近一切智，安住真如？谁证菩提？谁说法要？”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法离真如都不可得，说何等法近一切智，能住真如，疾证菩提宣说法要？真如自性尚不可得，况有余法能有所作？随世俗故作如是说。”

时，天帝释便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理趣甚深极难信解。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虽知诸法皆不可得，而求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宣说法要甚为难事。诸菩萨众闻说此语，心不沉没、无惑、无疑、不迷、不闷，如是等事甚为希有。”

尔时，善现谓帝释言：“如汝所说‘诸菩萨众闻如是语，心不沉没、无惑、无疑、不迷、不闷，如是等事甚希有’者，憍尸迦，

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观法皆空都无所有，谁沉、谁没、谁惑、谁疑、谁迷、谁闷？是故此事未为希有。然为有情愚痴颠倒，不能通达诸法皆空，故求菩提欲为宣说方便善巧，非极为难。”

天帝释言：“尊者善现诸有所说无不依空，是故所言常无滞碍，如有以箭仰射虚空，若近若远俱无滞碍。”

时，天帝释便白佛言：“我与尊者善现所说，为顺如来实语、法语，于法随法，为正说耶？”

尔时，世尊告天帝释：“汝与善现诸有所言，皆顺如来实语、法语，于法随法，皆为正说。何以故？憍尸迦，具寿善现所有辩才无不依空而施設故。所以者何？具寿善现观一切法皆毕竟空，尚不得般若波罗蜜多，况得能行般若波罗蜜多者？尚不得无上正等菩提，况得能证无上正等菩提者？尚不得一切智智，况得能证一切智智者？尚不得真如，况得能证真如成如来者？尚不得无生性，况得能证无生性者？尚不得菩萨，况得能证佛菩提者？尚不得十力、四无所畏，况得能成十力、四无所畏者？尚不得法，况得能说法者？

“憍尸迦，具寿善现于一切法住远离住、无所得住，比诸菩萨所住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邬波尼杀昙分亦不及一。憍尸迦，是诸菩萨所住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除如来住，于余菩萨及诸声闻、独觉等住为最为胜、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以是故，憍尸迦，若诸菩萨欲于一切有情众中为最为胜、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者，当住般若波罗蜜多。”

尔时，众中无量无数三十三天闻法欢喜，各取天上微妙香花，奉散世尊及诸菩萨。六百苾芻俱从座起，右膝著地向佛合掌。佛神

力故，各于掌中微妙香花自然盈满。是苾芻众踊跃欢喜，各以此花奉散佛上，既散花已同发愿言：“我等用斯胜善根力，愿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速趣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世尊即便微笑。如佛常法，从其面门放种种光，青黄赤白红紫碧绿金银颇胝，傍照无边诸佛国土，上至梵世，下彻风轮，渐复还来绕佛右转，经三匝已从顶上入。

时，阿难陀即从座起，礼佛合掌白言：“世尊，何因何缘现此微笑？”

尔时，佛告阿难陀言：“此诸苾芻于当来世星喻劫中皆得作佛，同名散花，具足十号，声闻僧数一切皆等，佛寿亦等二十千劫，随所住处雨五色花，由此因缘故我微笑。若诸菩萨欲得安住最胜住者，当住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欲得安住如来住者，当住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若诸菩萨精进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令究竟者，是诸菩萨先世或从人中没已还生此处，或从睹史多天上来生人间。所以者何？如是二处易行般若波罗蜜多，非余处故。庆喜当知，如来现见，若诸菩萨精进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身、命、财无所顾者，定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

“复次，庆喜，若诸菩萨听闻、受持读诵、书写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示现、劝导、赞励、庆喜住菩萨乘善男子等，是诸菩萨曾于过去无量佛所种诸善根，非唯声闻、独觉等所。

“复次，庆喜，若诸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不惊不怖，受持读诵、系念、思惟，若法、若义、若文、若意皆善通达随顺修行，是诸菩萨则为现见我等如来、应、正等觉。

“复次，庆喜，若诸菩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义趣

深生信解，不生毁谤，不可沮坏，是诸菩萨已曾供养无量诸佛，于诸佛所多种善根，亦为无量善友所摄。

“复次，庆喜，若诸有情能于如来、应、正等觉胜福田所种诸善根，虽定当得或声闻果、或独觉果、或如来果，而证无上正等菩提，要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善达无碍，精进修行诸菩萨行令极圆满。

“是故，庆喜，我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付嘱于汝，应正受持、读诵通利，莫令忘失。庆喜当知，除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受持诸余我所说法设有忘失，其罪尚轻；若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不善受持，下至一句有所忘失，其罪甚重。庆喜当知，若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下至一句能善受持不忘失者，获福无量；若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不善受持，下至一句有忘失者，所获重罪同前福量。是故，庆喜，我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殷勤付汝，当正受持、读诵通利、如理思惟、广为他说，分别开示，令受持者究竟解了文义意趣。所以者何？若诸菩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究竟通利、如理思惟、广为他说，分别开示令其易了，是诸菩萨则为受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甚深法藏，广为有情宣说开示。

“庆喜当知，若有情类起殷净心，现于我所欲持种种上妙供具供养恭敬无懈倦者，当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广为有情分别解说，或复书写种种庄严，供养恭敬勿得暂舍。庆喜当知，若诸菩萨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为现前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我及十方三世诸佛。庆喜当知，若诸菩萨闻深般若波罗蜜多，起殷净心恭敬爱乐，即于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起殷净心恭敬爱乐。庆喜，汝若爱

乐于我、不舍于我，亦当爱乐、不舍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下至一句勿令忘失。

“庆喜，我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付嘱因缘，设经一劫乃至殄伽沙数大劫亦不能尽。举要言之，如我既是汝等大师，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亦是汝等大师；如三世佛是诸天、人、阿素洛等无上大师，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亦是世间天、人、阿素洛等无上大师。汝等天、人、阿素洛等敬重于我，亦当敬重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故，庆喜，我以无量善巧方便付汝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汝当受持无令忘失。我今持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对诸天、人、阿素洛等无量大众付嘱于汝，应正受持勿令忘失。庆喜，我今实言告汝，诸有净信善男子等，若欲不舍佛、法、僧宝、三世诸佛无上菩提，定不应舍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名为我等诸佛教诫教授诸弟子法。

“庆喜当知，若有爱乐听闻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究竟通利、如理思惟、书写解说，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皆依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是故，庆喜，若诸菩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当勤精进修学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摩訶萨母，能令菩萨疾证菩提。

“庆喜当知，若诸菩萨法欲灭时，护持般若波罗蜜多，则为护持三世诸佛一切智智，亦为护持三世诸佛无上法藏。庆喜当知，若诸菩萨勤学六种波罗蜜多，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是故，庆喜，我以六种波罗蜜多更付嘱汝，当正受持勿令忘失。所以者何？如是六种波罗蜜多是三世佛无尽法藏。庆喜当知，十方三世诸佛世尊所说法要，皆是六种波罗蜜多无尽法藏之所流出。十方三世佛及弟子，皆

依如是无尽法藏精勤修学，已、正、当证无上菩提，已、正、当入无余涅槃。

“复次，庆喜，假使汝为声闻乘人说声闻法，由此法故三千大千世界有情一切皆得阿罗汉果，犹未为我作弟子事，我于汝事未甚随喜。汝若能为菩萨乘人宣说一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即名为我作弟子事，我于此事深生随喜。

“复次，庆喜，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俱时证得阿罗汉果，彼所成就施、戒、修性诸福业事。于意云何？宁为多不？”

庆喜对曰：“甚多，世尊！”

佛告庆喜：“若有声闻能为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经一昼夜展转乃至经弹指顷，是声闻人所获福聚甚多于前。何以故？此声闻人所获福聚，超过一切声闻、独觉诸善根故。

“复次，庆喜，若有菩萨为声闻人说声闻法，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由此法故悉皆证得阿罗汉果。于意云何？如是菩萨所获福聚宁为多不？”

庆喜对曰：“甚多，世尊！”

佛告庆喜：“若有菩萨为诸有情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经一昼夜展转乃至经弹指顷，如是菩萨所获福聚甚多于前。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法施，超过一切声闻、独觉相应法施及彼二乘诸善根故。庆喜当知，若诸菩萨成就忆念如是善根，复于无上正等菩提有退转者，无有是处。”

第五分见不动佛品第二十四

尔时，如来四众围绕，赞说般若波罗蜜多，付阿难陀令受持已，复于一切苾芻、苾芻尼、邬波索迦、邬波斯迦、天、龙、药

叉、健达缚等大众会中现神通力，令众皆见不动如来、应、正等觉，声闻、菩萨大众围绕，为如大海不可动会宣说正法，及见彼土严净之相。其声闻僧皆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烦恼得真自在，心善解脱，慧善解脱，如调慧马亦如大龙，已作所作，已办所办，弃诸重担速得己利，尽诸有结正知解脱，至心自在第一究竟。其菩萨僧一切皆是众望所识，得陀罗尼及无碍辩，成就无量不可思议、不可称量微妙功德。佛摄神力，令此四众、天、龙、药叉、健达缚等不复见彼不动如来、应、正等觉、声闻、菩萨及余大众并彼佛土严净之相。彼佛众会及严净土皆非此土眼根所照。所以者何？佛摄神力，于彼远境不见缘故。

尔时，佛告阿难陀言：“不动如来、应、正等觉国土众会，汝更见不？”

阿难陀言：“我不复见彼事，非此眼所行境界。”

时，佛复告阿难陀言：“如彼如来众会国土非此土眼所行境界，当知诸法亦复如是，非眼根等所行境界。庆喜当知，法不行法，法不见法，法不知法，法不证法。庆喜当知，一切法性无能行者、无能见者、无能知者、无能证者、无动、无作。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皆无作用，能取、所取俱如虚空，性远离故；以一切法不可思议，能、所思议皆如幻土，性远离故；以一切法无作、受者，如光影等，不坚实故。庆喜当知，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名行般若波罗蜜多，于诸法相无所执著；若诸菩萨能如是学，名学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所取舍。

“庆喜当知，若诸菩萨欲得一切波罗蜜多，速疾圆满至一切法究竟彼岸，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如是学者于诸学中为最

为胜、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利益安乐一切世间。庆喜当知，若诸菩萨能如是学，无依怙者为作依怙，诸佛世尊开许称赞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诸佛菩萨学此学已，安住此中，能以右手若右足指，举取三千大千世界，掷置他方或还本处，其中有情不知、不觉、无损、无怖。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威力不可思议。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及诸菩萨，学此般若波罗蜜多，于去、来、今及无为法，悉皆获得无碍智见。是故，庆喜，我说能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诸学中为最为胜、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

“庆喜当知，诸有欲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量、边际者，如愚痴者欲取虚空量及边际。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无量、无边际故。庆喜当知，我终不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名、身等有量、边际。所以者何？名句、文身是有量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非有量法，非名、身等能量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亦非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是彼所量。”

具寿庆喜便白佛言：“何因缘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说为无量？”

佛告庆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性无尽故、性远离故说为无量。庆喜当知，三世诸佛皆学般若波罗蜜多，究竟圆满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宣说开示，而此般若波罗蜜多常无减尽。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太虚空不可尽故，诸有欲尽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为欲尽虚空边际。是故，庆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说为无尽，由无尽故说为无量。”

尔时，善现作是念言：“此处甚深，我当问佛。”

作是念已，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来何故说为无尽？”

佛告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犹如虚空不可尽故。”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云何菩萨引发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诸菩萨众应观诸色、受、想、行、识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无明乃至老死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善现，诸菩萨众应作如是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当知，诸菩萨众如是观察十二缘起远离二边，如是观察十二缘起无中无边，是诸菩萨不共妙观，谓要安坐妙菩提座，方能如是如实观察十二缘起，理趣甚深如太虚空不可尽故，便能证得一切智智。善现当知，若诸菩萨以如虚空无尽行相，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观察十二缘起，不堕声闻及独觉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当知，诸菩萨众若于无上正等菩提有退转者，皆由不依如是作意方便善巧，不如实知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云何应以无尽行相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观察十二缘起？善现当知，诸菩萨众若于无上正等菩提有退转者，皆由远离引发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善现当知，诸菩萨众若于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者，一切皆依引发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是诸菩萨由依如是方便善巧，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以如虚空无尽行相，如实观察十二缘起，如是观察缘起法时，不见有法无因而生，不见有法性相常住，不见有法有作受者。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以如虚空无尽行相，如实观察十二缘起，引发般若波罗蜜多，能疾证得一切智智。

“善现当知，若时菩萨如实观察十二缘起，引发般若波罗蜜

多，是时菩萨都不见色、受、想、行、识，不见此佛世界，不见彼佛世界，不见有法能见此彼诸佛世界。若诸菩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时恶魔极生忧恼如中毒箭，譬如有人父母卒丧身心苦痛，恶魔亦尔。”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为一恶魔见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极生忧恼如中毒箭，为遍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恶魔皆亦如是？”

佛告善现：“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恶魔，见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极生忧恼如中毒箭，各于本座不能自安。所以者何？若诸菩萨住深般若波罗蜜多，世间天、人、阿素洛等伺求其短皆不能得，亦复不能扰乱退坏。是故，善现，若诸菩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当勤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能勤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能修满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能正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便能具足修满一切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诸魔事起皆能如实觉知远离。

“是故，善现，若诸菩萨欲正摄受方便善巧，应正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时菩萨修行引发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时无量无边世界诸佛世尊皆共护念。是诸菩萨应作是念：‘彼诸如来、应、正等觉亦从般若波罗蜜多生一切智。’作是念已，复应思惟：‘如诸如来、应、正等觉所应证法，我亦当证。’

“如是，善现，若诸菩萨修行引发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作是思惟经弹指顷所生福聚，胜有所得诸菩萨众经如殒伽沙数大劫修行布施所获功德，何况能于一日、半日！是诸菩萨不久当住不退转地，常为如来、应、正等觉共所护念。诸菩萨众若为诸佛所护念者，定证无上正等菩提，不堕声闻、独觉等地，于诸恶趣决定不生，常生

天、人，不离诸佛。若诸菩萨修行引发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忆念思惟诸佛功德，经弹指顷，尚获无边功德胜利，况经一日若过一日，勇猛精进修行引发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忆念思惟诸佛功德！如香象等诸菩萨众，不动佛所常修梵行，不离般若波罗蜜多。”

时，薄伽梵说是经已，无量菩萨摩訶萨众，慈氏菩萨而为上首，具寿善现、舍利子等诸大声闻，并诸天、龙、健达缚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